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册目次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三）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大全朱子曰。辟除之說。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蔡虛齋曰。不專指杠梁成一事。故註曰細大之事。周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詞頭究。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林次崖曰。惠而不知爲政句。足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條雖是先王

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

■擬一苟平字。舍存公平正大四字。惟其至公。所以至平。無此厚彼薄。此輕彼重。此多彼小。此有彼無之失矣。推其公平所以正大。無邪曲之偏術。無狹隘之規。徒涉涉平平坦然。其見而非邀諸諸苴之術矣焉。得以人而濟。使是不公不平。而不正大。要可知也。濟涉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衆引存疑與指溱洧之水。人之當涉者衆。不兼國中之他水。說謂水說不得衆。宗愚謂兼水與人兩意亦不妨。言國中之水不止溱。消人之當涉者尤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以較該確。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
子之意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天下公其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鰥寡癈疾者得所養。而欲至于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潛制。此豈先生強爲之哉。因事術制法。其法皆術未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設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益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變。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捨。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於也。

■林次崖曰。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且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按次崖以三節分三段看。循未確。橋梁成而民未病涉。是說王政之一事言。而見其不以乘輿濟人。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是言王政公正之體。見不必以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見小惠與王道正相反。徒恃乘輿。所有不能盡濟之惠。故爲政者一節。却又推歸泛論。見凡爲政者徒恃小惠。則日亦不足。必無可每人而悅之理。既不貼子產。又不貼乘輿濟人。如此方覺清楚。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
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
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於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以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借下百結語故發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人出孟子註水以譬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日進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蔡虛齋曰漸有言水有源本不已二字當連下句文面有進以至於海前不當帶上有原本只把下句如入原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相照看○必是以泉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得然後能不已七至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之可入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立

待也貫行誠之也不已而至其極則至誠矣○源泉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露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學著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

[illegible]按若謂有本意原孔子所無孟子只因徐子學問無本便撰造此一段話說而以是之二字硬安在孔子亟稱身上則道理先未適歡矣不知川上章言逝者如斯不舍見其與道為體無一息之停此章混混不舍即川上章意而推本[illegible]泉[illegible]之於[illegible]此釋放海見其所以無一息之停以其為有本故也如此則有本意只在孔子言中不在孔子言外○原泉混混是主句提起既是混混之原泉自然能不已而漸進以至其海矣但不舍晝夜又是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有不舍中次序放乎四海是不舍中究竟而總之惟有本之原泉能之○時解多以此盈字對下無本之易盈易涸說不知此盈字謂說漸進意帶出不必着解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illegible]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亦非孟子之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

遺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新而意則舛矣

[illegible]所謂聲聞過情蓋指大段務外郎當且要就此中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夠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大全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而進之以譬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也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名而不能長久之譬也○至於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亦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且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言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言川上之數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蔡虛齋

日註情實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

圖蔡虛齋曰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正于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言人事之夫原於理上也

圖按註有實行無實行既從情實字發揮出來則是實行爲有本矣而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爲本末者蓋情實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從存本中發出來者非但可以情實當有本也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故以情實對有本則有本是本情實是末○孔子所言之不舍晝夜固明道體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在言外孟子原泉混混至放乎四海亦只就原泉之有本自然如此說未說人事之當然也至有本者如此是之取爾二句方說孔子意中指出可取在有本以見人之學問不可無本方有所重大要慈業引分別未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圖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問有未盡者程子雖以天理告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

與禽獸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豈或記者方且自主其說雖關夫子之言而不能盡領其意與若尹氏之說則尤約而盡也

圖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禀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偏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貧孫間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元昭問君子存之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其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圖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其異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東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是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千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不然如羅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爲如何曰某不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集註如此之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乃示人以存之之法○蔡虛齋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通】按上四條之事雖數三王各舉其一事然亦是三王
一生大綱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必仰思者正以見其則
以三王之所能而已達及之也如合而思則周公思言則
好中則執賢則立受民求道不忘不忘周公尚見其
無不合矣然惡酒而不能盡廢其酒好善而有不必
聽之言以及用人行政而有隨時各當之宜視民如
傷而有不可化之殷頑望道未見而有必當作之官
泄不泄不忘其中亦有處置之善防制之嚴正存之意
得拘于成法者則亦有不合也至忠質文之異尚予
丑寅之異建等類亦只在上四條裏面蓋上四條其
大綱而此其節目也看在四事之外便非其有不合
正就四事之中而言其有不合○時勢既殊則事
決不能合思之只是思其理得只是得其理則得其理
而見之行便是施四事處
新按禹之憂勤惕厲在謹好惡湯之憂勤惕厲在去
偏私文王之憂勤惕厲在不自滿足武王之憂勤惕
厲在慎重周詳周公之憂勤惕厲在於監法前王惕
而因時當理其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則一而已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語類】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問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删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輯釋】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

【通】大全詩王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僅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濟寧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與列辟獻納復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無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蔡虛齋曰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陸稼書曰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雅詩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為國風以後天子既無命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咺祭伯之屬非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朝堂之上大道斯人心或在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而非復能出其間乘消之音亦出其間是非混淆衰人之言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熄矣春秋時若無人焉其自謹亡而察見王迹之熄若天下將有淪胥於亂賊而不共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因魯史以會其明是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之舊文而筆制會盟戰役之事而寓褒貶于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一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行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

宜細玩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大全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得之孟軻不得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竟答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孔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蓋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愚謂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於人文意方順其身

按註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私淑諸人是說其文法蓋此句中有一轉折在諸當云予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卻得諸人者

也雙峯新安皆各據其半而未得其全上文言澤及五世此遠接傳予字是多少遷延候將之神只看不直說私淑諸人而孟先下未得為孔子徒句則知欲得為孔子徒是其本心而私淑諸人亦見夫亡不違集異於為徒意非自明私淑諸人便不消為孔子徒也

讀按私淑朱子既解作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則凡慕其身之道皆孔子之道也所謂隆廣或但據好辨章乃息邪說正人心為私淑於義反狹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困勉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卻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又曰看來可以取是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仔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做此無疑不察則不可不取卻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卻是過薄也○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與死者本惠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當死而死耳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可以幾矣○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其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亦不害其為厚若與傷惠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既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或問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業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補義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縱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於中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圖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章[illegible]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持其師者嘗之亦當有孔○東陽許氏曰此章事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而免禍○蔡虛齋曰謂之追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退追故斬追之或謂追擊者非也說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追矣○此孺子逆料庾公於未至之先而後見於庾公已至之後孟子序上段重於尹公之他端人一句敘下段重不忍害夫子一句蓋以端人免前形出羿之罪也

[illegible]按孟子文字奇變極矣不可一例而求凡文先案後斷是常法也此章獨先斷羿罪而後以孺子之事證之卻引孺子亦不加一句斷論與羿蒙互勘只謂猶序述更[illegible]且上節雖錄羿罪亦不明斷其不端故對之由而卻於序孺子語中以其取友不端句反相歌射取故猶冷在看意不著意之偶冷入[illegible]甫事此互而自得又做上節借下節作證而下節亦可借過節互觀豈非奇變之極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圖 大全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善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翻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上視猶日此章重在後使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之一旦而痛戒沐浴上帝便居然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後[illegible]按觀濤說從[illegible]雖字兩猶則字看出最得語意愚謂西子本質之美喻人本然之善也所蒙之不潔

未本有之不潔汚人習染之不善也習染之不善原
非已有而一有所染則爲人所其惡人可淺欲善乎
惡人本貴之醜猶人氣稟之不善亦本有也苗戒沐
浴洗別垢染之汙猶人究治功淺去物累也氣稟之
不善雖爲已有而一能克治物累則可通於
神明人可不自新乎意思亦不得太輕淺看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
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
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
意有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合自然之理
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學以見智之不必有形而不可
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著論辭章首之
意使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畧當若是其倒置
哉○且程子之答或人旁引此文以爲說邪果有以
發乎此章之意邪且是固不止於此章之文義然
通乎此而後即其言以推之則其於造道而入德也
用切而意廣矣

語類 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
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
是箇籠言的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
乃可得而言只有這箇便見得性集註謂故者是已

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故字○性是箇糊
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說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其
迹底故有箇行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又究
順到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
惡於鑿鑿則是邪逆行底○致之問故是已然之迹
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爲本是順而不拂之說
曰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
說下只得順也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
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
然而後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爲之順而行○故
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
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發忍之當以順爲本
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理度者是順○故是本來
底以順爲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
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被說此若將惡者
爲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便是將不利
者爲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
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揉他說塗之

人皆可爲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
不覺○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
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
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發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
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
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
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面說起不是尊說性
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面已後世如荀鄭言
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
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故
爲云所爲此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本然故却以
利爲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
也若不利順則是從故下面以爲行水言之○同伊
用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
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故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
如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是之意性最難
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彼字外雖爲
則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附

也。易地則皆然者。心也。心一則道同也。○豐賢心中原不便豫設著箇地字只看所處之地是何加耳若豫設一箇地字便有偏倚如何能易地皆然推居心以虛應物以靜字道理自足隨其地之所處便現底將出來耳視功名爲外物而後可以見功名如毋之糞壤不與便見可以爲禹稷顏子視萬物爲一體而後可以忘萬物如顏子之無從無施便見可以爲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只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圖詳說同鄉鄰有鬭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鬭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鬭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爲之事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稱顏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鬭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鬭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

圖吳霖東曰聖賢心無不同道同事則所遭各異貼禹思二節然處之各當其理二句貼今有同室二節上文且莫蓄各當其可意

圖詳說按人講此二節不過曰鄉鄰易而爲同室則纓而擬同室易而爲鄉鄰則亦閉戶豈非上節之判語何待再論耶孟子只爲一地字未分明故借禹稷之心室有天下有分毫不動意而易地亦是要分毫不動則聖人之心與開戶不易看他則不然也看其道之同也不可易而其所遭則亦異自是聖賢心無不同此一句以見其道同也然人或疑此不同其理則進而教民任事所遭各異易地皆然故疑其之不各當其理若不知是乃所以爲同也○要各盡其理二節只論各盡其理若混說同使學者更詳其趣此章之末意吳說分配大非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圖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

圖按此稱字正如稱人之惡之稱曰通國皆稱則其論公矣然但舉通國之稱而不核章子之實則公而實蔽於私也故君子之察惡必察之矣有父以爲不孝而父先以不孝歸之與毀譽之私者不同而既得其實不孝者乎此衆惡與不孝之故在責善哀其出屛不養爲能自責而得罪於父之故在責善而非不孝者不同孟子原其不以父爲罪不肯爲章子故辯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illegible]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illegible]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illegible]

人之大倫娶妻如告二字來以懟父母娶妻耶廢人之大倫來蓋舜只有一告之小節便廢人之大倫便廢人道之大倫早是仇怨於父母矣何也父母之不欲其娶者固已一時之忤得乎親也不母之必欲其有後者愛子孫以承宗祧之至願也於一時之承得予親因告而廢矣母之怨遂至娶人之大倫就目貴言之為窮親其終身言之痛愁親矣知此看其固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講義】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從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美宅○呂晚村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是知此

〔辨〕按本文既曰帝之妻舜而不告而程子必謂其以君治之許見是一面行妻舜之事一面令之知之則瞽瞍既不能沮又非終於不知不能逕則不得廢舜之倫非終於不知則亦不得責舜以不告○看來以君治之不訟是治瞽瞍並是治舜則舜既得以全倫而亦無不告而娶之罪矣此堯之所以善於全舜父子之閒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非恐瞍方君命

言恐舜但從父命耳。往見時文云瞽瞍之命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說得極有情理。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illegible]不得而子[illegible]不得而臣而[illegible]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

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illegible]】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抱之說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又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

【[illegible]】大全朱子曰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

【原】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illegible]】蔡虛齋曰自此章言之。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辭也。其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者志也。詩人之志蓋在此。吾惟以意逆之。斯得之矣。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illegible]者也。按此數句不但是說詩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至事瞽瞍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瞽瞍之理。至末段引[illegible]一條。又是[illegible]咸丘蒙所[illegible]之不得而子之非。亦見無臣父之理也。○吳氏[illegible]曰是詩二句言其非[illegible]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以說詩之法。[illegible]逆之逆乃是以我之意[illegible]志。[illegible]然遂之耳。

【[illegible]】[illegible]只說詩時便是長得古人之志矣。不以文害辭

而孚也

肆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事以德言書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新按上節正即大舜尊養之隆以見其無臣父之事

事已盡矣此又解父不得而子之義為瞽瞍見化於其子而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自是餘意時解有謂上節在尊為天子上見大孝此節在德為聖人上見大孝者乎對已矣語氣且本章非有意表舜大孝但舉臣父之語與前章又有別或以夔夔齊栗破其咨有蠹亦屬小巧孟子只論大意安得如此零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圖與蒙右曰萬章看與字做有心之與有諸問有此事否當舜如予曾廿之之流皆借堯舜之投為口貴故軍者說將天子句將叢一章大旨此天然覺說來先豈堯不能與

新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如云天下之公器十展數而非一人之私有於字看皆天下之公器故與必敷

最天乃天至公而無私也惟天下之公器故天與盡非人歸以天下人心之自然亦至公而無私也非天予一人之私有安得為天子一人之私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圖顯麟士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曾子之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旨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甚好惟覓薦之心堅仁賢兼舉之志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新按萬與之問質上不能生來舜之天下堯不從與則說言與也孟子答為天與則蓋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矣蓋能為者人不能為者天即後章與之為而為者矣也之意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圖蒙引曰措之乎身謂之行措諸躬行謂之事若以下文薦之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何處為行何處為事曰此皆事也然其不自躬德行周在其中蓋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自其出乎身言行也自其加乎民言事也○王觀濤曰天非薦舜之命章豈不知此乃充天與為何據也○與薦存曰孟子亦不辨天不諄諄與祀示字與他命字見命是斷然有言示斷然然意於天行與事若

者聖人能知天示以與之之意而已矣言於如此而
無能命之之言也

【疏】按天不言已答過能辭讓然命之句行與事自是行與以行與事示之便是爲天行與之事是昭然不接手百神百姓者百神享百姓安是應乎天而舜受接手舜者天人相與之微被以行與事示六宇爲此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其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疏】問堯薦舜於天只是要他事看天命如何又謂百神享之只是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所謂時雨得時雨新雨之類【疏】大全慶源輔氏曰天下事人於上公心也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明白而於人臣爲賢之道亦至正之心大公至正無私意者賢者固不足貴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欲下而已之恩者皆非也上不與民而君用之天下一理天寶以民爲視聽民心也天矣之事天其民歸而天下爲之也天與人一也○天至於民而人心所在天意所在天心之所在亦有行有事有其事之主事其行事中亦有事行其事祭其事之主民爲行其與之所然處夫有事之主事之事大主事者爲行其事夫紀綱文章其事所爲之主事本根之地事爲行者夫紀綱文章謂其所謂之主事之根本之事也

【疏】按天子能薦人於天二句是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說以見天子不能自必之意但不能使天與之入下特就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表天子諸侯故云不能令上必用之時解諸侯大夫都有箇天意說爲天子耳便是推而二層亦非形跡氣○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乎說下與暴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歸到天與分男將民與神往天與內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注】張彥陵曰此二段是章內最緊關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實也

【疏】按使之主祭使之主事是堯薦之暴之處即是堯欲以天下與之也而百神享是天受而事治是民受只是順受不違之意就天與民說天與人與方下舜有天下說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圖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呂晚村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而詳正見其出處之征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

圖按湯說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既而二字者蓋不得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能誠然曉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爲言匯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

湯通篇最謂三箇豈若不是從己身發乃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歎議之說矣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前知後覺知所寤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圖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所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合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道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最雖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謂與醒是我與醒他又只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發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觀日明是觀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

圖伊川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

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佗亦須著如孔孟著書這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人雖他人未覺而覺覺覺無增減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集欠少而本不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匯爲全備無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呂晚村曰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

圖擬天之生斯民也乃欲是誰原天心加此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是天有意於尹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是尹之所以不天非予覺之而業也又總繳一句見先覺無人而召不後自識之意○哭提出天字來是覺大主賢湯來聘之前之天豈不要覺民尹豈不是責民中先覺覺天未欲平治天下則亦無如何耳今得可輔以[illegible]之君安料不自任此詳亦從幡然改稍不然予[illegible]三字便無著落○前此之事道皆所[illegible]今此之斯道可見之覺民之實○知[illegible]海任者先覺而無不可覺之民也

而行又烏用奚諫爲哉如此流發諸人適見諸行須
知晉人只利奇謀不料奚諫正以奚與奇所處地位
不同有尊卑之別疎戚之異故奇雖知其不可諫而
亦不容不諫奚則可諫而亦不可諫而亦不必諫故
知其不可諫而即去
之秦乃爲明智耳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可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或問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出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以非子之言亦其義其辭史記之失尤侈然於左氏之言則慶秦穆賴者乃井市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特俗之弊矣

圖大全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之久今年七十矣而集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之後理明奇爲忠臣奚爲智上接田背是也按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

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謂自鬻秦養牲者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之不必諫之也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所以爲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矣可謂智乎○陽許氏曰後漏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節言上奚入秦之智第二節言其去虞之智第四節言入秦之智第五節以事言其賢爲下段張本第六節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爲要然不智則不明去奚之爲不賢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之識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者如此

圖設諫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便是以其一段包下三段說其賢又如此必鬻賢自鬻以成其君者是五段六段只作一段看不許東陽許氏其說引因之將亡第二段中首反中不斷諫第三段中首段中如第四段中首段中去食秦素不南不諫亦復有知虞公不可諫牲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見不但知其不可諫

且知其將亡而先去之於去之上多加一既字見有
見幾之明已遂去之秦誠將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
有行也而相之見君秦出於秦之舉而成於奚之舉
即穆公以見食牛干秦穆公之果寡亦也

顧按文章六段大段只分賢智與智字對射在一節
字與賢字對射在不自好行莫過於食牛干主不自
好莫過於自鬻成君啟前四段必以首一段爲提綱
后兩段又以末一段爲歸宿○心鬻是指他延手處
成君是指他成就處食牛干主是指他中間作用處

孟子卷之九終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通】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辨】按首章言聖而以孔子之時集其成與其相表取與之義也二章言封建之制雖非其時亦相表襄而未及井田末節言耕者所獲不過代耕之差而已三章言友德而極之堯之友舜乃為人倫之下際不挾之心而言也第八章言友善而極之尚論古人乃為善者之全以識量之廣而言也四章言交際折衷於孔子之中道五章言仕貧而折衷於孔子之畢貧皆臨時處中之義也六章受餽不受以見其要之篇役不往見諸侯辭義之正而莫非因時之宜要之此中友德養賢則準之堯舜進退辭受則準之孔子此篇

輔氏曰孟子之願學孔子而言必稱堯舜者與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見前篇

【困】蔡虛齋曰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孝覽後來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類必皆指淫樂慝禮一節此二句自其臣身動為處言也自此以下聯寫林次崖曰此章所敘伯夷比前篇為詳而下視惡色二句以耳目所接言非其君不事二句以身之所接言治則進亂則退以身之出處言所出二句以身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雖人之張彥陵曰知覺則身之所接言治則進亂則退矣○貪者無分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得○日【辨】按孟子只要斷夷尹之聖處夷便收到清字上至懦者之清亦已見其不能也便收到頑夫鄙夫薄敦寬之進故伯夷之非清任和之聖猶可見其流風於後世或被澤於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其污之聖人也使伯夷一生無治則進亂則退

之時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困】林次崖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斯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困】按伊尹之治亦進亂亦進只是形容他以天下為己任處意思其實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將用耕莘樂道耳何進之有只是他任於意思雖世亂亦可以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乎天之生民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是進他必欲以先覺覺民不必渠定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朱子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盡是無襍恁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降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皆與不恭不消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德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難只要同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同強教一做少間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已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聖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隨邊回互不說亦不可○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魯去齊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

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雖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其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而之節而皆其已善發箭縣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和則必能中也偏云顏子則巴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大全集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舉中則做止不出來而舉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守用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殊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祇此以為差，殊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制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時皆不繼世而食之，亦兼據於不容矣，其據上以傳世者，亦用禮之未失與。【同】人今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辨】按天子之卿大夫上士既皆受地，亦如外藩備國，必繼世則世臣而亦更不用一人乎？備更有卿大夫之職，真集從以給之矣。此朱子之說所以可據也。○與似子季不論通者有公，而官不必備，則祿無定制，故受地蓋自卿始，此說亦頗有理。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食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語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十地為卿大夫上士了，固君所得祿不多。曰：君十卿祿者，稍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為私用，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

禮考之，人數極多，今亦安得許多閒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官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否也，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辨】朱子以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後併得來甚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存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同】人全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鄭氏所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百萬畝。按建國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吉註士之載圖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大國三卿卿三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許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尙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二之一〇趙氏曰祿寢厚而不發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殺薄而優俸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〇蔡虛齋曰可發者損有餘之意不可設者寓不足之意

【圖】按制祿自次而尊而卑其起義實由代耕而上也

據由代耕而上尊一位則厚一倍之祿倍至於卿而猶必執卿祿四大夫之祿則大國七十里較大國已損其三小國五十里較大國已損其半猶以爲君祿遞乎況次國之君十卿將祿之三較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三矣小國之君十倍卿祿之二乾大國之君十倍卿祿之四者損十之五矣君祿遞減而卿祿可不哉去況由下士而至大夫皆增一倍則卿亦由宜皆一猶而不爲薄乃今增而三而四皆從厚以示稍亦之意則雖遞將而三而三仍爲爲而不爲薄也先與趣小則事亦遞少卿之祿役家屬矣交際於來之費亦當漸減又何發於三之二之也哉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卿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圖】大全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其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而不爲之裁則歟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不爲之損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〇倪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就之爲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爲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畝除公田每井自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

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三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尙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可友之實而不足友矣○蔡虛齋曰此條不必以獻
子之忘勢與五人之勢相對說當于獻子不挾
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
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
圖按友道本指士人相交彼此切磋爲正孟子提
出不挾有三於三者之中又單舉不可挾貴來說蓋
在上者尊賢有位者皆恃貴而不肯友德以致上
下不交而德業不成故如此立說耳非萬章所問之
友但在有位之下交也看孟子直遡到天子友匹夫
位而以貴貴尊賢並結其欲當時人君之友德尊賢
亦可知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也字未任論
下無獻之家者也爲一句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
也

圖蔡虛齋曰舉其處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
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也○林次崖曰或師或友
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見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
耳

圖概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意亦是
友德分兩重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
我身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
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圖大全黃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
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尊是
心以體大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眞氏曰天位
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
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
亥唐特處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

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林次崖曰王公尊
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爲士之尊賢與
復望其有爲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交堯友舜
底意思了當堯其終於此而已者也

圖只恭看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之友舜意
然引下公卿是足取其不挾貴終於此以下原不甚
重

圖概人皆謂終於此以下不甚重者但以本節論也
蓋引來證不挾則假重在人云則人數句而不重在
終於此句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爲不挾之至平公雖
不挾終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此抗從意思故下連說
與敬句充務巳一直証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遡而
循論而抑孟子
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設○註謂儀便見有儀。幣帛便見備物。早含恭字意思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通〕大全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張彥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餽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既是疑其當卻意。

〔圖〕按此交際是出於有名而又義善其餽辭之辭者。故只卻之便爲不恭。是爲鄙其物而輕其人也。若其齊集處之餽。則君子以不受爲義矣。但卻便不恭。非一檢受之之說。○萬章卻之卻之爲不恭。這爲字是在外所說。孟子以是爲不恭。這爲字便是在心裏說。蓋一心要卻之。豈但外而不相稱。後以禮來。是以卻。往有不恭之迹。其心必先度量其所取之爲不義而有鄉之之心矣。以是之故。實是有不恭之心。非徒外面人道不恭而已。所以弗卻也。集註於上爲字則曰人便以爲不恭。於下爲字則曰所以卻之爲不恭當如此着。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通〕大全慶源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林次厓曰、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爲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

〔思〕按右曰上節其所敬之數語亦以心卻萬章語了、是辭卻、故有請無以辭卻之一問。○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

〔圖〕按上面其所取之者、因何明是心中度量之餘、萬章豈有誤認之理、但孟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直卻之而已、不以他辭委託也、萬章以爲直以不義卻之、則致不恭之請、更以他辭措辭、則既不顯不義之資、而在我得全其廉介之操、亦可也、不直心卻、重以他辭上。○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節出孔子爲禮義中正之學、則是一章吃緊意思、若分上節爲不當卻、此節爲不必卻、則失縣目所在。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愍無
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
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
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
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圖][圖]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
舜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
厲王之烈
[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謂三
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
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
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
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序之意云
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光顯至今也是三說
者掃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朱子曰
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
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之說不覺費力不
若闕之之愈也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孟子既以爾覺之如此萬章猶
不能反其意之偏以昧孟子之言而復爲此問貫正
所謂誠辭蓋階於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
康誥之說以餽之○仁山金氏曰書說亦自可通蓋
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猶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

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
奪之貨如之何其所受乎
[圖]按輔氏謂萬章不能反其意之偏以昧孟子之說
此所謂詖辭焉謂此與誠辭之蔽有則番爲萬章不
受諸侯之交際其論本正蓄不義之物士君子本所
當徇孟子只論交道接禮不論從來原是責於得諸
侯以爲行道之氣者因其不義一概絕之則與別國
諸侯不通往來閉門自守更何從而得行其道惟乎
日辨不往見諸侯以自謹而於交際之義可受則受
則在我執不失宗已之嚴而於彼亦不固其向遺之
念此孔子爲兆之意而行可之外不姑有際可公養
之仕也一章書大旨全在於此只看萬章禦不可受
之讀孟子但謂其充類至義之盡而未嘗以爲非義
但論之太精耳即孔子攝蔽亦是從俗中謂有委曲
變化處非謂攝蔽爲義不攝蔽反爲非義也有書憂
通大旨最緊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
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
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
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
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
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
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圈】大全慶源輔氏曰其致之不改而後誅之予於此
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此
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
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
陵仲子之爲哉○林氏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一句是說法度上辨其非眞盜夫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一句是以義推之撫其非眞盜
○張彥陵曰獵較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
橫斂說○子以爲有王者作五句不是爲諸侯外能
只是原舉原是見得諸侯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
耳法與義舉是二項却相承藏言以法而權論之用
未財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創於盜若從常論諸侯
畢竟不是盜也
【圈】徐自洪曰義之爲理也至嚴故君子以之律身也
不可不顧義之爲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
不寬
【辨】按萬章本意不重責備諸侯取民之猶禦只責青
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苟害其義
際斷君子受之玩有字斯字便有不問所從來未免
受不崇之物問自條其康耳敢問何說緊切君子身
上孟子要說不妨受賜只得先斥諸侯見其原其旨
徐若從義之盡處論則非有而取已類盜矣若從義
之寬處論則居恭氏上用下侯上名分猶稱未可實
謂之盜也故引孔子獵較之事以見不妨於從寬但

論禮際之義不論所取之非盜獵較原非義事孔子
不遽變之以有先簿正祭器一段妙法在何也竟王
於行道而爲之兆也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
遽貴之彼有不絕其罪道尊德之心一段意思在何
也意亦下於行道而爲之兆也但此一段意孟子不
遺說間但言識較可從賜亦可受以孚善其避際斯
君子受之之集妨依其再問然後發明之諸解只主
代辨諸侯所取之非盜便不得孟子微意所在○徐
說閒義以之律身不可不嚴以之律人不可不寬與
意爲在不是嘗嚴以繩諸侯正謂其不義而受之於
君子之律身未嚴耳孟子正見受自集傷於義故日
而況受其賜乎蓋我只因其交道接禮而受之未嘗
因其取非所有而受之餽無傷於廉而又寓行道之
意甚君子所以必當受也孟子此一段隱衷難於對
萬章說故下因孔子之事而反覆辨論之直說到行
可因仕辭際可公養而亦仕而孟子委曲以受交際
之心和盤托出矣書有迷漸看乃有意味者亦有打
道者乃見微意者不可執一而求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
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之仕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
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未詳徐氏曰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

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illegible]為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鍵鎖也

[illegible]林次崖曰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為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所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有見無道便當與易也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日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奸壹蔽

此茂極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甚蒙引此段說未是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正是欲除革其獵較之弊乃日只用獵較所得者何也如此何以日彼獵較者不久而自廢○為之兆在先簿正祭器處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為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為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發人方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槩頓之人心未予而已驗小勞未能並而身已不見用矣而削聖人為之乎○王觀濤曰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矣竟果畏莫羅畏其聲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面益更疑異矣故不去而留身於纔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厭兆也○吳因之曰三問三答下二問即是首一問意下二答即是首一答意曰事道奚獵較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見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

之兆也兆足以行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

[illegible]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日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illegible]按王說受說看本節文義甚妙愚謂只一通到孟子身上則受賜之意甚明非但論孔子之事說開了去而與本旨無干也集註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是因孔子獵較之一事而反覆辨論其事道之心委曲善全有如是則受賜之心豈非以道之心而委曲善全又有不如此者乎須知孟子何何說孔子何何影財受賜孔子獵較為行道孟子受賜亦為行道孔子委曲行道之難而不去魯孟子亦委曲行道之難而且受賜孔子兆足以行終不行而後去魯孟子不阻

其裹猶之心終不行而未嘗遽忘於舉諸國也處孟子因時變化之妙而孔子為家法者與

[illegible]按孔子亦獵較是事之小者可以姑且從俗亦非苟也正有變化之妙用在輔氏謂聖人同物之仁處事之智分寬未嘗至未嘗終三年淹不是要做聖人突流意思須存不行而後字正見義義行道之心作制行之勇說尤弗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

孔子則孔子便不問此只用己之來由是因家臣強大
還是實心任實只乘此機遇會爲所當爲而已○孟子
時與孔子時之際可以公養又不同故孔子稍之際可
之仕公養之仕若孟子時之交際雖亦以道以禮不
過一時饋問如聞戒餽贐之類並不可謂之仕矣但
有見一點下賢之心便沒有可乘之機斯不可卻之耳
近冨於衛之事又受其交
際問饋之一驗備當済看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
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
而欲資其饋養者

【講】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
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
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之仕否先生曰孔
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
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卻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
是爲兆先生因言近禁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
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楊曰古之爲貧者豈
特抱關擊柝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
苟不失義則賈傭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
堪不強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
能也使之陶冶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疑將
一手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
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
譬問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
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如
季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附】大全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
文不復言此○蔡虛齋曰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爲行
道而亦有爲貧者第二節爲貧者當抑所自處必辭
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第四節卽孔
子事以爲法制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
無事于言高而居高者必謀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
辭尊而居卑也

【附】張彥陵曰仕非爲貧也句宜重看言仕果徒爲貧
乎哉非也有時乎爲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
[illegible]也可見

【餘論】此章自是論爲貧之仕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
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爲祿仕無與
[illegible]

有時字在末節位卑不言高時也立乎本朝而道不
行爲可恥亦不違乎時也總之行道之時自行道爲
貧之時自爲貧行道而假之以爲貧則絕無道爲貧
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
所居但當如此

【講】概首爲貧者三字得重既是曾爲貧者則但可
以免貧足矣何取於尊富集註但當如此當字已揆
下宜字說○其所以辭尊富者以尊富爲行道之位
而非爲貧之位也集註顯定道字正以爲宗自有爲
貧之道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大註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illegible]】斷以所稱言多聞以所知言組紛困當而則亦不必深致意。

【圖】蔡虛齋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交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

【圖】林次崖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言君不當召士以明往見不義之意

【翻】按因上召之則不往見之一見字生出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波瀾故下只就君不可召士說其實

君不可召士卽士之所以自重卽士之所以宗禮始終無二意也○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是豈是兩法自在一人身上言分明有曰字如何不作萬章之語下曰字又緊接萬章之語而申明之以見其不可召也惟多聞與賢只是一人則賢亦未始非師未聞欲見賢而名之句內亦互有天子不名師句在。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圖】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蔡虛齋曰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答爲詞抗○自繆公亟見于子思至而況可召與是卽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卽庶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圖】按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但以位以德不是乎外較量之辭見以位則何敢與君友以德則但當尊我須知以位是謂德不論位而論位則子君我臣而不敢與君友耳若友之之云則是以德論矣如此則子雖君亦只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乎衆賤德之當尊師說非徒自抗之辭○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是就繆公與子思之事而推闢言之○節首亟見於子思便見也能下賢友士處已與召字對鍼見未嘗召見也而

猶不可得況可召與。未有與節與亟見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顧按此引子思之事見君之不可召士引虞人之事見士之不可應召此節見君之召士使是不以其道以其無禮義也士之不肯應召正以其守禮義以不日之素定者素也如此可見君之與士只有一箇禮義而君不召士士不應召原非有二說矣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爲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切無可適也○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爲士時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以赴召爲禮義孔子當時中之居官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居道處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而可以孔子相律也

翼按以其官召之要看以其二字蓋人君此時非必不爲其多聞不爲其賢但所以召之者以其官而非以其多聞與賢也此節雖是餘義然要亦緊不紊則禮義乃拘執而無變通之妙矣以其官召亦正與傳贊爲臣句相顧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子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在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于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呂晚邨曰此章承上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蓋見擴廓上去可見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工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承慕博稱古今從虛黃沒頭學問也

圖林次崖曰一鄉之善士是己之善蓋於一鄉也所

友一鄉之善士若云所友亦是善蓋一鄉者則誤讀其義殊不失當是凡士之在一鄉者皆爲所友矣然豈又有友不如己之理大抵此曰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雖以成德者言其所取友亦是聖賢取善無窮之意

翼按此章人都只重善蓋無窮說見善量無窮故友善之量亦無窮愚謂若如此則蔑有容易學者必不須講求友一國天下善士之道也不須講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法孟子如何劈頭說一箇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蓋於一國然後能盡友一國蓋於天下然後能盡友天下然則不能以善蓋盡鄉國天下有生以待用耳更何友善無窮之云乎且吾見天下之頌詩讀書者矣而頹讀是須續至問其能論世否邪其人否則必然矣而敢遂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味足邪愚猶孟子此章而全是要其寔友定泊家之義見品詣自家謙卑推精那一步只友得那一步故甄曰隨其高下以爲實效如自家之識見品詣蓋得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我方能知之而友之

武之世便當任誅此時勢之一端亦只在行事之迹民不能包得行事以術有不盡於時勢者此來子之所又斷下行事之迹四字一也○不已不業定友天下之書義士後方領資當其善盡一鄉時亦皆從詩書中力造就來雖彼時也想於論頌讀中之論世時已如人之友之學士為尚滌不到如何能尚論古人而友之必到之初友天下之善士○尚未足之後乃尚友得古人而不必止為一世之士尚之士見論之尚是進而上論古人之賢親一世之友之天下能進其取友之道而不止為一世之士遞承友天下之善士來

〇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講]上觀齊曰問卿還是問為卿之道只是親疏之義[講]其按亦戚之卿與異姓之卿不同者只是有事戚之貴皆是卿則皆當盡誠格心之道明理小處之友以之諫須反覆中有盡誠以心之亦責也防於小過不愉而斷之兩有未嘗不同是以至董非於小過不諫但大過之義不聽而易位耳事○細大者來說過見其無可去之義而聽有休戚之關耳或看來責成之卿其無必大過之繼諫不忍以過必要從則不盡諫成諫之卿不必大過繼諫不忍以凟必取疏先不親親之愚而不必反覆何也恐以凟必取疏則先親親之恩而無以為宗社之地也矣孟子特下大過字亦自有意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講]晉東滙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見其善養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足用為善。
[講]按既有大過，亦不能用。夫易位者，之理甚易位以易位而不之所以之位，非君之也。之卿者之理易多矣，貴戚之易位，而易位，自身之為一也。考之易之常，賢者代之，則其位者之中，總之之位，無正宗，祖易位而更立，其傳之受之位。以易位以正得，有此之權，而得其中，為一人之傳者，位之有。拉代以保之位，在此權之位，而不能，為其位，私物者以之傳。而代傳之之常，有此權，而以此中，為一身之私，見此中原有之位。之言而不易，勃然變色耳。○王勿異也。臣見此中，原有以正理在，雖是慈齊王而即不敢不以正對之意。正對，見你已素守以正，而正不敢為不正，臣不敢自明。亦即互有勿異意。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蒙引]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求或其

【□】大全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載之白與白雪不堅之
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玉觀壽曰白之謂白
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甚在內了盖
子恐告子通詞故再問以實之○矣固之日白羽及
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止白字作壽許看
【□】趙氏德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與白而性不
同
【□】按上白羽白雪白玉作三種白物說下三箇之白
是各有白之本質不同蓋生之謂性也是質故孟子
以白之質詰問之告子既然其說則同一白之質而
皆謂之白則同一生之質而皆謂之性矣此下以犬
牛之性猶人之性為問而告子無以答也可見此章
都在氣上論而氣質之中自有辨正見氣之異而
告子並亦不議氣也非是即氣之異而與之辨理之
異愈淺說愈有味
愈不說畫愈有味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
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
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
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
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
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
精矣

【或問】程子之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
未瑩是以吾說不免有小異者至其所論氣質之性
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不同如陰中日先及以
孟子之言為極本窮源之類則固未嘗敢有所疑也
若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則者則又
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
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
然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
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曰楊氏所
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
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雖所以陰陽者則是所謂道
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為無不善而不能必其異
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惡焉則非所以
惡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失也歟
【語類】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
率鏑就健蔵是撥敢他拼一所窮諸他止從那一角
頭又將去所以如今難理食若要無熟用孫言語夫
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書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
執物止得其偏今截去犬牛身上全計仁義便不得
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知道
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
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
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
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殊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
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
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
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知覺運動有君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蔡虛齋曰於字重看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者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爲美也期與昀同意亦必也

【謹】按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指大概凡人口之於味同其性其字便無着落與下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句亦不連貫惟即承上易牙見如使易牙口之於味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一般天下何所耆者皆從易牙之於味如此文氣方顯○一說謂若人馬之與我不同其味之類便多添數字且人亦不應與犬馬較味之類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謹】按此一二節只是見口耳目皆有同以爲然者引形色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者說到味必期於易牙聲必期於師曠色必期於子都然後快得此口耳目之欲則正與理義之心大相背謬矣輕說爲佳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圖】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喩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語從上文看蓋自同之同耆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道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惟只自同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識理義之在事者○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然耳目口鼻莫不皆同於心豈有不同之心於此所謂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當無不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糵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糵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講 牛山之木嘗美矣是譬人仁義之心郊于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糵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

圖 大全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爲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仿曰按大全明氏各節分六段看而總括其

圖 與存有尚皆未伐而保之與已伐而復之俱見垂
大一意蓋兩重萌蘖後重幾希前重牛羊牧之後重
下之反以相形相照又事幾希所以梏亡上
梏按人以此一箇仁義之良心當下便不可
講 木美之山木就不可伐之到得後來獲失高
的去保守梏亡時去生息涵養伐已是下善工夫但幾希
放失良心者多必至旦旦而伐必至此存養兼必至人
梏又反覆而不足以存故孟子借山木說了斧斤伐
之又說萌蘖之生又說牛羊之牧見得不伐不得穫
雖如此伐而有萌蘖之生能保守之不爲牛羊所牧之
耶下未二濯濯如此乃以爲山本來無材木是豈山之
性乎末二句緊與上段句首相照應中間只是一意
非是○兩節相照應語類已盡備於此
人之伐而必曰郊於大國者以近郊則伐之者衆國
人所伐之者衆以驗日接者欲財陷溺者易衆欲交

或以陷溺者多下補添旦旦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一句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糵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淺說愈得引進後人之意若說仁義也要求於孝弟一言動也要求之孝弟便識孫訂反使學者斷下手處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不知邪居無求安之味在○蔡虛齋曰見其鄒君而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求道之心不篤也味此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求道之不篤也味突此語全未有決然之意孟子待之過不失爲忠厚○王觀濤曰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

辨按曹交果聞孟子之言有動於中則受業而後假館可也即不假館而受業亦無不可也今乃必以假館後受業豈非求道之不篤註下又可見三字者以上文觀之粗率而不循禮已不足教今又無求道之誠

雖受業何害故孟子不答其受業。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大問學爽精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爲先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是

至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豈不求熟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夫能向背之間而推致下則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看變於此假有所未知備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須殿及乎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行所施於此耳

證疑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甚恁地只是如此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若在這處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處事○非止要知生知之資豈能不借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涉以上要知生知之然後有餘師有可得而求耳

圖大全朱子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

辨疑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

有一箇書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道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

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圖新安陳氏曰可爲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切聖人之言行而已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求之爲行其言堯之行也未言豈難知與否求以求之之言爲之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眞能爲之安行以歸之之實則可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爲之有盡其爲之之後而安坐爲而後總以孝弟言之徐行先易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亦易有能

幾危只言徐行之弟而學者當以孝弟言之有餘師未幾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罪○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欲於氣習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遡其自然之性見

於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自然不發

誠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蔡虛齋曰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孝

命擧三事之師牲取罪以復於上也義撓諸侯以彼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聚斂因而爲之辭以執其私而已。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賞遣其法而稱務其法蠻稱其法而壞共法也○君暇射自只罰便是無王遷文之匡定并享未嘗不陽尊大子其豈仆中擧有稱天命天討之本中齊桓邦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亦不用賜專以爲摟伐矣故有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國按巡狩述職之典原天子之所以號令天下者也亦由天子自已壞了慶賞刑威都行不得然後五霸得竊其法以自專假其名以自利但孟子此節只說見五霸爲三王之罪人自重五霸不尊先王之法其五霸不止摟諸侯以伐諸侯一事得罪三王舉此其最要緊處摟諸侯以伐則非奉天子之命以伐之也

且摟諸侯以伐與非奉天子之討而但假天子之討然節此竊其法壞其法則目中已無王矣更有何處賞刑威之殺以加之耶

慶按入其疆以下至六師移之承首二句言巡狩述職之事則春省秋二句只是帶說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國大全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君若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新安陳氏曰五命何長皆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朋好無構怨也○蔡虛齋曰尊賢存不以彰有薦賢者皆有德者也才者于道固亦各有風得也陳氏之說非○壅泉激水是淋事歷者以自刑于已激者以條患于人下文專小利則所謂系泉激鄰鄰國即所謂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害及之以歸於內是謂專小利也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塞激之以歸于外是爲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已則害移害於人矣嫁其病于人則亦爲利于已矣○陳衆泉曰一命修身齊家之事二命尊賢圖治之事三命

不悄此爲政故孟子以否應之皆從是回說樂正子却是回護强智多聞見其的可以爲政也不加强但了可以任政智慮但可以謀畫多聞識但可以道達其言政而不可以爲政也非人只一不好善則邊其善智者其智聞識者其聞識而嘗之以偏而不正爽其聖賢反然則樂正子即能在此初不爲過而不必同道相之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人也好善

圈按他上面一連下三箇乎字時已有奚爲喜而不寐、一句在意中在口下頭也到孟子以三否字遮之便按口下奚爲一句仍是上三字疑闕未釋也除却强智多聞爲政本領正是戰國功利習氣○孟子

是喜樂正子之爲政及丑詢奚爲喜之故孟子說他爲政先說他爲人故其爲人也好善這一句是不樂正子一生本領孟子正舉也全篇而言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圈大全饒氏曰善及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圈吳氏曰此句指好善之量却是非指樂正子字只本好善處看出便不把下千里句所以發之下略方明言之

圈按上明有其爲人也何並好善是孟子之間正答

正子好善不足以爲政之意孟子言好善則治天下尚有餘力而况於魯國乎一句將解因下面大了子恐非樂正子之所能當不知下面從於大善之言而發明好善之量所以將天下小看了樂正子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圈蔡虛齋曰吳仲珠謂苟好善則天下之凡有聰明智慮多聞識者皆將來告之太求其奇矣此三者當世之所有多聞其爲孟子與樂正子之所能也且彼所謂强勇智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合○王觀以爲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益廣故天下不可賢才輔而天下治若不是主於用人說者云

圈按蒙引與此二說極是說書以爲太拘者可强智多聞了善字皆不足喻故孟子皆以爲樂正

子之所謂聖賢所謂强智多聞者亦未嘗不是善然只謂之善正下必奉上强智多聞來說且此節只言好善之量集衆益則用人行政兼在其中不可告書內今換用人與衆言兼說則其意反窄而不可以說善字矣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

是亦僅免死則亦去矣此君子所遭之至窮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

【困】張彥陵曰此只舉窮苦人以見例總是困非不拂之意、

【□】按此節人只言得由困而亨意見困非不害如此則只重在畎畝版築魚鹽與士海市上却不道但隱處此者甚多何發舉者之少耶天何不盡人而發之舉之耶須知是箇舜饑發於畎畝之中定箇傅說舉舉於版築之間膠鬲以下亦然如此方照得動忍增益者且看畎畝之苦勞餓空拂亂未必更甚於版築魚鹽販業魚鹽之苦勞倦空拂亂亦未必更甚於士海與市而人品成就各有不同則却不必在境之內而係在人之能處倒矣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語類】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做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諳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此謂孟子書中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淺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爲沙泥所汩不爲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審處事多率易蕭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歷變故多則閑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慣習如履吾室中○蔡虛齋曰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勇子張之庸是氣稟之性宣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林次崖曰行拂亂其所爲總是所爲不遂然曰行曰所爲亦須有分別爲是作爲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爲者見之行也看來只是一串毫有始終之分行拂亂其所爲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營爲者愈相拂也加呂尙夫而見棄于室人屠而市不利之類是也○呂晚村曰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大葉盛長

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吳箕右曰天民大人之分不在已出而爲臣與未出而爲民上全在有意無意上猶有意者處則有意於處出則有意於出也大人則不然德盛而上下化大人則無意也卽遯世不見知大人亦無意也此其所以與於天民與

[illegible]沒分明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二句盡遂只[illegible]達說而以而後二字將已將則獨善在內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則不可行而不行小有可行而不可大行於天下而亦不行是何等鄭重意思要曉吾聖賢亦非有意難行只是世尚是合多如此孔孟所以終老於行也朱子會得此意故用不然事說世不見知一轉語程子語最簡易兩難明自須得朱子發揮方通暢如天民大人謂係乎時與不時此只因達可行而後行不可行則不行便是指未得位之先說大人正己物正上下化之自指已得位之後說故曰係乎時與不時其實孟子分兩般品地則非以未得位與已得位分天民大人也只全盡天理便可

稱天民者求志行義達道之體用便已全備了達可行然後行便是存任底意思亦大人者正己物正並不亦是可行然後行但他德盛而上下自化便有因物付物尋乘而天下平之意總註有意無意分界最眞不必以程說夾入竊按陳新安謂此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愚意伊尹亦自稱天民之先覺卽後來出當大任亦未嘗不可稱天民但以品地學問而名之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夫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

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illegible]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龍未得時者大人則其德已著都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已然則此其不言聖人守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

[illegible]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當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方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illegible]大全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illegible]

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爲容悅者[illegible]得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爲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有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爲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所失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爲能體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稱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者正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己正而天下之嫌無不通[illegible]因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闕寶爲賢臣者不過孫然以安社稷爲悅爲已語夫天民事案則遐也○慶源輔氏曰於有忘如程子所謂伊[illegible]之意恐未是恁文人則軍以秀[illegible]則未在上而能使天下要明

當時之君也不消說此節了必謂此一句之論也而不指當時之君亦爲辨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可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圖大全趙氏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詳加詳此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新按孟子屢提文王養老之說又言養老之政則仍王畝之宅一段所以告齊梁之君者乃於彼則日王道而於此則日養老之政者以非王政之外更存所而養老也此節將兩篇五十七十字換兩篇老者帛字而下文只添得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八字而養老者非在

養民之中教民孝弟又節在養老之內節免王序者養也教者教也庠者射也之意王道所路至乎至易行而不難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發政只是如後世尊事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觀游曰制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導其妻子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勿作三平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者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善而在下自有所也。吳蘇右曰在上不煩賜之意而在下者無失仰事之備所以爲本也凡得文王養老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如此而已明其易行也何當時諸侯皆莫之行此孟子所以發論之意。其所謂非孟子謂乃指伯夷太公之上文孟之子所謂也此之謂也達云此善養老之謂也與上文西伯善養老者相發相出小老者可若。

新按文王之老者多少愛用一三字轉語曰文王之思之盡妙甚妙在無凍餒在無凍餒之老者只用一字耳然難只一家有不足於衣食則有不老者則不老者餒於此節見諸父諸兄之政不出制田里教樹畜之外而妻子使養其老之中因已是其老之教之義也至只在鄉杖之禮食禮只是與天下孝敬之心而已

觀後上乃知後世苟多養老之文不獨王政之制田里樹畜是上文已見仰制之教畜也。不但田里樹畜是上文已見仰導其妻子雖不見於上文亦只包含上文中其此節另義者一也故子乃所謂之精神著力處在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句乃通篇之精神著力處只感動伯夷太公之仁人皆爲已歸而不過制教之老者此氣象使無凍餒之老者令世之君奈何不知治文王也所謂此謂無凍餒則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圖顧麟士曰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著力。○鄭邁曰未富之民其用已寬已富之民其用已儉此必

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岡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卻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對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淺些森詳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討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問孔子曾見老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一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是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卿康節亦有些小叔塊間瀾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言坊門增耳又日壯子數稱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

〔同〕蔡虛齋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爲也○呂晚村曰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氏經世也只是爲我墨修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同〕按楊子得是於爲我不是修己工夫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使以此倡教使見爲我有許多好處不爲我有許多病處人人爲我則天下自治是清淨簡默爲我人人不爲我則天下多事是紛紜煩擾爲愛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爲方見爲我之至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王觀濤曰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但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說愛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的斷論于大者一參

〔附〕擬爲我兼愛即非楊墨自立此名然錯舉其學術之大綱自不外此非孟子強名之也觀墨者夷之亦自云愛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爲是安肯以爲我兼愛自居不知彼自以爲是者即自居於爲我兼愛之中而不自知也既以之倡教豈不願以之自居但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孟子就所執之偏而推之則可耳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同〕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退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

謂子莫執兼愛之中便能爲禹稷之中執爲我之中
便能爲顏子之中也學賢爾無半其不格底學違墨
莫度於楊墨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是把定也遂一
稚兒解認憑依甚麼事來他一半要是已一半要爲
人必人已兩排乃得夫天下豈有兩利之理亦讓一
半便宜於人只自占便宜一半其人乃最善人上便
宜者也聖賢原只論道理如何義所當爲則爲害上亦
所養所不當爲則爲已不可總不得排先排天上去
然則吾儒之與異端未已亦不別死活於之養利排
上辨是非然後知楊子之遊理上不爲一予害而天
下爲之冀子莫之執二者之天下只是墨箇之利已
〇或日楊子子似義子似仁子莫似中則亦是利道
上事而子謂其爲利者何也日似義非義則似仁非理
做中非中則已不是道理分中事出乎此則人乎後仁
安孫不
是移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〇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
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

有害於義〇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
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執其一偏者附
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執其一而廢其百也
〇雲峯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
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
一也以一貫萬異端之一也執一而廢百〇新安陳氏
曰舉一廢百者言其多耳〇蔡虛齋曰爲
我予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顏子之簞瓢陋巷是兼愛也如若仁是其門是而有不害人於仁如
若是仁義本不兼行於不容其似三仁其門而有所謂權是義
也發於中也〇不可爲隨中外求所而中不謂仁害於仁之
而收中不中也〇不以道外之中有不亦不容無不過不及所
者中子莫與堯舜之道執中名與所貴者權非權道之精
爲與不能一而已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係於能不精以
一能精一而已

附按上面楊墨二節俱未露執一字面於子莫之執
中集權用猶執一字則分明見上楊墨皆執一
矣故此節總承所惡執一者一句〇集註爲我害仁

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時中是執他三人之執一上於
說其重處顯處其責爲我之害仁似仁而已先似義非義而
先害乎義兼愛害義則爲我之害仁似仁先害乎仁義執
中者既害時中又已不仁似而已害仁非仁乎矣
不然但謂之舉一不不仁不義而而一害乎仁義
前按舉只知他舉一不一廢一而仁之舉一廢百仁矣
端這般是非只是舉廢一廢不之理一之害百了
化則不存一百端只是一箇理其事理之中之一語而
舉上於先端是遠舉其本體則此一理真箇舉得一何至
一上先端了

〇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大全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蔡虛齋曰：甘字不好，是不暇擇也。○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複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

【□】徐岩泉曰：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且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王觀濤曰：人心亦皆有害，新說云人心亦爲飢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爲是。若徇新說，但不明用貧賤字面，貼說貧賤意可耳。

【□】按本文明云惟口腹有，人心亦皆有，分明貼出兩箇有字，明以見惟字礙，孔出亦字來，則知孟子本意不弟希飢渴之害口腹，而並論貧賤之害人心也。蓋說渴害口腹時，也未嘗不連及人心，然此其小者也。孟子不過借來引起耳。認真使滿，必謂不放出貧賤字面，亦是盜憎主人之意。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蔡虛齋曰：言心不爲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飢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只看大註亦自分說貧賤之故，或以爲飢渴者貧賤之故也，極可昏。故字只如言事故之故，非所以然之故也。○則不及人不爲憂矣，言其所造之過人也，只哉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上說不必俟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例，又不必謂不患德業之不過人以矣。雖已定也，蓋亦前章附之以辨疑之家，如其自威欲然則過人遠矣之意。○王觀濤曰：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要不及人，不必指隣凡賢惡德業。

【□】大全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亦飲食有天然之正味，存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人都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祇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啻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飢而渴，必不冀受富貴以圖甘饜，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按時解有云：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則是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矣。如此體貼語氣甚明，乃陳新安謂人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彼世有不至飢渴而亦求富貴者，果何說乎？又謂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夫君子雖當飢渴之際，亦豈遂以之害口之正味，而既害口之正味者，又豈能不害心之正理乎？於理俱有不安處。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只是有守之士，如貧而無諂，又如貧賤是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境界取舍之分明，猶未存養之功密，故猶有不及人處，然亦不爲憂矣。何也？已是聖賢路上人，只欠精密工夫耳，從此做去，何患不及聖賢。混兼道德涵養者非是。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

是周公擬出亦須斟酌求處然孟子所設亦是論舜心耳○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圖雙峯饒氏曰皐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者臣大論之至也舜但知有父不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亦次崖曰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樂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暇存心備上盡發股雖天子父然人不可妄殺皐陶執在守法亦不可圖天子之父而廢法故作皐陶只得執之而天子之父非所爾也舜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其子之勢奪皐陶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覺則其父之執子法尤不可但得竊負而逃在皐陶既得伸法守之心而已亦得伸為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却是迪處是就各安身盡倫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幽委曲以令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所以為天理之稱大倫之至柔引所疑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且善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廣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廣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愚謂蒙引所難是合下無如此廣心其初便從權制去也

圖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猶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瞍殺人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得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擊去天下而存此義舜本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皐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世而可以釋身夫何求苟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於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欲舜而殺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衆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本天命而已若沮然利害而矣天理之所在則舜亦何以治天下議或者以為皐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尊臣執瞽瞍于獄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于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權之○蔡虛齋

曰皐陶若斷然要執之舜既不得而禁之亦當得而竊負以逃乎○陸存書曰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與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先看來本無實事自可兼說

圖按集註屬提心字一曰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一曰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二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illegible]註則又曰盡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蓋孟子正因及下後世猜涉嫌處之事便都以私害公以情背義無所不至故說為此論以見聖賢用心之權自如此其未至所謂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及以聖疑之心只存天理却何人倫如衍諸予詳及於權制也若謂心雖如此極朝向不然皐陶亦可不執法舜亦可不竊負而逃只要有這一驗心則是心與事分而為二而註又何以謂不待註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也權制不權制聖賢此所逸不問到不得已處變而通之是將勢遇權求要如此聖賢正不願得換曰不得已也若時勢無更變不過權將來則皐陶何不執之存爾矣吳將不務而逃之有說此尹氏所以既謂之至公又謂之至當而朱子亦謂其止于至善也○南軒謂皐陶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又曰皐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伸竊負之義於後亦詳說成權衡與楊氏事與其執之同病皆不可以論聖人之心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養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圖蒙引謂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便是只論居不論養曾非皆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然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註]王觀濤曰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言敬以道合或問之色面恭之義哀其窮而救之所以責其可親而親之表稱祭畜意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講]物食而弗愛固不足言即愛而弗敬亦只是犬馬者之畜獸皆說起不是至戒君豈說愛則愛之至亦不致分開敬字說愛則愛有親厚意亦便有卿我意此所以為獸畜非謂人君於賢者不言愛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註]王觀濤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敬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文豕交獸畜之意耳

[講]物以恭敬相對有以恭主容敬主心者有恭只指大綱敬以細密言者此恭敬一連說在幣之未將之先明恭特其大綱而敬其細密處耳○正為當時以幣為恭敬而無實故孟子幾先不虛作看重未將之先對幣將之後細看恭敬二字提起極重人君只少此恭敬耳既不成其真誠於將之際則雖有真誠於將之先有恭敬而將之後便無恭敬之實矣未將之先恭敬之實未成則幣帛之將亦不成幣帛之將矣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註][illegible]尹氏曰有其實是為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註]大全蓋鄭氏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君子道散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實而不察其上之人所以待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觀而不知有義理為恭敬以待之之說上下之情乃交焉於將不加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言論之所以東陽許氏曰恭幣帛言○王觀濤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責其徒愛而責其恭敬之實又言恭敬也敬而無實之恭敬而不責虛也敬字二節恐人誤幣帛作敬字之言徒以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而來指出耳亦非兩層

[講]物幣帛之先有恭敬便是尊賢之士不稱之拘矣總無恭敬之實早已是虛拘虛拘二字並無君子斷不可拆開說拘有虛有不虛也○愚意此章君子二字極宜看與戰國人君誰則有恭敬賢士之實大

抵皆食而弗愛愛而弗敬者耳即有禮文幣帛都是無實之恭敬徒以遊說之士而不知君子亦自不可虛拘多少分明孟子自任之意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也時解謂此章只重人君不可虛拘賢士不重賢士不為所拘說恐謂此於不可字頗少體貼

又按此章蒙引以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方指諸侯說則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翼註則通章泛說而暗指諸侯恐謂翼註為是通章未指定那一國那一事則只泛論人君待賢之道當如此不可如此耳然當時諸侯徒虛拘賢者之恶即在其中不用另說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

傳卻其傳代請。亦以王子不得自請而申其情何得
但論其請之是非乎時解如此日皆為高者多事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爲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圈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得爲而自不爲者也王
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爲而欲爲者也
圈按是欲終之而不可得正指王子欲終三年之喪
說謂此斷其傅代請之是者謬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求指王子。至不。情迫切必欲其得伸代請之意者指其得
請之之意則愛親不出於王子交而可乎謂夫莫之禁
禁而弗爲正指齊王莫之禁王而自不行三年之喪
非謂丑不敢以孝弟告齊王原未面陳齊王亦未
面論之於丑教之孝弟以勸其孝弟即原只大概說見此等人只
齋教之孝弟以勸其孝悌之情不容已財自知此等人亦不
當短喪其實陋鄙都是閒論此時孟子尚未及之不
之於王前何況於丑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圈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者成德達材大者
也問答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者
也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圈按君子所以教人之心只是一箇所以教人之
法亦無般放在於此五者都在因人上說○蒙引
亦一樣人來君子便以那一般教子之委曲逸旅化
理一。因其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在姊其上兩條亦
多後此惟業并終身只以此一法教之也故答問者
可以達財達財亦可以成德達財成德亦可有時雨
化之之義即私淑中成就亦有條級之不同不可一
概而論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
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圈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旨
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
其時而已
圈大全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

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不能若是
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盡
化也○呂晚邨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人
教法甚高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乎
平日積漸之功則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之非其人
不得作聖賢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以時雨化之
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
圈按不是時雨未化之前全不用教只等後來方以
時雨化之如草木之生非前此全不用功只待人功
已至亦不能自化必得時雨乃化蓋於顏曾
不日至亦有博文約禮格致誠正之教到工夫
卻共汲汲時以兩忘○玩註人力已至句則不直
我專學力玩註未能自化句則亦不愿學者學力只
重教者點化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與不急親賢之務皆在其中矣是之謂三字自是當
點之辭○若只是要急當務急親賢之爲務則總甚
只當云知所先後則事有序不當云讓其全體則心
不獲矣豈知不識全體則心先後際何從而知其爲
當先集爲當後而行之有序下可見急當務急親賢
之爲務原在無不知無不要裏面面無不知無不愛
又只在知者仁者裏面泄際無有不知有不愛之知
仁聊亦無不急當務急親賢之知者仁者矣此意正
不可
不知

孟子卷之十三終

莫之能禍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殞族不已也○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藏二章皆以事言也○蔡虛齋曰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一是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二是親親仁民愛物三是此之爲不知務蓋此四章皆有務本之意

【■】張彥陵曰子弟雖尤愛於民而本章亦言特重在民勿遽重在子弟

【■】按集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明作三段讀時解俱謂本章特重在民是以餘意而失正意也本章梁惠不仁是甚驟因不仁而並害及所愛之子弟乃爲不仁之至族總註明下親疎宜曰不仁之禍由疎逮親○此及字只是連累波及之意惠王豈不愛子弟且其民畢竟是惠下之民亦豈負不愛其民然因貪土地之故勢不得不驅民以戰因大敗將復之故又不得不驅子弟以殉初念不至此其後必要至此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張彥陵曰此章悉在尊王○吳蘇右曰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

【■】據孟子因戰國時好戰不已並不知征伐之不義已或以桓文之霸功而欣慕之望如春秋之戰使見斥於聖經何害以爲義而許之者彼善於此正見其無義戰擅下餓緊以藉置不料征發野無義戰之說○此可見孟子精於春秋處但亦不重奪喪春秋亦

法蓋春秋不僅載征伐之事而孟子獨舉無義戰爲言則爲當時諸侯好戰而發可知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歷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權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蔡虛齋曰征與伐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

【■】按春秋只是戰並不是征孟子特解征字之意而曰敵國不相征正以春秋中如齊桓伐楚仗義執言假尊王之名以往正其罪而自許爲征而不知敵國自不相征安可以敵國之戰而混上伐下之征乎此

所以無義戰也○學曾問孟子既說敵國不相征而謂國君行仁則曰天下無敵者何也曰敵國相殘害則爲王者之罪人以仁伐不仁則爲奉天之天吏是又不得徒執尊王之義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國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

【■】王觀濤曰此章全爲武成[illegible]待而發○按此節雜引起取非泛論讀書之法而祗以武成也○陸稼書曰呂晚邨謂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爲主則武成只是一證以武成爲主則讀

書只是引起耳○吳蘇右曰無書不過哉古人之遜
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藉其辭害不
小故不如無書
附錄 程註則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則
書雖不指定尚書而已然武庚一書爲義事之說信矣
蓋言理之書如易象詩禮無不可信故聖人只說信
而紀古今事說疑而不信即書亦非不可盡信下章
予見著容有二字況上章論春秋此章論尚書合
於奕爲後世若崩厥角稽首之言則信之之信其不信
於仁人無敵之說也此章於血流漂杵之言則不信
之下信其大節於仁人無能之辭也以尊王之義言
之則雖不相抵若正也以本天伐暴言之則陷至
仁而伐不仁者也合觀二三策大意了然矣
疏衍語類謂緣當時恁地說回幾疑恐當時人以此
爲口實故說此則書信書二句只作引起正合朱子
之意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
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附錄 大全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此教人讀
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王觀誅門奉天伐暴之義爲弔伐紂時反攻施仁之
法爲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宜見其餘不可盡信
便繫其下節
附錄 概孟子所取之二三策只是緊言除子知實下來
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二句蓋奉天伐暴者以仁
暴之先務也反政施仁者仁之初務也正所謂以
至仁伐至不仁也○張子謂此是教人讀書法蓋得
孟子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公天下仁天下
之心得孟子伐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存取
殺無辜民之事何害不可領權了去讀書微以殺人

讀書法對殺人讀詩法言則書亦正指尚書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
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附錄 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爲
荀子以爲殺者皆殷人非周人有是也而孟子之不
信何哉曰此亦是本原之論蓋恐後世不審而亦
不忍言也

附錄 大全余隱之云魯齋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
註易之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
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
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
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
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
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
孟子深慮戰國之諸侯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
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豈不謬之甚耶○
朱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
春秋役晉於此者殺義而已若晉欲伐齊則貪隙而
不知義齊拔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伍
則强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隨禍之罪
疇是叉待行賊義以取敗亡若也此不明興師之義
○蔡虛齋曰孟子此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
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爲生民之命也○勝霍

爲貴之意亦未嘗不互見於此句之中。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或問 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祀之人諫子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咎己而遷咎於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氏之爲門有以句芥今多爲攸爾剩優而加禮焉既而猶止息禍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也

通同 伊川云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墠於他處耳

通大全 雲峰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并改立其神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持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欲故非其私欲輕夫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肖社稷大之而君不與焉則必擇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開上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易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難迫於勢而懷之然其心日離民心懷之是天命去之矣○蔡虛齋曰年不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看蓋年者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所以謀民財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正與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意同○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熟

按 犧牲必要成粢盛必要潔祭祀必要時人君所不敢一毫失禮遂使見社稷重於君非但以上文危社稷而變置爲重於君也然既成既潔以時而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變置以示更新之意不得墾社稷而害民故曰輕於民也○只祭祀不失禮是重社稷亦即是重民之意故民爲貴亦互見於此節之中通章所以只重民爲貴一句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按 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教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藥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就之功爲捷而亦即大黃大寒大熱者之所慎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跡非深於道者不能底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乎居希養性之益而幾急伐病之功求必僨於旦夕矣貴乘所以施於閭巷之間能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通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通大全 南軒張氏曰夷惠所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聞聲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焉在

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精義 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圖 大全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氣中之道物中之則也○蔡虛齋曰知此立言方見道爲事物當然之理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

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已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衆善者也○林次崖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箇路亦因人行方有箇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是因人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只是箇性離單言人只是箇形耳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呂晚邨曰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陸稼書曰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彝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蓋紛而天下之人蓋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含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箇人有道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即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即爲道若含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頑苛不通於虛無則遁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

所謂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提出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賓意不是正貼本文

圖 呂晚邨曰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幾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論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又有謂首句便自合

矣何必屋上架屋其儱侗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吳孫右曰此章爲求道於身外者發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總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一合字上

【翻】按本文仁字提起也者二字作與下人也道也正與上也者相應今錯舉仁道兩頭而歸重人身語氣既不倫而道理又不順況朱子語類明云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旣曰非以人謂仁則不是解釋仁字可知所謂君臣是人義便是仁者無義不成君臣所以無仁不成箇人也世上都是人只失了仁便無所以爲生之理如何成得箇人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是就人身上體認出來與人看斯亦何嫌倒說而人以人釋仁乎所謂盡君臣之義卽是道者以君臣盡義便是人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而道在是矣所謂率性之自然便是道若不將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則仁只是箇生理却無所附麗而見故合而言之體是道

若離了字仁只是箇至誠惻怛之眞心道却猶路也是非出外而可見底故伊川又謂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也言字只如華性之諸謂字集註已道有明解不世俗循同重言字且日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濟贊極矣況上句從人身上指出仁來下句見仁合於人之身而言更分明可見奈何又有上句末有合意與上句便自合種種支談乎卽曉卽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亦自差謬若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則人不合之世間便無道了與朱子人不行路路自在之說已相背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與言道之謬更不必辨矣惟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惡數謂仁字當作人乃得爲之異只看下文接云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分明見人不能合仁而爲人矣又云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然後仁之爲道可見則又見道爲仁之道矣云句總重仁字則上仁字錯寫無疑惟稼書云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又曰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見解之徹非諸儒所及

【翻】按向解離人則無仁此最謬如天地生生不息之心也可見仁萬物生遂不已之意也可見仁皆不必定貼在人身上看只人一無仁則生理已絕並算不得人了此註所以下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一句也道猶路也仁之理若不合之人之身而言之則仁只是曾生生不息之意何從見道若人無可提仁字所行更不是道故道亦離仁不得此下句亦當提仁字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圖】南軒張氏曰當可卽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爲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蔡虛齋曰遲遲句在未行之時說蓋因子路可去之言而發○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

【翻】按此章已見於萬章下篇但彼類引而見以久速四句蓋以明時中之聖異於清任和之偏而見其爲集大成也此章雖亦見孔子隨時處中之意而單就去國以爲言則聖人時中之一事耳及孟子之去齊梁皆去他國也而道又不同如見襄王而出語於人則其行不終日矣去齊而三宿於晝則既去猶惓惓焉然則時中之義豈復可以迹求者乎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蔡虛齋曰按史記孔子去衛適陳凡三來此其第三來也因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又如蔡及葉朱子序說曰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之告子貢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

【蒙】蔡虛齋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可見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喫食不足無從得粮耳

【辨】按無上下之交是推言孔子所以見於陳蔡之故但君臣之心猶有一二尊道向善之心則聖人有所與交安至有發徒圍之之理豈人豈得當臣若陳蔡發徒圍孔子事人人皆如孟子何消說得蒙引謝陳蔡臣服於楚是昭王聘孔子安敢圍之孔子絕糧在去衛如陳之時此說有理蓋孔子去衛如陳在先孟昭王欲聘孔子是在後史記自從耳至謂絕糧非發徒圍之止是無上下之交猶養不足無從得粮也如不是蓋孔子是時方去衛何至懷疑不是以自困其身況既無發徒圍之之事則聖人自當遂去安有坐以待困者乎虛齋之論太迂。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困】大全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衆多口如論之屢憎於人○蔡虛齋曰言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未害也然此一大字甚可見稽之未為士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徒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蓋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言只是無傷意

【辨】按多口是不理於口故從趙注以憎作增又上句無傷也已說不理於口自無傷了下句就是士則增益此多口略進一層新安則見憎於此多口則憎如字與趙註異○士憎茲多口且字且太樂說下引文王孔子見士至聖之極如文王孔子尚不免為衆口所訕多口何傷哉蒙引抑以此士字指定文王孔子則非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語類】如見毀於叔孫武叔厄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邶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人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辨】按稽以大不理於口為言故覺其有傷之意故孟子以無傷解之引孔子之慍于羣小文王之不殄厥慍亦只重何傷於孔子文王之意增益多口不過稽大不理於口之言而云然非必為士作不平之鳴也將孔子文王說得必或遭傷且不如是不可以為

讀按孟子說心都就心之本體上說故其直下養之心四字纔由其壅便人私欲此離了道心卽是人心無中亦之地也或以山徑之蹊閒喩人本來之善非也想高子氣質本昏而物欲交蔽正害之幾則如小徑小路僅容蹊步而已介然用之想他亦必猛地旋身成路亦必坦然明白人都抹殺高子恐借未是只爲他工夫間斷遂使物欲復塞孟子不是及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撥轉來做工夫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圖大全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蟲爲蛟龍獸各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辨按說一聲字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其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若但以追蠡則亦可尚於禹之大護武之大武矣而弟以爲尚於文王之聲者想亦偶見文之鐘追未蠡而爲此說與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分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圖大全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凡八尺爲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也○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張彥陵曰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論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

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王觀濤曰城門之軌轍迹深意在內喩鐘之蠡也兩馬之力喩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喩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辨按只是奚足哉一句深高子淺陋之見蓋行數過下只借喩以曉之兩馬之力字看力字若用鐘者多能使追蠡則兩馬之力能使軌深今城門之軌以馬力致他深不得只日久自能使然追以人力致他蠡亦不得只日久便自能然耳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誠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至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卻曰有命人說命處卻曰有性

■人全雲峰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修短氣數之有異也○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着力修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斯矣○蔡虛齋曰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者卽其渾然之全體也不必謂是性之從出者蓋其以與仁義禮智均爲賦予之命者也要知性亦是仁義禮智之盡道者也○性也有命焉有性便有命命也有性焉有命便有性性命不相離也意最要見得故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分明前段五者之性有命存乎其間後段五者之命有性存乎其間但性命所指自不同耳○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言上命字以分與理言下命字以氣稟與所繼言○人只是一箇心又分人心道心如尸之於味五者所謂人心也仁之於父子五者所謂道心也人心惟危故性也不謂性道心惟微故命也不謂命孟子一說答非遏人欲存天理而此章又其昭昭者○又曰各既兼重處言之則卻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所則伸命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卻在此卻惠也林夫崖氏仁義禮智天道在人有至有不至乃氣之所集有清濁厚薄是命也然人性本善而氣不能駁之故曰有性焉君子必當從事於學去其氣稟之偏

以失其性不洞遺夭之命也命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殺方盡處卻如舜之瞽瞍是也但大註不及盡其重者言耳○呂晚邨曰上四句兼聖凡而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卻只在聖人分上說者蓋欲到聖人而於天道向有缺陷處方說得是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堯舜湯武之性且不同得不曰及其成功則一乎

■按父子君臣內也有禮智賓主賢者內也有仁義但仁於父子分上較切義於君臣分上較切禮於賓主分上較切智於賢者分上較切故各隨切處分盡言之然自大賢以下至於常人亦皆有至有不至聖人自無不至然亦有不能盡合而純亦不已者是亦不可謂非命也故又說聖人之於天道一句○單就仁義禮智天道上說命則只當以厚薄清濁言不當以遇所值之常變言語類是因仁義禮智之天道爲吾性中自有或爲氣稟所拘而不能盡得也可貴盡於已至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則合所盡之命類者在其中有已之所稟雖淸且厚而所遇之父子君臣賓主賢者或失其當如舜之遇瞽瞍文王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子敖以孟子爲簡受嬰不知孔子之類則亦命之所在也然斷他應不應在我只自盡其道亦便是不謂命

■按孟子此章若無下節性命二字斷不下上節性命二字若無上節性命二字亦斷不下下節性命二字角也說一邊遺了一邊便不成道理惟對說互說在道裏乃見氣不離理理不離氣惟理乃無偏雜落氣上早有偏了君子從理不從氣只是化其偏以歸於不偏纔是盡人合天之學總註謂各就其重處言竊蓋以無偏兩箇性命不得各就其重處言之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雖此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加身之之聖者○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全善者人心之天理好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按二之中中字只是介在二者之間以善則有餘以信則不足呂觀都云精進人功到在中字中但積位則日具愍謂不然假令衆正了實造到信諸予便不下此中宗信與美亦有中美與人亦有中大與聖聖與神亦有中此皆兩介之中若當其謂之美謂之大謂之聖神時之中則正位之中與兩介之中又有則○日二之也則善尚未發實有諸已矣曰四之下則此後之品尚商非一端而可藏致矣孟子因衆正予造詣篤秋難誠咸索甚讖到極處滿一獨判斷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語〕大全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圖〕蔡虛齋曰逃墨必歸於楊自患而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蹶其不情則必尚實矣輸有者過直未能便介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入儒○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楊也○王觀濤曰吾儒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實便今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有人已上見得○逃墨歸楊是增在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受之不是從受有借之大道意○吳蒸有曰而項但與儒有害但窮其

務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圖〕按楊墨亦有終不歸儒者為此是他戰於其中未有逃意若習於墨而欲逃墨習於楊而欲逃楊則歸墨必見得不情於楊必見得太簡既有厭逃必有所歸但其反正之漸必有薄理有偽勞番外者為遠太過不近人情一惡其不情則必將矯之太過而折入於楊此理勢之激而為歸者也太簡者本來近實是人情中自有情惡其太簡則自必就於大中而歸之於儒貳理勢之近而易歸者也如墨者或之不歸楊即歸儒世亦有之然大略則是如此○惻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兩意都存斯受之斯字中蓋不斯受則陷溺之久者何恐不綠為之援也不斯受則悔悟之新者時一乘其機而又救偷從也且君子之待異端所以為仁之至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欄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圖〕蔡虛齋曰言欲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追咎其既往之失則不之受矣○張彥陵曰此節要看辯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辯然辯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辯便使彼病而無所入矣〔圖〕按時解多存待之不恕上說恐激成畔儒之禍感意此皆落第二層聖賢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氣一些

有意爲惡亦非有意爲惡因有激成之者
始寬之也○末路時節不輕於受見其受之但精明
既歸時便不可不受原不爲義且當援息其爭訟而
役受只大公無我自然當受而受見其受之極正大當
害中自有變化蘊爾之節在廷不依者猶也既來歸
而猶追其既往之失便見其空言無補並覺度其歸
容亦見是未宜不濟○人其苙則已歸矣又從而招
之則又羈其足矣兹無拒而不受之意蒙引謂便是
不受者我入苙而羈放豚之足惟恐其復放也既歸
而復與楊墨辨亦猶窮極其既往而使之再不迷也
而不知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儲之大道矣迷
既往之失則當如此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並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者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并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冬畢米征之秋乃古法○張彥陵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然並征之害甚至父子不相保矣況役世巧立名色征索無已者乎法不可廢而調停於用緩之間便是心存於法之外○呂晚村曰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不是舊取民財何役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並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崇先有用二用三而發圖按若單爲用而講緩則緩爲用地矣非乃取之皆成儀條作用矣殊將君子不欲勝遺成姑息者不

備從毀譽成俗柔又豈是公平正大道理須知君子自是必用但不忘民亦以不過君子不過用一便緩二亦不必盡不取民之有而役爲仁愛如此方是王道經誠○有殍則民死矣父子離則民散矣不可說文子離事於有殍者蓋有殍而有不殍此用二之所以爲田彭是事發離則不保室家而思遠垂悔老羸轉於溝壑者甚不足言此用三之所以無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所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張彥陵曰論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爲真學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寶故須理民和土地開何寶

知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豈不知珠玉乃殺身之具圖按謂之所以止者守先王祖宗之土而已所以實此土地者在人民所以聚此人民者在政事三者平序而並有自然之次第但此寶現成寶也若治國則惟在寶此人民而善政事以實理之感發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新安說與本文原自不背○寶珠玉何以殃必及身蓋以珠玉爲玩好則窮奢極欲所以爲盜國亡家之具者無所不至寧收而不恤傷人民而不恤而土地更無問也豈有殃不及身之理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謂於武人也細按前者不過四句語脈別謂往者之不善夫子則不追但知來學夫子便不拒以是心至則便受之而已矣此外都不問了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見得安必無竊屨之事仍是未釋其疑惑但其言則亦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或作敢與聖賢之窮者亦非。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續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眞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是心而擴之斷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推擴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充滿其所受是之謂充塞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塞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潛窩林曰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身是從忍處爲處過拘之意從不忍不爲初發則有覺醒自不至於有忍存爲不落轉念工夫盡惡盡處

圖按孟子只是要人識得性中原有仁義本固仁義無形若只說仁義人所皆有類其言不足慕信故並說只就端之發露處說人可有所不忍否人可有所不爲否乃不忍不爲之實其爲人所皆有必矣不容

不爲乃人所皆有則仁義自人所皆有其皆有仁義爲雜之者以見存所惡爲雜之也一達之於所忍爲不而仁義之全體盡見矣故集註之曰仁也義也若不看清不忍不爲仁義之發端即還當了仁義更不着眼皆有只說不忍不爲當達或即認皆有而忽却四循所安不知人惟有所不忍故不盡不忍而有所忍矣惟有所不爲故不盡不爲而有所爲矣上兩所字是露端倪處下兩所字即是擴之有所發蔽處所以要達仁也義也是就既達之全體指出以示人見與不忍不爲兼無兩箇

顧按滿天下都是忍爲之人那偶存一念一事之不忍不爲能存幾何則何能取得仁義之本體出又如何能復得仁義之全體來故後開全在達上下文所以推言擴充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穴窬踰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蘇盧蒲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即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急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爲盡欲

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非但無穿窬而已充此心亦無受爾汝之實即是充其無穿窬之心也然又不但此又須推至於昭然之欲但有些見不是明處皆爲穿窬之類必并此悉去之乃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蓋一節容於一便而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此合上節皆兼言仁義而以下專言義者蓋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故說箇無欲害人便可包括義抑亦須多玩求體一頓字可見下兩節猶是衆以見攔非以此二節說盡充義之旨也

[雙峰]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眠泠達之川自川達之游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推達之而後能充如於而充之之意○蔡虛齋曰上節就仁義之當處達將去下節承是上節意不可作兩樣看蓋皆達而後能充達有工夫充承達說來且指出所不爲者言

[困勉]錄註云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推害字於利字工夫滿害字即充字分量而以達字來作中間則知達便於充而充乃所以爲達新安虛齋所謂推達而後能充者謬也蓋達只就機勢而言充就真實用力而言此下三節皆說用功而言充不言達亦可見矣何得謂達有工夫充無工夫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困勉]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於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及之於身而甘之無所可羞之行未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對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功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己稍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

[蒙引]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之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謹察不受爾汝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時而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其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爲義也○蔡虛齋曰爾汝之稱人所不甘受者是亦所不爲也人能即此而推之凡自卑賤於人者皆不屑爲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故曰無受爾汝之實此亦所謂充無穿窬之心也

[困]林次崖曰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爲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爲稱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

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言嘿上說節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己盡善不致取辱於人爲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輔氏說得是也

[蒙引]按者文謂之爾汝則不當以其輕賤而不甘受矣此只是以勢加之者耳此時即抗不得亦受不得如孔子之遇陽貨而以禮呼之是也孔子由其辭而不屈於勢便是不甘受也若孫其勢利其所則不得不貪昧隱忍而甘受之矣貪是介其所欲昧是蔽其本心隱是隱而不爲人知忍是忍而不恤性發然此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故無受爾汝之實凡有羞惡之心者皆必有之而由此直便充滿其本體但亦一毫苟作以致人之輕賤者皆是虧欠不爲而無所虧欠則大之所不能充者其則者身克己工夫已到細密處故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說到充無受爾汝之實直遜隱微之細推處而存疑反說到受萬鍾之祖述上不知工夫之微妙者也

【講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澤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

【困】大全記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愚謂視不下帶近而指遠故謂之近而蓋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妙○王觀濤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近別藏箇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近道理深遠底道理如此反求有心矣若孟子若論日用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因就遠微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在使是指遠如論盡道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言近而指遠也○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底意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呂晚邨曰他處面守勢偏重在下半截此處面守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爲戰也

【辨】按言近指遠守約施博但以爲歸重上半截猶未分明審備處而守存分合兩層也處而守無分說中一層只有合說一層也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論便有遠在約中便在博在或問兩面兩面夾說宗是理之蘊非謂有指遠而言不近施博而守不約者蓋務爲高遠既荒唐無餘味則已無指趣了何指遠之有不知約之可守既況溢而少成事則已無所施矣何施博之有故知成問雖倒轉說亦只重提起言近守約意○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說高遠之遠故道在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以守約而施博也。

【講義】呂侍講曰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

【困】大全雙峯饒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塞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王觀濤曰天下平不作感化說但一無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困】張彥陵曰不天下者專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不是修了身方去平天下也○吳蘇若曰天下平無工夫工夫在修身內見得治世之理不外於治身之中也

【困】按孟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只是以修身者平天下故守約自能施博然不可守約一可以該博而必曰施博以施字自有事在不可以修身盡抹事也觀大學治國平天下節節目有事爲則可見矣孟子附註守字說然須不抹卻施字於理更圓相○修了身方去平天下是推本之辭平天下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是究竟之辭皆本文前後分際說而非正面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講義】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而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己而責人辟如農夫舍己之田而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己薄也

【困】大全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本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劉上玉曰善言善道平開君子之言君子之守平開此條須承君子之守意而申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必拘拘也如畏天樂天下只引詩畏天之威證仁人心義人路下只說求心不忍不爲後只說充無穿窬古法每每如此若因而有偏有撇有剛帶扭合者非也

【困】按守約施博不是兩撇病大則知不守約而務施悔亦不是兩撇病偏若將舍其田作一層芸人之田再做一層便是兩截須知此處兩而字亦合併語節上守約而施博修其身而天下平兩而字也○若舍其田而芸得人田則躁不守約而能施博矣今乏盡害

也。下段見識故藐之時自然能藐此言已含制字也若於說時方勿視則已爲巍巍所動矣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藐讀如殺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觀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樂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在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彼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務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屈而道行則生民受其賜矣○慶源輔氏曰孟子存泰山巖巖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渾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蔡虛齋曰看來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解方見高處乎至若拘拘於上文相反似亦失了或以爲本文古之制只大抵古聖賢之法法制二字不貼看來有何不貼

制若子於法後命但天理當然處須是法制他如各說更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師此所謂[illegible]者皆古聖賢之法也○楊雲林曰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奉巍巍食前二句是食色之奉般樂三句是遊樂之巍巍○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張彥陵曰此三不爲是鄙之之辭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安遊皆極其修便於縱無制了若吾儕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莫謂之制也與戴孝反

講指若只說我得志不爲則何以藐得志何日藐見仍不爲底樣子仍是○一說[illegible]予如何能藐得大人惟在彼者皆我不爲即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爲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存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圖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當其論精微之旨者尤精也吾得謂所謂天下[illegible]

講寡要在寡字看那事[illegible]要[illegible]事又要便是寡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illegible]欲不是不好欲養不好[illegible]欲[illegible]養心莫善於寡欲[illegible]只[illegible]少便可漸存得其[illegible]

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事來流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其初心下只難所那遂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他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犬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又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纔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閑著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圖】伊川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為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亡動離焉閑妄作而失其善端所由喪而天理精至族雖蔽存焉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用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於固寡然不邪存其術則亦莫之能克也若學者以寡欲焉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濟則高建者為無窮矣○云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以養氣養曰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治於欲善養性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在氣不必言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常言求放心免又存存其心矣操之則存令之則于心之存言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則學者之先務然人性其一心而攻之者累聲色矣味交乎外榮辱神害動乎內隨處而應無存窮已馳蕭外絕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族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莫善於寡欲也暴感寡欲固善矣然非責如夫大理人欲之分則何以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推其欲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蔡虛齋曰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有天理之府而為之害犯天舉逐出外者欲也未于口此言天理人欲相為游長分數○君聽材目有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圖天學纏說欲便是不妨此與處書人心不同故周于之說滿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未于又日只滿洪少便存存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未于之說又較密

【圖】蔡虛齋曰周子曰養心不至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後孟子所謂欲者耳耳目口鼻則蔽之欲而言則予則猶心之流於欲者言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創惟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滅耳○呂晚村曰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究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為其所勝溺心總則道心為主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能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圖大全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

辨按孟子如琴張曾皙牧皮之如字正從萬問何如之如字生來章是問何如一等人孟子答說如琴張曾皙牧皮一等人如字是偶舉來作証不限定此三人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志大而言夸動欲慕古狂放也平考其行不揜言節放也○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奧處則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揜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諱也故集註取程氏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甚與其志大言大也健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王觀濤曰其志嘐嘐然為言大也卽堯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表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乎說觀自文提其志二字於嘐嘐上可見○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不平不責以迹高之意與是據他觀辭古人抑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抑有不揜其言處

圖林次崖曰夷考其行夷平也註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綠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而不平考之蓋始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

辨按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曾皙之見其志非徒大為宗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與聖人同故說暮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未徒夸大而已但言與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惟不掩所以為狂若掩則不止於狂矣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圖大全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

圖雙峰饒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

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自偏自有所守者狂者則獧
既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
學者亦皆中與和合德者知與行並進然后爲貴所謂
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
獧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肯爲之也
○呂晚村曰琴張曾晳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
浙實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如顏子早夭
不及見其大成卽不算與之
■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
之其獧者歟鄉原卽所謂小人之中庸也
■按狂者是與道知得只行有不掩若中庸所謂知
者過之則過乎中道而以道爲不足行豈是狂者之
知獧者是與道守得只知有不及若中庸所謂賢者
過之則過乎中道而以道爲不足知豈是獧者之守
南軒說頗差誤朱子狂者知之過當作知過其所行
獧者行之過當作行過其所知說不可復看○時解
謂是又其次也只作是又次於中行不作又次於狂
然上有狂者又不可得句則又次於中行亦必次於

狂失也又字自獧中行未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
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
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爲善不惟無所識
人既聞之善人則不■遂以爲德之賊故集註改從

子爲說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
鄉原可字因猶張又鄉人以爲原則亦非真愿人也
○蔡虛齋曰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獧者行之過而
知不及鄉愿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
節中道也○鄉原二字鄉有意思○吳因之曰過哉
門館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獧之可取只其
可進於中道而鄉原正中道之可鄉者狡同何如斯
可謂鄉原而孔子惡之哉是狡以鄉學爲真亦惡意
○王觀濤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爲人之賊
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
■林次崖曰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曰例只是嘐嘐
這兩曰字愚意皆是孟子設不是萬章問而孟子答
故下文一鄉皆稱原人條方着萬章字不該下文着
萬章宋於此則畢所以不作萬章問也
■按萬章先有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
人一段意思在胸中見得他存心於中行可以入道
面勝於狂獧矣乃中行不可得寧思狂獧之偏而不
思鄉原且寧思得狂獧之偏而深惡鄉原故亂真鄉

原之爲人○鄉原德之賊意在此節只是緣起問意
邪不重後自存孔子欲發德之賊所以一問在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
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
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閹人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附錄禹皋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苟不以辭害意焉可也

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物亦是以心

問大全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臣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親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敘散宜生蓋有助焉○蔡虛齋曰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爲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聞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焉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

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附錄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矣

四書朱子語類三十八卷

〔清〕張履祥　呂留良輯

清康熙四十年南陽講習堂刻本

四書朱子語類目錄

後學 桐鄉 張履祥 輯
　　 檇李 呂留良 鈔

行界限截然而語類一條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答云
某初間亦把做只是知得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來子
細看如大學誠意字模樣云云又黃先之問一條謂盡心是竭盡
此心令人做事那能做得盡云云又錄一條謂盡心只是誠意
云云以上三條雖　張先生取之別自有意今從删去雖似有嫌
易之罪誠恐義解兩收存之或致學者之疑也
依原本每條下載記者之名所錄略同者不復重載
四書大全當時纂脩草率乃僅襲取倪氏四書通義為之[illegible]
繆塡多如推言罪論執禮乃竟以門人所疑為朱子之說此等[illegible]
關後來講章之習每將先儒之語割裂合綴成文致有此弊　先
君子嘗欲學者看書之法以為博收後儒之說不若專看程朱然
看程朱之說又當并主朱子而讀朱子之書又必當直究其所從

出備覽全文不當僅就大全中說拾其割裂牽綴之餘也
語類惜少善本今世所行惟萬曆間高安朱吾弼所校刻近又某
郡一二本頗有較正然亦僅成化以來重鋟其中尚有字句之訛
止可闕疑不敢輕改海內藏書家如有宋元本子不吝賜教訂正
從并當敬志較讐之功
張先生全書有鈔　先君子所定尚有前十三卷客歲刻又朱子
文集　張先生俱有選本　先君子獨摘鈔其中論學者數卷嘗
當次第公諸學者
張先生名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居桐鄉之楊園里學者稱為楊園先生
少嘗及劉山陰之門而　先生之學粹然惟以朱子為宗　先君
子延致家塾　公忠　幸得受業每見　先君子遊則將文以為畢是
以欽四書理無不審多刻先儒之書嘉惠於為無窮朱子遺書數
種並同商略其學識氣象可知也學者讀書尚友必先知其人故
略附梗槩云

公忠又識

四書朱子語類卷一

大學一

綱領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謙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卻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淳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卻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大學既讀了，又逐段更熟讀，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箇地頭，到那裏有箇地頭。薛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椿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卻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卻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僩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賀孫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見得後未見得前。而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喫果子一般，未識滋味，喫到嫩處，方見滋味。如何便住卻？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卻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

底，如何得。人只要熟，不要多貪。道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卻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賀孫

○某於大學用功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卻不費力。友仁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賀孫

序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為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僩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僩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是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一

大學二

經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卻在致知格物。端蒙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敬仲。以下明明德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方子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儒用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僩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僩

○或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分曉了。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箇不昧，具得眾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僩

[illegible]

○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廣

◎或問：「明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新民明德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止至善。履孫

○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惑之語。竊謂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凡立說須寬，方流轉，不得局定。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等處，未到那裏，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得處也理會不得去。士毅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而今人心才不寧靜，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安。若是心靜，方解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寓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僩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胡泳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腳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砥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銖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賀孫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

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
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
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賞，有罪決
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
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
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
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
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賀孫

○問：致知求之於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
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寓

○致知有甚了期？方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
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
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
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德明

○格物者，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
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為人君如何要
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銖

○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時，無一些子
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盡，所以如此。節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為
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
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
家見了，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
是可羞；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
而吾心有所未安，便要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閑禮數，人
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
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
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
之，所以非之，卻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不待問
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
這四箇。如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
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而為不孝；忠固是忠，有如此為忠，
又有如此而不喚做忠，一一都著斟酌理會過。賀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卻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
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
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
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
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
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
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
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燾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
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
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
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
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卻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
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為者但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
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卻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聖人何嘗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祖道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
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
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
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
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
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
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
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
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必篇可
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失如孟子一書其
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僩
○問嘗從周問曾有格物一段否周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
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
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
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
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
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
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
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
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德明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
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
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
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
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
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
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如所謂
君子鄉道而行半塗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
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卓
○格物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
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
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賀孫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
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
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
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
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
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

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錄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不理會

○居甫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所以然此者曰不必如此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如事親必當父母學者所當守至於不當而變自是不是到此處別理會如事君造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細約自暢又是一等今於此一段未分明卻先為彼引走如孔子說危行言遜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正當處纔見聖人書中有此語便要守定不移駁駁必至於行遜矣此等風俗浙江甚盛殊可慮 可學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 道夫 ○以下致知格物

○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未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 祖道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約說耳且如說父子須是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 大雅

○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胸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胸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 袞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恐易曰也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略略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 寓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 道夫 ○以下格物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室之

候聽樂處亦有異不成只決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略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能明官或以官為商以角為徵自家緣何知得且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籩豆但比似容貌顏色辭氣為差緩耳人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郯子會便要去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也今人閑坐過了多少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且如儀禮一節自家立朝不曉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

○問致知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制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原頭上工夫看來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得譬如過水相似無橋則過不得意有未誠也須著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

○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燭一條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夾錄云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然不及處使有賊盜在彼不可知若四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所以貴格物如佛者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僩 ○以下知至意誠)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曰知則知其是非到意誠實則無不是無有非無一毫錯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亂發不妨待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從只是說次第如此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皆人說弄至此可笑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卻此項功夫也(銖)

○康叔臨問意既誠矣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面許雖見得似小其病卻大自修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卻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盛

那箇是荒畜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謨（致知誠意正心○以下論格物）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裡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 夔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郤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使那一字也得 僩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此去一節易似一節 拱壽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它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 自修

○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無所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爲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 恪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毫私意在其中（椿錄云使致知不從矣）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心纔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 僩

○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以發明其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爲欲明之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學之明德卻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卻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爲物欲所蔽即是珠爲泥涴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人傑（以下論明德）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此行來不須說效亦得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修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意思大抵聞時要緊去理會須要把做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是聞時不將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於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大抵是不曾立得志虛過日子只如知止只是聞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聞時不曾知得臨事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聞時理會如何爲孝見得分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

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雖是大綱精是裏面一析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明作

○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也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卻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明作

△問：知至了，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稍人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裏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寓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雉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賀孫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如此，但較生澀勉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卻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

桂邑劉[illegible]齋鐫

大學三

傳一章釋明德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曰這箇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剔撥得有些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趲鄉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人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 賀孫

○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 道夫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僩

○問常目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友仁

○問顧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蘖芽蘖出來便有皮包裹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了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 夔孫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

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
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承經意相
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
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
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
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
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至遂為衰子
皋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僩
△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為末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
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
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
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
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次日圻父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
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無不到曰表
便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
貼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
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
決然不肯恁地了義剛
○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
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
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
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亦不可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
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
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鵝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
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
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
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
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
之知已得其極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分別
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又有表裏精粗曰理固自有表
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
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
大體却不就中間細下工夫這喚做知得裏知得精二者都是
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賀孫
或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
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
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
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銖
○傳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博我以文是
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
逼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子升云自古學問亦
不過此二端曰是但須見得通透木之
○問精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
月之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

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穿人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 賀孫

○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以只是理微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 淳

[illegible]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 端蒙

○問誠意是如何曰只是實有一帶路更不著得兩箇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誠所以不誠在裏面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 賀孫

○諸學升堂云云敘校諸構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卻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琮

○致知則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卻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 自欺 賀孫

○正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說所以誠意工夫當如何曰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若知之已至則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決定只著如此做而不可以如彼若知之未至則當做處便夾帶這不當做底意在當如此做又似那要

如彼底心牽惹這便是不實便都做不成 賀孫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卻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卻不喚做自欺 道夫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 夔

○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底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卻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托掩覆字云假托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人固有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裡面那些子不好如其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撓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夔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壽昌

○問自慊曰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是 自慊 卓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

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
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然以可用問誠意
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
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卻是實前面善意卻是虛矣如見孺子入
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
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
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垢汁上面五爻皆陽下面只一
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
謀彼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
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
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大雅〇自慊自
〇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
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
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
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
如此了然後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
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
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
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
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
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毫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
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
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
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僩

〇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
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
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
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
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
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
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
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撕而謹之使無毫髮妄批則表裏隱顯無
一不實而自快慊也銖〇謹獨
〇問意至知至後然要著力做工夫為意致知是著力做工夫處
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著工夫處曰雖不用大
段著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著防閑之所以
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夫問先生常言知既至後人可以驗自家
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
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
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裡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
毫之不誠矣道夫
〇先祖問物格知至則意無不誠而人有謹獨之説莫是當誠意
時自當更用工夫否曰這是先窮得盡先知得到了更須於細
微處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鶻突雖十目視十手
指眾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謹獨質孫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
分了只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
銖

○誠意章，上云必愼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愼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蓋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繼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裡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陳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眞情。既是眞情，則發見於外，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此一箇必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眞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淳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卻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方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慎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慎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閒時都知惻隱，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件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然，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人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顚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昧，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卻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卻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誠淺下撲矣。僩○以下合今注之語

○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何也。曰今注云心

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
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讀注云人莫不知善
之當爲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
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則
自而易曉以不然不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
不曾引致知說來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
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爲善之
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爲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
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段無狀有意
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
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爲惡而詐爲善以自
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爲自欺大故是無狀小

人此是自欺之謂邪〔人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豈待如此心之所發陰在於惡而陽爲善而後謂之自欺邪此處工夫極細未〕
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爲賺連下文小人
閒居爲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人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
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
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
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
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
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爲善便無待於自欺矣
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
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僩〕
○致于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爲善而中實未能免

於不善之雜非意欲改作外爲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
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
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柰他何了不能不自欺
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
不柰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它源頭在
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了〔大率以爲有纖毫不善之雜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
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爲善有
八分欲爲有兩分不爲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
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柰它何底〕荀子曰
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
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
它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

捺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它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
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
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自是無那箇物事譬如果子爛熟
後皮核自然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裏面一重
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遏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
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說得最精處如箇尖
銳底物事如公所說只似箇捨頭子都鈍了公只是硬要去強
捺如水恁地深滔滔來却硬要將泥去塞它如何塞得住又引中
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
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
箇心所以謂之自謙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
如自家欲爲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去爲善欲惡惡

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淵 [illegible] 欲為善云云[illegible]此處一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僩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卻即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卻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卻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事而又蓋庇以為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卻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卻自蓋庇了，遂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卻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卻遮蓋了，硬說我做得是，這便是自欺。卻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卻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閑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了。僩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閑居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閑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僩

○魏元壽問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卻是說意誠之驗如此。端蒙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錯，人須是自見得。今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問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便到誠意，兩頭截定箇界分在這裏，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卻旋旋理會。寓

○讀誠意一章，先謂過此一關，終是省事。曰：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英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

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廣

○敬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除得裏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自煞好了，只是就好裡面，人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慎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瀾動盪處。賀孫

○意既誠矣，後面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只是要安頓不著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沐

○心有喜怒憂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端蒙

○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端蒙

○問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之主。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有所忿懥，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泳

◉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平了。且如人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人傑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頃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箇心以為為之亦無害；以為善不可不為，又有一箇心以為不為亦無害。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箇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道夫

◎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迫了。有人立一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

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著近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爲利遇著近利底事便貪欲 賀孫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不可有一毫偏倚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以身之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修身與下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際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賀孫

△正叔見先生言明心定心等說因言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箇三處積見也還得八十翁翁行不得 伯羽

◎黄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方子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或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又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彼哉

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 人傑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修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說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將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修身及絜矩等事都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恪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泳

○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敖惰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問敖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 㽦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習之所爲猶爲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爲仁德之厚又何以爲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謂如

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之不與王驩言，亦殺。謂如有一般大奸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卻便恕之，道天下是只言論為姑息之意，回是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道夫

○或問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肖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為不善，人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泛泛常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是辟了。從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敖惰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取哉。所謂敖惰者，只是闊略過去。高

△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僩

△問敖惰，曰：敖便是惰，敖了便惰，敖了都不管他，便是惰。閎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僩

○問：正心修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蓋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為格物以下事目，皆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謹乎德等事，亦可見矣。壯祖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人傑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

△吳仁甫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為人師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先忠恕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銖

○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何處簡道理，卻恁逼不得待到他日數足處，自然道達底物事，只是看得熟，自然有條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卻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賀孫

○問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卻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制敵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

都是如此。[illegible]不要去鈔，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禁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僩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是當時將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著時，也是不得已著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箇又如瞽瞍底，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賀孫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須進一處，亦不可。僩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見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問：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賀孫

△叔器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恁地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illegible][illegible]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累說許多？才卿不合說曉老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已後事，如何將做老老說得。僩

○老老興孝，長長興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是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一

○問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左右等句看便見。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

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也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人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將轉來待後待右底心便將轉來待左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蒙

○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絜矩則可以如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以事其親上之人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長淳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三人爾後世非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僩

○絜矩之道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道夫

○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蒙引

△舉而不能先此是平底意思不能速則已之意永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絜則存亡已後禮等語皆是也僩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寓

○葉兆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illegible]也如孝慈則忠曰然道夫

[illegible]如而不說會成閎祖

○問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隳名城收豪傑銷鑄鋒鏑此等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泳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illegible]

○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媢疾彥聖為言何也曰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來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媢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今則不能然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僩

○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糶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 賀孫

○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求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為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段責他只是才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 僩

○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曰然孟子首先所言其原出此 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說人情上區處人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 因言莊子不知他何所傳授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密工夫少間都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今人亦須自理會教自家本領通貫却去看他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若一向不理會得他底破少間却存見識低似他處因說曾點之徒氣象正如此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莫只是堯舜事業亦不足以芥蔕其心否曰堯舜事業也只是這箇道理又問他之所為必不中節曰本領處同了只是無細密工夫 木之

朱子語類卷三

大學四

或問

一 義剛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一段

○聞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趲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塡補前面。賀孫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可學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人傑

○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燾

○或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恁行著都是敬。僩

○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賀孫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人傑

○問或問舉伊川及謝氏尹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無適。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收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問上蔡說收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間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如此。

如何著力此釋子所以下面便敎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祖道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僩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賀孫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僩

○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陽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辯此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是若對樂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箇限定裁節粲然有文底物事樂是和動底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之類推之可見僩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柔底僩

○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

○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而為小人之歸者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厚之德又有人雖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僩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此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

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恭甫藏問中庸格物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此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略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與做。如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得這箇是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覺，莫教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是只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為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易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時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僩

◎問：「或問所以明明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為也。私意是說著不得人為，苟且是說至善。」曰：「才苟且，如何會到極處。」賀孫。程子義理精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賀孫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著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賀孫

○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

民者，人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
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
是有甚人相似？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
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
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
日所論王通便是。學錄云：「人有多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
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
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
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所用心，只這兩
者是緊要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
物上皆是當。不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
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
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賀孫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能
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
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
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
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
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
天下人，各成佛法，卻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
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它根本
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
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
之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
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
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德明

知止而后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曰安，三
項若相似，說出來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時，見
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說無所擇於地
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段須看
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慮字，能慮上面帶箇安字，能安
上面帶箇靜字，能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
思亦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
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
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
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不寧，恁地不
安，須在那裏得。看在何處，只是不安。」賀孫

○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
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
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卻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
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十閒細分別恁地
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

○安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
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
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
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

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來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概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處却無可柰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道夫

○問又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識者也須收斂身心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賀孫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才誠知得底使元自家此有之道理也只是無知則道無安頓處須知欲徵道理有所湊泊也如夏熱冬寒君仁臣敬無非知如何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知得得妙字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僩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此四者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僩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爲而爲之非有所因而爲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爲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道夫

○行夫問爲己者無所爲而然曰有所爲者是爲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爲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爲之而無爲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爲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眞箇可惜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爲者便不是這便是爲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爲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說戰殺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求旌因舉一事爲問先生詢究辯得著又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是甚麽樣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著下徼使鄰得箇費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當灘如此所謂此不安於義理之慮若安於義理之慮但見義理之當爲便恁滴水滴凍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道夫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卻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僩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或問常目在之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壯祖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爲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著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壯祖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僩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卻是大

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件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為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懸空守亦不濟事蓋學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道夫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淳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昏後照燭不逮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若是平時看得分明臨時卒然到面前須解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晚了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倒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句句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說但所謂格物也只格未能底已自能底又何[illegible]則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illegible]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人傑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證中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僩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

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
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
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
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
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溫者然亦有
許多樣只認冷湯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
去若幽與紛繁却留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
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著便有用處且如火爐理會
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
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又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
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 燾孫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
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
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
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底所
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
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
進 賀孫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理
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
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
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
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
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

○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而亦不
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有
自家這裡敬存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截去久
之私欲自銷不消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間便有許
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
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捉向時那曾說未有事時
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
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是將言行合如此下一句
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是得合如此言合如
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裡許方好
燾訓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兩項
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
道夫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
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
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
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真卿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
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
實一也見人之敘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
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
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
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

物而到其是非可，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儀剛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灑掃應對進退，皆是少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卻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不敬不能致，說無意便放過，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人說今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學。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蕃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裡，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裡，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賀孫

○問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問，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若自家這裡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消不得，只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就一事上，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裡許，方好。德明

○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箇兩類，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道夫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直卿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敬者，必去理會外面，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裡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

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
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
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友謂格
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惟在吾身之內，是行物必行則之謂。
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灑掃應對中，
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僩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
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作
一篇詩，亦自有箇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
自有箇炮炙碾羅底道理，這藥方可合。若不識箇紀綱，只有許多道理，
如何合得藥成？藥方亦為無用。次日禀云：夜來蒙舉藥方為喻，退
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叙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
始末，反覆甚詳，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千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
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
理，茫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
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
為，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
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極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
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
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
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容周旋，無
不中理矣。先生所謂眾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詣其極而無餘之
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
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
之真知，皆是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泳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此是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
得此心。此心既存，卻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
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
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進
退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
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是
說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
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夫
○德元問：詩所謂秉彝，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其要之皆是一
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
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
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
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
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
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中。今人言
所謂衷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卻
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
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
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

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
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體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
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人同此箇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
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
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儱侗說了盡不見他裏面好
處如一箇大屋四人四面同向此大屋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
若說我只認說得這是一箇大屋便了這便不得他裏面許多好
處無由見如降衷於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
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
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衷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
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

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
道理如此須是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
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
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劉用
之曰衷字只應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
曰從心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
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
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儱侗不分曉固有儱侗一統
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
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

如季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就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
就於人之所受而言也 輯

○陳剛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
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
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
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 寓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氣之異故於理或不能
知曰氣禀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
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禀物欲遮了然這箇
理本皆在只不便得又曰這箇便是難只做難又不得與做
易又不得與做易時如何自堯舜出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
無一箇人與相似與做難又才知覺這箇理人便在這裏這箇

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
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
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禀物欲一齊打破
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賀孫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禀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
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
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
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
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
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
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
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業將他為待他都無

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
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見箇道
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底多亦
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
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遲常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推
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道理分曉便處事不
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禀之累曰只得逐旋戰
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
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漸漸分明了所
遏自然容他不得如今只將理為上人問不氣禀想害事為
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禀耶曰氣禀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禀

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禀物欲
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
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者不外
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曰
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
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
只說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問所將以為從事之實者
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
在乎其精力久熟識之而通之中此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
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處便是
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

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人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
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說入空入便只從下學上達那
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
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
者亦造神妙賀孫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
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
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
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

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客
只見得他粗是衣裳卻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為仁
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
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
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
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
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
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
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
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
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
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得深處才到那

說處定是入禪去也學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
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
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
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
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與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
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人恐
裡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
了不管裡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
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
是理而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
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
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于
致字得向裏之意然都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
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
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
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
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
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
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
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
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燾

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
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公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呂與叔窮理
只是尋箇是處上蔡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
得龜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
轉歸己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峯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止
是踐履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
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
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
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
到十分是處方可人傑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
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
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
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
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
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據空說了曰
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都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
做了人間他說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
處如龜山說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
處亦說得極是但都悠然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道夫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
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偏又致知本
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

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尚從
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
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
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
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
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
莫能載也。僩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之
意否？曰：固是。但此中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些子，明日便休。
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
志立乎事物之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
不能奪得他。人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
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地，傲
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
了。曰：皆從有此樣，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峯說得這
段甚好，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卻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卻
用恁地。道夫

○問：先生嘗說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卻削去，只說理，何
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也。
苟為不然，豈得為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峯復齋記曰，格之
之道，必先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為不免有急迫
意思，何也？曰：五峯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卻不說。其言語自
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
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
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平著
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
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
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
收，地之肥，地之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
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
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
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
皆此心也。賀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著力在格物上。
曰：著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脈相貫穿。程子格物幾
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
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
逐字稱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顛撲不破，諸公說挨著便成粉碎
了。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
絣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也說立志
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
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
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寓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
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
夫精密，無復遺憾。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
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

此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者不曾聞於程子者語意不
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
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說只
者未為全章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蓋得見諸家說錄全
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華饒人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
好 僴
○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
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
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
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窮了
伊川說是教人若遇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
待貫關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灑然處自是見得快活若常說
道天下事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模得卻不
與自家相干久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
將去又濟自家甚事 賀孫
○李先生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大條
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
一事只若此事未窮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
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
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
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壯祖

傳六章

◎問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人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
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
大故卻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
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
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
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
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
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明 僴
○先生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
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
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 賀孫

傳七章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
曰此只是誠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
守氣守氣是無振其氣只是不放肆 寓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
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
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 廣

傳九章

○或問先生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這
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
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
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
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 賀孫
○裴卿問大學或問延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

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底也不是。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是不什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較是情節。條

論語孟子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僩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以下孔孟教人 義剛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卻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說實事 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事，待學者自做得了，方透徹，卻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祖

問：論語曾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惻隱之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理會得，故不待說否？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本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illegible]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卻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然是說得來寬。曰：也

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効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燾

又曰：一般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只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賜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僩用 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䕫曰：盡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放下。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䕫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卻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謨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孔子究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謨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

會枝邊微，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卻不曾得？亦可見矣。[illegible]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仁」，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人以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子謙云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傑錄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都推出去。子云學問求放心，心為應而於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收一闔一闢，道理無窮。然○體錄云闔闢說仁義此只有大乎說所舒如曰常開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此四端，皆擴而充之，人要從裏面推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此心。又曰：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此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這此。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仁○集僩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不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僩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拱壽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某以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或說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概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讀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又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賀孫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

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問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此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如此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在見若未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之言亦徒然如若辭藻只讀孟韓二子便紬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背然貫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効賀孫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傳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時舉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如使在我向未見一說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盡有大不同者矣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

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僩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謨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一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面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必大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箇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向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因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可學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 集注讀論孟法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賀孫

●楚昭王於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與此事。都是間隔儒者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聖無據。所謂者非。集注序說

四書朱子語類卷五

四書朱子語類卷六

論語一

學而篇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焞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學而時習之章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待十分難曉底，亦解曉得。[illegible]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illegible]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以學文繼之，亦從可見。伯羽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巫醫亦然。[illegible]

○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如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賀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然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寓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為習於行。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爛熟了，卻行無不當者。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賀孫

○問：集注謂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便自節節可見。僩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眾乎？曰：樂其信從者眾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人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

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細說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纔求未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是而人不我知而不慍也。佃

○問人不知而不慍。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之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不慍所以為難。讀錄

○問學者稍知為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註何以言不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之謂。賀孫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而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不曉，不得也。自朋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益，故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義剛 銖同見僩錄

△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皆說此章，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

○再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說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者有此等，只是揍成文字，元不來自得。止如學而時習一章，諸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傷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此程說亦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於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說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卻如何見得真不慍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面生許多疑，且如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腳，近前爭說一分，以此相勝。如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

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處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忘今如此是雖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輕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曰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盍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孝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更感發得僩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鬬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失之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被犯也又問諫事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諸有不善須與他說此不可謂犯然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然處為其感悟不進計與任得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僩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淳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賀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銖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而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以公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蒙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心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遂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劄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浹洽歡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彷彿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漢退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論仁，而心實罕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

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
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
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
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
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
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
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
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知未者得分明後須以書請問收發明業如此遂載書中之語○湊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
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
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或從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
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
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
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如此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
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一轉云云上蔡一變
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轉為陸子靜
而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
物都便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
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

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說這上求仁如謝氏說
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個
撲不破僩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
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亦何也曰看
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達而
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顏色自然如此非是
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
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去偽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
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
人傑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
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
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
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到兩
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
章都此處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
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

仁須到那仁處使要擴一箇仁字安頓放教都好只消二字無
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
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珠四言仁一章都只總來恁地看
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
川曰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否幹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
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
言令色人豈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欲之害豈特是
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
仁曰以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
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
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
知得恁地便是向外間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龍幾須

逐一剔撥付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
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道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
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恐評以爲直也是箇巧言
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
荏之是令色之尤者也。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問伯壽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
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
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
不忠後流來是幾多病痛此便是理獨底道理。蓋卿
○黄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
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

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
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
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今人
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
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
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
避人必須立己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
等處甚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故將三者省
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恪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便
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銖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
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僴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
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爲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
則勿令做方是盡己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欺不忠
於人緣計較利己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
說到利處大凡人情處自己事時甚著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
大段緩了所以爲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
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

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發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問曾子忠信卻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麼曰盡己之心人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然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然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眾人有眾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眾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己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問集注云三句人以忠信為本蓋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又說行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許多事夔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篤實須有氣力處用功方子

○問何謂發己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曾忠此本伊不信必是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說發則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最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忠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移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在時人說太極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說文字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問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卻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僅其人必思若盡己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卻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

以擬道夫

○或問脩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非而有物。今人要為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為太卑。須要撻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道千乘之國章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敬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遍書皆深稜淺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也。明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只當逐句看。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著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雖通上下。恐是聖人使凡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當得一頭。又這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諸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得定自是別有則淺深不及聖人也。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接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有甚事做不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㽦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由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人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樂而一節多是務本之意。曰。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木之

○吳伯英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便沒理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更暮改。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人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然人。而自奢欲奈何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而不能施恩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當下說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㽦

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向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向伏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言語，尋見著落處。人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商確近前，也要作將去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語說得激，有擲杖過直之患。聖人便不如此，且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興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人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須都是偏說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樂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說。燾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說為人如此，所謂修身之要就身中主忠信，又是就裏面。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說，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人應于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如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德地，又不可甚箇德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終，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大段間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胚天地聖人未嘗有一息間斷，離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天地造化便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曾去間斷底。人物不仰甚間，如陰陽外錯兩物大時，亦可謂之誠否？曰：只是那錯了，不是做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虛底無。且如讀書，上遍初四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無物也。人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胡伯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字如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仁父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才不如我，便無敬之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道見得無友不如己者，則此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人既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深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欲人

求改之法乎。祖

○若知先聞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

慎終追遠章

○說慎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更就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

○胡叔器問追遠是觀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已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其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觀。曰。只江南來不如此。謝此人上情不間遠祖也。須遠都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非是我來它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忘遠意之情。且如今世人不能得見曾祖子。今若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遠之誠不至也。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夫子至於是邦章

○問溫是德性溫和深厚。良是德性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易。易猶和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奇。非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氣象。南升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粗戾。自是平易簡直。無紀害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為學之總處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羽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是求人。雖敵等相抗。便也是德撰不肯剛求也。須謙抑始於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舉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舉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賜端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暘

○鄭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惡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己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夔孫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人就事上看丘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

○叔器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因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人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游氏說則說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銖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舉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說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踧踖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理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坐子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卻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銖問如此則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卻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卻離了禮之用和最難中之和知和而和是就和上說就和便是離卻禮了淳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是不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有得各自為一物人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卻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謨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僩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
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卓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若是做不得
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
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
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
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劉砥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
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
不待勉强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
其所以爲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
若退去自放肆或爭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
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
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
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爲
利從前人說從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爲義之和他把
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
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
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如易傳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賀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
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敬則和和則自
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
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僩
△問先生嘗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
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
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
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
和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淳
○曾則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爲體敬和爲用集注又云
敬爲體和爲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
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
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爲北南爲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
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
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摘曰分明
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竪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
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
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淳
△問諸先生以和爲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
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
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
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

身既違事不義我不做則是害之不可復也言而不復則是不
信復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免履之 故卓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說近
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 寓
○問如何謂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而爲一件事不過[illegible]
如之何曰道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所以聞致恭而中其
節則能遠恥辱是恥辱是在人在已曰[illegible]有在[illegible]如見尊長
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
一[illegible]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大雅
[illegible]合宜之則曰因猶依傍也親又較寬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
[illegible]因仍曰因仍與[illegible]止一樣字因仍猶[illegible]且是且忠
地做一般人初間不揀擇便與他交下稍他有氣勢便道是我
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棲去主癰疽便被[illegible]累
寓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主如主顏
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後
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嘗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
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人傑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揀擇其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結其
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 僩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固不失其親是
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
著思量到無弊處也 時舉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
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近於禮且如
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
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
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
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罪狀與我
我交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言語與諸
難曉處而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 [illegible]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 淳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
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或卻便果害
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
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
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細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說
它爲說簡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閑矣字又問程先
生所解[illegible]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
此說[illegible]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備有一截工夫程先生
說底[illegible]便[illegible]未穩[illegible]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留他有說
不倒時[illegible]人[illegible]氏[illegible]不[illegible]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
善此[illegible]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
乎學[illegible]是說事之發處當審也 伯羽
君子食無求飽章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

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偏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只根看去下皆常如此僩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然有道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到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滿壅學也誰人不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貧而無諂章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樂顯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illegible]己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有淺深也不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伯羽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的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貧皆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

樂與好禮章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再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問知來者何以見得子貢於此然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寓

○問子貢問貧而無諂章因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從無窮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當時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忮不求它實到此地位但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會要說它卻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都然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都說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卷卷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了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耳。

朱子語類卷六

四書朱子語類卷七

論語二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卻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銖

○眾問「為政以德」。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而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向北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卻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卻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卻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卻不深致。「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稱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眾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

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卻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僩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大雅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去，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公之言自未必是，何必泥乎。炎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卻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詩，若以為刺，則是抉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卻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聲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辯。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此，予禮義答之云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數詩只說得簡可以怨一句意思伯恭要盡作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 明作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以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將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侗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於文祖格於上下與大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充其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子蒙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卻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免民恥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所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桓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那德禮只借這些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是他得自家合著這般好行那待時去做些只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此以欺天下看它未遂也只要項羽殺了它那一是與項羽做頭底罪過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而云然且莫說聖人只從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是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處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不有知

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卻說道但得本某慈末了遂
不肯學者曰後一種治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卻是有兩種一
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卻若存若亡不肯至誠
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人如人要向
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
上去 廣
問聖人十五志學下面更不須理會這箇只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
多科級須著還他 賀孫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
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至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
物在人則為人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
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實不惑節知天命為方是切
己又至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
是天之所以與我者 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
此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有
聖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
然以今日觀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
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
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 卓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
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一之
△黃問志於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
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也
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疑了然不惑
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
看那過接處最得些巧 祖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
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不順從心不踰矩意思
但久而益熟耳至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
七十便畫住了 賀孫
△吾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
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
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極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
踰矩是行之極如此分看 謙
○問十五志於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
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
到成就住處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
已自根腳著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
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
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人曰這箇說得都精
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
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昨晝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
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
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齊都見了 胡泳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
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

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還一便能檢防省察備患所欲之越學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略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 [illegible]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所志者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使東合西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既知其所以然知事觀必本其原必由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學記

○鼈鄉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壹

△問十五志於學曰横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概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 植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胡氏無違一語一箇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 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 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說一人而止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南升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其上亦可警身當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本從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貞觀山人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僭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等處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大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是可以難行故他四禮中冠禮最易行人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

且是用人多非見其人硬要去行的底圖的便得而所用執事
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忘笑孤
得似恁行禮不得甚事此皆是猶未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
愈 廣

○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
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答固是
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都是這
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實
謨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
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
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 廣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
承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
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
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
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
且先從篋基址定方得 明作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
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
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
可見 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
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此如二失則
中間須的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
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
畏謹便是敬 道夫

吾與回言章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
這意思但燕私是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底幾有箇著處方
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
趣向亦是私如說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
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 番

○不如今說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
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
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其註所謂坦然
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 (淳)

△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純粹是意思常粹
美而無 (雜)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
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
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不說其
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耳又
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到處顏子都
見得只是未到所以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
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然道理上十著
緊又從憑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
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辭

雖了大綱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人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蓋乎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求於克己復禮動容說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以知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韶舞之集，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備滿萬善，人才難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纖遙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微處便是。廣

○仲思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能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將他人關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的別。一之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要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己，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

他只是與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
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腳根只管
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倒來遞退說來
而確無雜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
他 明作
○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
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
是而所由未是也 銖
○問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
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眾
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者話便道聖人
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敢
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不如今人讀書
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卻好漸漸自見得他
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
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
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
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
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 閑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
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
似無此意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
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切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
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
己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
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
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同分明其也
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
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人勝前二項人不
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
終 今按此精語方答作之所說集註分明○賀孫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發不溫故斷是
問斷了若采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
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義剛
○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
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
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 南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
人言各自有意思一歸這頭重一箇那頭重人曰溫故而不知
新一句只是一句了 夔孫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
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
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
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
不足為人師 明作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以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在，只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狷底人，那有道出來，把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時舉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可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卻難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卻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與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都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謝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為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為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治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倒側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繼具體而微，曰：五峰說得極強，看來只是此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榦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苟能行矣，何必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說人不言。夔孫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卻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卻不是杜撰意度。須是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淵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致微之間不可不辨。燾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獲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

商紂德與之人雖心雖德又云此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此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則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

△此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汎愛之意偏黨非特勢利大抵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所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狀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賀孫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所以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隔空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卓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明作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臲卼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垛邊去射也如何得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學非學何也曰此章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銖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彼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聞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注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illegible]此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遁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或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深，愈是害人。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己業都荒了。淳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粗暴，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知那箇知處也不知耳。銖

○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燾

子張學干祿章

○蔡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時舉

△問干祿章闕疑。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為自家言底，見亦為自家做底，聞見當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見己纔理會之，則看孔子所言是闕，只自家欲備此而為謹使寡危，此非太幾，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劉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漏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殆，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
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
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
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
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
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
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
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
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
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
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
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不教人
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先事看。須是[illegible]
重始得。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
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illegible]
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
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illegible]
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illegible]
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
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
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周全。
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
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

面却說要道不要貧。便和根斬了。[illegible]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
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
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
窮理。自做工夫。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
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
於己。舉善而教不能。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謂之罰之。則
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illegible]
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綱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illegible]
註說得未盡。義剛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
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
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孔子奚不為政章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亦干事要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
友為之本也。一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
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
好。更宜涵泳。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燾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之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益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燾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向前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銖

○或問忠與質與文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愨質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已其勢然也○子蒙

○行夏時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其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

○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成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所以無窮也○燾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到有悔吝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吝雖做得不盡善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嘗說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卻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卻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令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

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時舉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卻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闕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 賀孫

◎問其所損益者宜損周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推之説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 賀孫 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鑒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 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對以為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説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説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説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不足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為但才犯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為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然依舊是因秦之苛刻但稍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禁廢弛便有強臣篡弒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

非其鬼而祭之章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法禮合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都可祭如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禮如何曰古人

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中霤室神也燾

○子善問見義不為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七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條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如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恐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木之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武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成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斷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斷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有其文者，卻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傑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季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卻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奢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變大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為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末梢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然初頭只是有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此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問：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戚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卻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質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

須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蓋問西學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
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
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歎禮易是事欲其
縝緻耳。與曲禮儀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蕉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
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
本諸飲食，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
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于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
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
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下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
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穆祀于事。時舉

巧笑倩兮章

○因論起予者商也，非助我者。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
有所發揮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
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
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
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僩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
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
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
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
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弒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某
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
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
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
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
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爭承，[illegible]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
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備丁以
辦，小國使制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
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或共禮數，君父務吞并者
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滕於不能自勝之小國，何[illegible]
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某不敢信，正
以此耳。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說，曰，其實
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
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這灌的與灌不同，灌是以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
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使又著洗。伊
川云，人君正其衣冠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
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
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

故取義於盥。意謂精誠之至，但是盥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本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理，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從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祭見得有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此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賀孫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其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祭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將來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寓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于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升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于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道，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銖

△或問媚奧，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廣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于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曰，學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凡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秦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禁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究，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宙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稱者少。聞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僩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以見王者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欲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鵠，含夫知破，欲破小把，殘此大說只須皆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只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大，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與。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教風，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卻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僩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犧特為牛也。賀孫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爲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
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
臣之所宜爲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
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
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爲君當知爲君之
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
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
盡去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
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
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
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
○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得
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
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
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
操當魏末晉初其怨晉欲奪魏惧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以爲
爲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鬬相似便可見音節小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
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
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
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依如今寇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建
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孫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
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蓋欲使之謹於言耳木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其當時下此兩
句便是有意問今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
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是器小度量
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
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爲莫大之功卻
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成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爲小也先
生曰必兼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
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
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
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
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
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
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
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

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鬪，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為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惟其器小，故所為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識著，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卻只說執轅濤塗一事為器小，此太拘泥。固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必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規模雖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至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七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鑄成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會得。」文蔚。

謝氏卻言王霸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些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遭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欲而不可，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淫。燾。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然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

以其聲相連續而無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紹介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亂世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爲輩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道夫

子謂韶盡美矣章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樂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自相殲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之，湯武身之也。性自是有底，身是就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箇覺底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植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稱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頑，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銖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僩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使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

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必竟反之工夫大。曰：便看傳又稱湯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居上不寬章

○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哀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稱須是權，方知它輕重之中。有那箇深，那箇淺。若只似水相似，更論甚箇甚麼，無可說矣。僩

論語四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僩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是合著事。則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當。知者則知天理之為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為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粗糲。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好，自家也勢須道得是如此，卻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於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燾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會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

△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舉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枅

○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泳

○仁者溫淳篤厚，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卓

[illegible]

○問不仁無淺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渾然一同，無內外表近精粗，淺跡分別，說推通透。上蔡平常說有過當處，此卻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貪利為之，未要做淺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寓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集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

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
這箇物事保養得這箇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節）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殻裏
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能把得定然
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舜跖利之間須從間字上
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
者都不濟事才冢冢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
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能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只在泥裏
行才要出入頭在泥裏去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說小人閒居
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爲善先要
去了這箇盖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富
貴是義安貧賤是命（𠜱）
○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
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
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義）
△問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閒言草草不成禮也（使
是此意左傳苟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義剛）
○黨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
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
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
之侵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
界辯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可學）

我未見好仁者章

○問好仁即便會惡不仁惡不仁便會好仁今並言如何曰固是
好仁能惡不仁然有一般天資寬厚温和底人好人之意較多
惡人之意較少一般天資剛毅奮發底人惡人之意較多好人
之意較少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這
箇便是好惡樣子問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
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
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
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
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
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
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
非須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時舉問利仁者即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
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
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
力之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
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寬
厚和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
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
不仁是覺得如這病痛惟恐來害他如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
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
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

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僩）

○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將使直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燾）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便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駛甚夫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看這不立方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由來悠悠地萎萎衰衰悠悠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硬在這脚上脚便硬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人說道亦有一般會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係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然之聞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人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寓）

○問集注云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凡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人何以謂未之見曰所謂未有得者當已見得仁如此好了會心篤好必求其至使終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本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本來做得仁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七分了（賀孫）

○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說此等人冉求力可做却不自去著力耳問或有曾用力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其據只說得有能一日用其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一場纔來撥樣猶未斷去絡脈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寓）

○問集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涵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將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為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也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胡泳）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說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夔孫

△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炎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要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是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悲嗟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只觀過知仁意。淳

△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觀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人傑

朝聞道章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欲一云專之知則雖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壯祖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燾

○朝聞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義剛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人恥惡衣惡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心羈著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僩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蔚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

合德地處則德而應之只無所執也 時舉

○敬之問義之與比是處處是義所主者在義而自不消云無適云莫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賀孫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凡事皆有一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曰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為義 南升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齊故教之類皆是或謂如閑閑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 明作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君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礙簡則字志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概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 燾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南升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閎祖

○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依時便是為利了裏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非只為利在思於斷斷然為利者 義剛

能以禮讓為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當使讓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 賀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不尚文錯周旋是禮之文而登降曲拆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遜方是禮之實這卻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 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皆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可前輩於這般處也自鹵莽才放說得定了便只是這也 賀孫

△問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諸家解義都是解做如國何了以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 淳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 南升

不患無位章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意思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

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查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聳人知。這須看語意如何，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闔門絕事，百概都不管，安坐以待命。（胡泳）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時舉）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是忠，貫是恕底事。（拱壽）

○問一以貫之。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升卿）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人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illegible]）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賀孫）

○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為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閎祖）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閎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端蒙）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為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僴）

○忠恕若聖人，只是忠恕發出來，不待推。（節）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說，他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般字，其實不曉也。只是一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

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後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蓋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己惟出去爲恕也只是一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以此處疑有闕文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說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有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說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簡約卻沒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弟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僩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學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知此者實用功即如此若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說銖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卻只是一箇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

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卻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從踐履上做到，子貢是於聞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卻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卻貫箇甚底。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唯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脈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自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賀孫

○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予一以貫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行得盡力，行得了，只是未透。夫子一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到這裏卻好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所以說子貢卻只是資質敏悟，從知得，聖人多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只是如此，則二子所學之淺深何如？曰：曾子如何與門人說，只便有箇結撮，做頭亦只此得。賜處子貢多是說處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率子貢緣他曉得，聖人多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予欲無言處也沒收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卻是他有得處否？曰：然。

○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卻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此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訒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上欠闕底若使他從此著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吃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徹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非是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有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著了工夫也約摸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著那下穿一穿又穿不著似恁為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燾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纔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吾儒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才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吾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其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見

○先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交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為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也曰然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

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與之諾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〇又問：盡己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卻。程子說孟子為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如剪綵為花，固相似，只是無造化功。龜山云：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學得好。〇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得，若曉得集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又云：忠是一，恕是所以貫之。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即學者所推之忠恕。聖人則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己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如聖人，不待推之意，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明作

〇葉卿問：忠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卻似不同，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會無一處不到。〇又問：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道夫

〇楊問：以己推己之辭。先生反問如何？曰：以己是自然底意思，推己是反思底意思。曰：然。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己便有折轉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〇又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是也以及物處貫通，自有箇生生不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〇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之天，即

是理之自然人的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己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行箇自然底意思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正是如此分別蔵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違道不遠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僕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己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悉刪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句正是下箇注腳如何却樓將忠恕來解這一貫字程子解此又如何曰以己及物為仁推己及物為恕又卻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剩了以己及物一句如何僕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僕因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講貫方得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處

○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己推己乃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此擬出處亦何嘗以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胡

○君朋父問說忠恕章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忠恕無隸處學者則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稍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晃貞關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為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己方為忠不待推己方為恕不待安排不待忖度不待覩當如水源滿滿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瀆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其初乎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人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那一似說著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

又道不得後略曉得。固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賀孫

○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某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深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自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略得。龜山說得儘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若不領略得，茫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劉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略得，兼此段可笑，舊時錯說的分為兩，自以己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若只據此文，是看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與違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其事，亦散而為二。賀孫

○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兩段處，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說一貫，却說得亦有見未盡處。端蒙

○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被無始說，合人己為一貫，這自是聖人說底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己說得？如所謂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己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子細，都於半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自說一樣道理，某嘗說這樣說話，得他自立箇說，說道我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言語硬訴入他窩窟裏面，說他說底是聖賢意思，全不如此。賀孫

○問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務將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槩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去偽

君子喻於義章

△又擬問此。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數多，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時舉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鏖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僩

論語五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章

○問公冶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皆不為也聖人乎自今人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著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閨古人閨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爲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若有公冶長人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下[illegible]人之賢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後有女要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他有未可知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寓

○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是但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般甚多只是將情性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上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於到這處 寓

子謂子賤章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

○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賀孫

△問子謂子賤章曰衛朱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綱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說君子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為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 南升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資質得偏了一般人資質疏通明達乎自所得處底那隨他這處底意思去一般人資質篤實得這地頭著前是隨甚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脈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深那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雖作功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 寓

或曰雍也章

○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 寓

子使漆雕開仕章

○吾斯之未能信此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大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更信得爲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

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人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小不忠處亦未妨卻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知得只見他此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為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學如一株樹用為椽桁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桁又要做柱便是不安於小成也 文蔚

○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端蒙

○敬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處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會自身己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安著去做道理自家如此底裏見得直是分曉方可去做 寓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來漆雕見得雖未甚快卻是通體通用都知了曾點雖是見得快恐只見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為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只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以既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 寓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皙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甚工夫卻與曾子相反曾子便是著實步步做工夫到下梢方有所得曾皙末流便會成莊老想見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 賀孫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惑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著然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卻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浹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見那居官利害都沒緊要仕與不仕何害 植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 集注舊本○銖

△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 僩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皙則只是見得往往卻不曾下工夫 時舉

○或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記胡明仲說禹稷顏回同道其意謂禹稷是就事上做得成底顏子見道是做未成底此亦

相關,畢竟是著實做事。已知得此理,然見識較高,但却著實處不
如開。開却進未已,然恐不能進。銖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方子

○曾點已見大意,却做得有欠缺。漆雕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
工却密。點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
墻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是
得這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間都不見
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曾做了。
賜

○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
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
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賀孫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
易事。夫子雖不説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
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
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
全。不息是常用他,或置之僻處,人放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
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
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
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閒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
常在。明作

△問孟武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
緊是如此。人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
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説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
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
必不能盡仁。纔説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
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僩

○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弟,故問
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
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
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
得事業來,終是粗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
南升

不知其仁。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苟纔沾
一點黑,便不得白了。變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它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
先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
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
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
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銖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
者。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
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
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
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illegible]曉得,故可

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亦進。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僩

△居父問回也聞一知十，卽始見終，是如何？曰：知十亦不是聞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偏。又問：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就自家地位看。今只就這一件事聞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況於其他？賀孫

○胡問回也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欽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乂，亶聰明作元后，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淳

○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明作

△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淳

吾未見剛者章

△問剛亦非是極成地位，但聖門並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淳錄作無慾便是剛自難得〕如那樣箇替眼便是慾，中眼便是德，此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

義剛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有他做得如何，那挺然帶木底便是。粹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曰：剛有那勇猛底意思，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為剛則不得。如這刀，有些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却不得。人言剛與勇也自別，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有好勇不好學。義剛錄。淳略。

○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欲，他便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主，只是有欲。蓋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為剛？南升

△問吾未見剛者章。曰：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是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充其知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不中用底是箇〕〔賀孫錄云：人是箇剛底人，惟人明。〕

○上蔡說底最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時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

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南軒

△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 大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爲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 僩

○蔡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 寓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此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爲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看得文字平正人決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人須決洽無窮久方得好 南軒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是因贊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 [illegible]

△或云文章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著如子貢當初不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寓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概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 時舉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如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看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爲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此正

為處。都轉實學者正要審他道處。在衛人是剔項說話也。又曰
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譬如人
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
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
了。不去行處著工夫。賀孫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
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
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
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佐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
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字。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爲
文。今孔文子亦謚爲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
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爲謚
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僩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橫者
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如文辭之
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云。伊川謂論理明順曰文
此言甚好。佐

子謂子產章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
類。謂爲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
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
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
上。不在民上。南升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
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
來。便去祀他。皆是不智。有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
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
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
看。便見得聖人說顛撲此處。南升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爲大。而山節藻梲亦
有所僭。臧文仲所以不得爲智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室
以居蔡爾。山節藻梲。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
子只謂其不知。便未說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僭家

乃因此出謚。公大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
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
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
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灑脫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
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
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
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
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
易看也。時舉

○或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權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其注中

亦說得甚乎。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說
索他。後乎，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
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
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卻脫然
捨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捹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
亦許其忠與淸。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
此苛刻。後人過甚焉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僩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淸，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卻是全
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是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
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人一
則是以知其心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
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狀亦可見。

以未證蓋則其說也可知矣。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著子細去思，到
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如
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
重卻到不定了。時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
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思既成
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入
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
渾淪，占得地位闊。而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燾

○又問先儒及三思章。曰：三思是說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著
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看一看，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審，
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
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
漸便入於邪僻。況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醯，若無便
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
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大。至若
有大急難非己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人自不同。若
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
言而不言，是穿窬之類也。問意，易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
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
一一要曲意周旋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賀孫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他只管向裏做，都
事去。又卻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備莊
子之雖欲言之之辭。燾

○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
免患；要避患者，又卻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
自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
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人傑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
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律做將
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燾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卻不刪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
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

干涉人不問，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狼狽時節，都要去，是甚道理。寓

○問：「元興問甯武子：『甯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却盡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沉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以閑愚成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雖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有未似不當愚底人，然也於義卻不當愚。只得如此處。人以武子不同，故伊川云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銖

○問：「伊川何以不當為」，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甯武子，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都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時舉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簡了，得狂簡成就，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於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腳處。且如真簡了，得一箇狂簡地位，已自是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卻被他做得成一家。明作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箇狷底人成，不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簡是做得孝成，忠真簡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簡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僩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渾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曾成就，卻如何裁得。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又曰：「如今自無非常底人，如湯之道，曰正也。」又問：「裁之為義，如何？」曰：「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斂，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遯世高尚，皆是苦行過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子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子桑戶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皆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占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燾

伯夷叔齊章

○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能改，其惡便自

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卻不是惡其惡也。時舉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非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方子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所以不可謂微生高直也。去偽

○問有乞于其微生高一事，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使其得皞皞氣象，一使其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此一段說最好。賀孫

○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恁地。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卻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曰究轉浼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以為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卻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己，寧過些不妨，卻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寓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然有將此一段做好看，謂其不如此枉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今煞有此說，非是。程少卿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那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卻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此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己出，則怨將誰歸？賀孫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去聲。謂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僩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段相連，若是做本齣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世說當如此，他自作一書辨此義。僩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去偽

△問：施勞之施，從張子，亦矜誇否？曰：然。淳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粗，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卻不私己。顏子念念在此。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放開可以到夫子。寓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之
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
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功夫大段盡了又問此却是他心曰固是
此是得他心之保處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麄底私意
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任甫
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從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
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功夫須自子路功夫做起曰亦
不可如此且如伯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之事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
所之心 道夫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所
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
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
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敝馬顏子平日未
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
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
得故云願則猶有未盡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
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
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
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著力又曰古人棟已偏重處去克治
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祖道
⊡問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
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
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車馬
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
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
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
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麤糙底衣服了顏
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貼肉底汗衫
都脫得赤骨立了 僩
○問顏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
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
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向車
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己可謂
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
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
大凡人有己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
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
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
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己那箇是物凡
學學此而已 南升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
克己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
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說子
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
說上說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
若守定他這說向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

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說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文蔚

○問浴沂地位儘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子路學雖粗然它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淳

○問顏淵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若言志之間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皆然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於不及皆然邪曰聖人言志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嘗於天理流行哉蓋曾點所言都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蛇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凡物事都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使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麤了又問集注云肯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

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憑地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濶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充去便是求仁工夫。賀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分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將他做處去切己理會體認分明著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待他起樣畫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淳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今有學者幸如自訟矣心胸之悔人若何

而能不貳耶。曰。改了便無。僩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必大

十室之邑章

〇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夔

論語六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賀孫

○居敬而行簡，固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簡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段是簡，居敬之人，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頭僵，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便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卻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僴

○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居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甚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爲奉承，卻教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爲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蓋卿

問：居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義剛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簡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賀孫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爲子桑戶。升卿

哀公問弟子章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若以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可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若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燾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伊川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卻是不必深非遷也。道夫

△問：不遷怒不貳過，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

富之貴，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人固學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
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猶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略
○非當貳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使更
不萌作。人傑
○行夫子答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卻不是
只說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
乃……此時學
○……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或曰不
……前只行克己工夫，即在其中。因問是無克己之深非一端
……然當克，但然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舉日但
……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効驗如此。曰但看克己
從禮自見得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此是夫子稱他，是
他終身到處，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己工夫，大在
前分外著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
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卻只在這上。如無伐善
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
上看也，似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
貳過是略有些差失，覺了方便不復行。曰這不必如此看，只看
他不遷怒不貳是時心下如何須添
○又云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
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渾然
……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
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
遷怒是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遷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
遷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
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
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類，須都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
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
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求之分，始見得是三月不
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都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但初學如何須要
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如此，不待只是克己工夫。孔
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卻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
當不得。這事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
事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
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
何，分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
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
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著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
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
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游，也須便
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
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
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著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
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審別得，……若只管恁地

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滾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胸次恁地瞭然。天下只是箇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胡說亂道，都著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若如此。如一人入字，才看也便要如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若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卿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遯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齊即見退聽，不朝者不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當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理箇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車千乘，傳食諸侯，只做大大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緣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云：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都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賀孫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說這般。所在，其那夜是偶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搥說，一箇是在生時說。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亦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今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朱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合從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要做過。只是精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賀孫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學，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

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吃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然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人患怒生。而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賀孫

○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交滚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萌發。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耳。若如此說。當是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着。有箇意思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卻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要不說道待我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數者。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待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物事。蓋是惡氣感得底。然尋常怒多被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燾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之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帶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我公之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貳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滴滴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這邊壅一堆沙。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看文字且把著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不貳過是克己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為學即在此。何也。曰。為學是總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為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從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處恭。戰陣勇。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為他包得闊故也。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

纔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
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地説此論須做一意看其本也
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人偽靜便是未感覺者約其
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
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説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
為是往與行字相應 淳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
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
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人傑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
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説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
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
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 時舉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辭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
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木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
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都寬 僩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
是一以貫之處 夔孫

子謂仲弓章

○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
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
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大者立說較他只是要回互不欲
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
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
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
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
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不要回互然人要掩却
曰宗此四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
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緣氏
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 大雅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
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閒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
復行也 去偽

◎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
言其疎也聞時都思量到底又聞思量事不到底好然却只是
閒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思聰總思量便要在正
理上如何可及閒事 銖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
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
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毫忽之間斷便是聖人也
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
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渾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
這地位豈易及惟實實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撐拂内外有主之
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做底三月後或有
一番出去却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而是客是從外面到底歸

這裏坐也在這裏睡卧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屋便歸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肯去得這些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其實也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 賀孫

◐問不是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與不違仁在外得一善則服膺此大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心至仁所謂至者仰是次如此以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貴其存養既熟則內外一般無私意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是仁也顏子能不違仁亦須是如此須接賓客仕只是無一毫私欲不得爾 夔人

季康子問仲由章

○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 普

○正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其後皆有之病卻不言其材之為可用者曰范氏議論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卻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 必大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 賜

賢哉回也章

○說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處 僩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己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淳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 僩

○叔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甚當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其作六先生贊伯淳云伊川贊尤好蓋是他當初見得箇意思好地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有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二人於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 義剛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顯然矣則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 學蒙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且

幫者也若不說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欺人儒。所升

○問孔子謂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於律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說不相似子游高爽疏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人觀與子夏爭灑掃應對一段及其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卻說箇澹臺滅明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此亦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他實見得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子張聳人不及子游子游卻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聳人愛說大話而無實

子游為武城宰章

○問集注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碎曰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襟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與琴張曾皙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曾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等議論高了只此見得這人是曉闊大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致乎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弦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小民雖日在子張出作論題時不得子游意君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賀孫問檀弓載子游事頗多是曾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初間甚高如何後來卻不如曾子之守約曰守約底工夫實如子游這般人卻怕於中間欠工夫問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看子夏煞緊小做夫子恐其不見大道於義利之辨有未甚明而子游與子夏全相反只子夏灑掃應對事都作是切己工夫如子夏說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可是他見得大體頗欲不屑於此如孔子答問孝於子夏曰色難與子游全是兩樣子夏能勤奉養而未知愉色婉容之為美。賀孫

孟之反不伐章

△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戶子琴張子反便是孟之反子桑戶便是子桑伯子可也簡底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是恁地沒檢束。賀孫

○云云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竹祭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有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僥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遏捺不下。少間便說我都盡職分，你卻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僩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質勝文則野章

△大率文勝之官，如二公及孤，乃問諸史，并問禮者，屬多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

○天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端蒙

人之生也直章

△問：人之生也，生與下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人傑

○問人之生也直，以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卻背了直理。當仁而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耳。木

○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只自有個，不容許多回邪。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有生理，本直。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

○問：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卻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卻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卻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人云，此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不須別為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卻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卻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粗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越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僩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南升

△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著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盡福州界了，

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便是未到得劍州境界，據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潛溪

中人以上章

○叔穆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離定這地，是他工夫如
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待使都已
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
時下無討頭處。若只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
幾漸漸而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
到高遠處。義剛

○或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
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
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僩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胡氏說兩句[illegible]
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
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知
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即仲
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

△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而褻近鬼神，乃惑也。
須是敬而遠之，乃為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
効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己，而便欲天下之歸
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望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
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
其効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好。克己正是要去
私。今人却計其効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人
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功，不知
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
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藏蔡
如此，便是不[illegible]當務之為，[illegible]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
說得[illegible]。[illegible]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是知有其鬼，然不為他所惑，故能遠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敬而遠之，若是得那道理分明，須著如
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
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
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
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illegible]當[illegible]
管去謟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
是樹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
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
常得其正矣。賀孫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
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才泥著，便不是。且
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
是不智也。銖

○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

說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個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 夔孫

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 賀孫

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先字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 賀孫

△或問動靜以體言如何曰以體言是就那人身上說 壽

△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也此只言體段非對用而言 端蒙

○問謝氏仁知之說曰世間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夫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誠是各有所偏如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孔門則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如此章亦只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 必大

齊一變至於魯章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來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卻不大段改換然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卻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賀孫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小 明作

○論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 植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閨門無度三君見弒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威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卻全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卻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卻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 寓

△問注謂桓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向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發

春秋歷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
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
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
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循聲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
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
之習。爲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
如舉賢而尚功可見。僩

○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攸急。如那功利之習。若不是革而便
欲行不必管。不然必不得以用而卻理會甚功利之習。便
是大段久之序。自有次第。帝令稱儉。見帝自有這箇。何待
謝然。此仗只不究其所患者也。時舉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是
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無紙。亦用木寫
字。教小兒讀。但卻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
頓得穩。義剛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
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
事如此。他事皆然。義剛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卻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
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卻只是箇獃人。固云宰我見聖人
之行。聞聖人之言。卻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
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著。似而今學者
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
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事
我說。如子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義剛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句。所以為
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
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僩

○博文約禮。然後上進去。只管是長進。盡根腳已是了。所以不畔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卻只是一
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
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
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
家身己都無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恪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
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銖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
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
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
遁失中矣。大雅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後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
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必大

○博學亦非謂欲求與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

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大雅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然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從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祕。妙，亦不是待他多學了，一初到了，以言此乎。人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中博約字，是淺層；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僩

問：横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淳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淳

子見南子章

問：子見南子，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恐(?)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賀孫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謨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賀孫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厚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僩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非如何為之意。被子貢說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為於仁，必也聖人乎，堯舜其猶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

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己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
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
譬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南軒
△問子貢博施濟眾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
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與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恰如此讀必也
聖[illegible]於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
子貢所問博施濟眾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
此[illegible]本切己[illegible]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
[illegible]有仁[illegible]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
[illegible]不待[illegible]聖人尚以此為病此須論
有[illegible]

○問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曰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
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
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眾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
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illegible]
◎至夫問此章曰博施濟眾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
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
事上說便無下手處 時舉
○眾朋友說博施濟眾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
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
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
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眾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
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

聖字纔博施濟眾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
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不博施
濟眾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
曰此是兩截[illegible]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
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
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高忘高遠見得信此都不知
到此步不得 義剛
子貢問[illegible]博施濟眾[illegible]以何所於仁為一節必也聖乎是
[illegible]猶病諸為一節[illegible]以[illegible]所施濟眾此[illegible]仁然不是人
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人為能也則堯舜亦常以此為病此
非是[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仁[illegible]有所不能而人之所能者下二

節都是此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
取譬此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己欲立己欲達為能近取譬則
錯矣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己而後加
諸人也能近取譬卻是施諸己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
而下一句則以為仁之方 謨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換起仁者字自是
仁者之事若下面能近取譬方是由此而推將去故曰仁之方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
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
此亦從不同仁通上下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
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
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無緣得仁也欲立欲達即絜矩之意

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
己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立人欲達自然達人如無加諸
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蓋近取諸身以為譬[illegible]
○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
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
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存
[illegible]處達是[illegible]處
○[illegible]問博施濟衆一章子貢[illegible]高遠不能做處做起故孔子
教之從近上小處做起仁之方可此亦是如此但近有病且試說子
貢何故揀這箇來問莫是以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
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之問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

仁分明一箇仁底而賴諸公說箇達而後說是如何來曰恐是
己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也得實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
或問一為仁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
時說是一箇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都也
以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也便
推如是推人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
別而已然此亦是問子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
是處都如說立其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思凡事不出立
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
要成立亦是立業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又問博施濟衆如
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濟衆是及之衆蓋

△問仁通上下而言如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坐如
酒濃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如當其至時亦偏何至
或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為未仁問管仲仁之功如何
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
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可謂
○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
說如此程子是程子之說某以為且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
一般某是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
且看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都只如此說了如是為仁
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
得何況節門主賓之士聖又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

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
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
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
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
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
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其甚高其說先生
人可售所說是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
則無益也久之云如禪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
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
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話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

吾處其人云花也儒云吾無隱乎爾非不是他無隱，但是說得來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便唯謹，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概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我故注云云，這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某在一山上，望看湖來，見溪澗小港中水皆知趨從走入，無不通處，甚好看。當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觀其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仁道

△問醫書中說醫家以仁人一般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識痛癢為不仁，人都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

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來類皆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都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可學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

瓶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瓶是那裏酌來，那一瓶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僩

○問，程子曰，仁為聖學，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此俞如何。曰，亦有理。木可雕為龍，亦可雕而為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為人倫之至也。人傑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一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二

論語七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元聞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不須作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著。如何知得上面那箇是魯史舊文。那箇是夫子改底字。聞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徽菴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賀孫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必與理相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它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已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因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說。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合此章都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處。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必大

德之不修章

◎叔器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須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若徙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錯。非僻底事。徙義是那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數句。極是精重。蓋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說得分細。大都說在裡面。學者須當著工夫。義剛

○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卽修德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illegible]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illegible]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聞義不能徙。不善[illegible]合當卻有輕重深淺。聞義者尚非有過。但不能徙義耳。若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此為害大矣。僩

○或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礱。切令間斷始得。徙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說了。須著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一件事。覺得未甚合

宜便著從。今合宜此節[illegible]甚處，且不[illegible]而通過。
須著速改，始得。此所以有過[illegible]則不與此兩句。若要就，雖有
如何？曰：才要連續從是說文字，不是要著實做工夫。若著實做
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時舉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
恁地；申申，舒也。夭夭，舒徐貌。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
恁地。所謂[illegible]，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又
據人人不得見。僩

○問申申夭夭。曰：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
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
然到此。○此處須精熟，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illegible]得身
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
樂。節

甚矣吾衰章

○舜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
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
兆朕也？曰：聖人曾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
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
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
盛衰也。賀孫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
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
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
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
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罕
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或又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
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恆，時已年七十一，到
此也做得箇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而與與國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乎？曰：當時惟
在下者難告，周不聽，則告於諸侯，諸侯無有不及事之悔乎？曰：被
我公作得相聖人，必　而行將其聞於周王，使知之耳。道夫

○問聖人亦衰否？　　曰：聖人亦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
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
餘，想見是衰。節

○叢沙堂撰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
人察之天理，是後夢見周公，聖人於是[illegible]
業可行，而見夢；衆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將道夫

◎夢周公，忠而未，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
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注
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
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
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卻云是某人
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周公，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壯祖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志道，謂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然其
須是有許多實事。義剛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僩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卻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莫箇仁是隨發見說曰既是於這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都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處

○季通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猶志一於若事親必要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底得於己者無所有據依仁則是全體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道理上無非據於德處賀孫

時舉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夫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志觀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都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放倒放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雖有歸著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又曰當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求道之意據曰若無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理而底甚道底道及所當行之路自有據守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只從實見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燾

○致堅說志於道如知得這箇道理端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德者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裏又不可忽小物而必遊於藝蓋嘗聞吉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

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治，德至此亦修，辨班頌游泳襲點，所以終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然所
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蔡氏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
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
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狗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
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
後藝可游也，此說得的好。木之
〇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既物遺情，安得爲善。曰，游於藝一句，
是三字公都只說得一字。人傑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更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其
宗時講筵既罷，此云聖人教人也，蓋[illegible]

不憤不啓章

〇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枝仲
〇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
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
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
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
理。義
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
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

歇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
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
著華采衣服。賀孫

子謂顏淵章

△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尊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
久則久之類是也。時舉
◎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
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
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
二字當如此看。端
〇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
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何須
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
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燾孫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
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
命也。僩
〇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己之窮達非所
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在
我，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之命
否。曰是。義剛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

聖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私求
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言云三代
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藏此，卽其可行之
具。堙則須是全在無所依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熟化出來
都是如物次在聖人則爲有累。衆人沒那本領，雖是得他禮樂
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窄窄卻滿，運轉都不得。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
設言富而不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因舉君子喻得數，君子小人
作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味，須
要識得。　時舉

子在齊聞韶章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
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
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
有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箇足頭九十日，至本
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
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
之樂，此大不幸也。　道夫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孔子心不得其正也，然夫
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欲
食不見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
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　祖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箇樂處便有
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
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
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
此理。　賀孫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子貢問衛君事，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惟夫子或不
答，便是於亦不能如此問。他問夷齊，夷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以問怨乎，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豈如
何便見得他處。一時當然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
貢善問，才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
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
截天淵矣。　燾

○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二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
兄弟讓國，此是箇獄，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
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兄讓於弟，於理合遜
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衛輒
君底國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使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
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衛
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立？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間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
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讓，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
讓便不得爲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爲衛。所以更問怨乎，夫
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緣怨？此便是要讓方是合這道理，然
是以讓爲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爲衛矣。

○蓋卿錄云。問冉求所疑者。蓋以大概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
仁上看。蓋決問字。其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
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
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
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憾恨之處。這便是得仁否。
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讀大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
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卻好。只依孔子說。文蔚

○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夫去魯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
因學者之說。而又曰。孔門學者須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
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必大

○許伯恭問夷齊讓國而去。以父命為尊。以天倫為重。云云
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意無底
子。設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使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
弟立之可也。杜銖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
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
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
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
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
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罕引四五事為証。
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
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
然否也。僩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潛夫說胡文定說。既除位而拒父。則衛之臣
子拒之可也。輒去之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可也。是以蒯
聵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胡文定公引春秋中說如此
句說卻是。但下句卻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
蒯聵。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卻說立郢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
之錯。元若楊大年請說此段尤不可曉。文蔚之意只欲破王元澤
說。孝弟之道。不能父子之爭。蓋有此病。要之元澤此二句洵
好也。

○胡家說夷齊所為合性命之理。若他人。謂胡家性命之理。猶可
容。謂夷齊安不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
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公
楊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章。先生曰。這有五十來箇字。都看
不是。只樂字是先。他是說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只與叔數句說話斷。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
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不改者。又自有間矣。竊謂
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
所謂而樂作焉。一回不改。一回亦在。文意固自不同。不然。程子
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卻似無甚
異。於所以為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
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大雅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

得後富。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
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
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
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
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謙之

○又問五十以學易，可也。只說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他書
一部是一理。易卻說得測，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
裏。又曰：易類錯綜，在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
得失，以至於存亡消長盛衰裏，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
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
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遂為八卦。
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
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
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
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
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
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
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
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便是易之大
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
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
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天下，事未可
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要
微醺，不成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
本原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從來推去，到得將盡
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測見。賀孫

△問所謂學易無大過。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是
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夜來又
天卻說畫繫之以辭，有未易看。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
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為善，凶為惡。
又看所處之位，逆是凶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曰：如他
經先因其常，後有其變，如萬古處，舜禹誠，湯伊尹武王周公[illegible]
事。固有許多事業，分豈無那理？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事。
是簡便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
循人做甚事，皆撞著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成[illegible]
又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
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當得那爻德否，如坤六二直
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
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
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是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人
事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
霜而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概
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

如絕而甦，然得緊都不寬舒，則有嫂叔援手之事矣。木之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啟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己，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豈不照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賀孫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要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僩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相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卻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卻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淳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只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不問暴慢，則一一如人，親炙周旋恭敬而遠暴慢，亦是恭養，如人倚拄固是，悅稍差息，然亦是假飾顏色而不近信，卻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卻便是就一樣平底說話，信是道理。辭氣只有此二者。固曰：不易孟敬子當時寫得如此好。求云：想曾子病至，門人多在旁者。曰：恐是門人見得曾子與孟敬子說底，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其初有此，卻要斷不成，接得來頭西頭起，接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底卻在那斯字矣字建獻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處，甚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文蔚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於身己底事都不照管，卻只去理會籩豆之事，孰這箇自有司存。但當之有司，然籩豆若全不理會，將甚人為這以豆為籩，都無理會了。曰：存亦須要識，譬如說君明樂，官不明樂者，此說固好，但其說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卻如何知得樂官可任不可任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瞞。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禮裏面有許底物事，豈實能求熟其自是不得也，須著曉識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淳

寓

◎問：此章前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涵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鄙在此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卻在

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
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做工
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著
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重
只是緊要之間要人自思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
從今說蓋若非以為平日莊敬講素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
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集
有病僩

曾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
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虫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
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至於聞責數處是何等寬廣本無
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高峯遠遠人會恁地有些
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不曾說話底人有箇孔子在上
好若孟子無人即擔他許多話說豈有自孔孟之後
至東漢黃叔度時也是五百來年難是有所見亦須發揮出來
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
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說他文辭上看他文章乃是世
佛僩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卻有著力處學者莫若
且理會自反卻見得自家長短若還學不校卻恐儱侗都無是
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都恐無益 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
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君子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
直是峻厲淳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謂才節說然緊
要處卻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
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
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卻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
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卻被別人竊
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
可奪卻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濟得甚事如
晉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腳底村人耶
謂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事
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謂政令
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
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或
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者
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
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卻是有守霍光雖有猷有為矣只是無所
守燾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
論文勢卻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說六

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奪方是難奪君子如所
以有些碍也。燾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事物逆來也著得，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看甚麼物事來，擔在裏面，都不見形迹。僩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劄許多道理，方得。謨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大偏隘，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當，說道且據自己所為，皆是不弘。節

○毅是卓然堅忍強硬擔負得去底意。

○淳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當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若不弘，只得一見，不容資業有偏，何以便能有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然果那裏別有討方法去留處。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狹隘，便容他不得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墮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精，磊磊落落在這裏，無些隱情偏蔽來橫，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著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進學者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子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發急，是他發用處。問：橫渠說便以為己任，是只說這箇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也都是要擔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人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這箇說推與先相似。僩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十章只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謨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麼次第。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講得道理分明，只管將來涵泳

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㝢）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知。但據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㝢）

○問：「殷末亂甚時，人案保免，彼時微子來奔，其後泰伯之……耳。來教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故問此有所據否？」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言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曾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夔孫）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據本看如言，卻不要如此說，則是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韍，韠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舄。（端）

朱子語類卷十三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四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平聲界鏖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將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命時，便都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類，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蕩若脈指類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索。要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舉

子絕四章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固必創之私輕，意我之私重。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蓋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因我是有人己之私。若四人句是人己，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為町畦。也問郛笈人己分一片，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聖人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待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又贖[illegible]時長舉如許太急，越須要將得到禍害處，便是必不得常[illegible]喜。喜不能得他，不得則悵悵，亦不能得他。以此知固時久，且蓋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皆自合著信，行自合著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緣憂，我是成一山嶽也。行夫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己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己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行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

欽定續[illegible]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卻侃侃與下大夫言卻誾誾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謂莫不中節今人纔要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面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腳起了不由得右腳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天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卻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 義剛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義剛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腳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閎祖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欲其從之者尚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功之久而幾知其實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銖

○問顏子喟然歎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去無幾須是達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略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卻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著力處便是過 人傑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卻來由也已一節卻自著力不得著力得處顏子

○先生因說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恁地步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僩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殺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切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伊川常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僩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卻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剛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又問權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嫂溺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異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但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卻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燾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卻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卻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舉

○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粗，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深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概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又云：事有緩急，理有小大，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僩

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僩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

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有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權。漢儒反經之說，人之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權字大，包得經與權，自有經無權處。如中合當如此，此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只是當守其常，亦合當如此，隨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調停。權若合當恁地，亦是合當適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義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著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悖於經。如人兩腳相似，左腳自是左腳，右腳自是右腳，行時須一腳先一腳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右腳便喚做左腳，左腳便喚做右腳。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來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遷之而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蕃不窮。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叔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

反之亦甚易。只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　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四

論語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淳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子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人如得聖人氣象處而不然身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流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明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能得其思如何曰只得依次都是道理合擬把自負藏此正是和悅而諍 賀孫

第三節 為君擯相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著人代他說話 燾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問立不中門是闑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外間可者否曰門之中有闑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也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

原缺第二葉

王一旦揖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此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僩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稍又結算則簡若衆人到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予敬終予敬故到末稍人皆頓則簡 燾

第五節 為君聘

○問聘享之禮曰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今去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之類皆升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然則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燾

第六節 衣服之制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簡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廣

△問紅紫不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如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廣

第七節 齊戒事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亂之說 僩

第八節 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夫飯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才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淡底都只一齊。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有底。自家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才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稗穀那米白著。壽

第十節 居鄉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廟其依也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也。質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悖理傷道。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以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纔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 與人交之道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拜後拜。滿予嘗聞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僩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節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都是道理上合得子細。古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謹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若山野之人。便說破了。較容。賀孫

第十三節 交朋友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固患者少。而既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輕厚。自若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建殿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五

建邑劉道生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六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亞夫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子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 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illegible]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從來做書盡如今盡用素羅背盖內用其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聞孔子又云吾從周又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固是將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只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 賀孫

德行章

○問德行不知可為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固亦有伯牛仲弓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峰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卻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疏闊意思 賀孫因舉如喪致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等處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直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 賀孫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竇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

有然郛廓，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公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宋

○或問季路問鬼神，意以爲君親祭祀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時舉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之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集注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歸死事處，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端蒙

○問：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賀孫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人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然必閔有懷必出，無有過底含剛之意。曰：豈以平示疎易行入於桑梓乎？總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僩

○問：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般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閔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賀孫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沒出公。豈可仕也？人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

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舉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僩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向說

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兩句語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那箇人來頭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當初想對這般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理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子夏所言亦不及不相似曾是質樸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蔡舉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然猶使人起頑立懦若冉有之柔多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此只云如足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以所求剛到這般所在却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救不得一向從它去所以因不容閔子善爲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illegible]閔子處說好因令賀孫讀全文曰此段須看得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富人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illegible]以閔又有一等人雖要求見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是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簀曰易簀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時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言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竇不徑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寫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僩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

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氣底力。義剛

△參也魯

以魯得之，魯鈍則無走作。賀孫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固處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愈地更灑，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賀孫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但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輕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横渠之解極好。蕭錄言槪　義剛。僩

○鮑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譬奧處。焉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曰：自是幾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如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逞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文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語，門人傳之誤錯，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淵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強

是不展。曰：不要協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
知他必可保其死於禍難，共易事死。然不可爲之師，是難事。才
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
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不及休了，
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甚難。至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
子。這箇是，然合處當從這般事。似未爲切己，看史策所載叢
易之際，在其傍者被羣姦之逼，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
便不死。既是合當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僅高
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
季氏。蓋當時舉或用多，只是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
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若

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
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想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
欲他致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
看義如何耳。義孫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
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
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也是可樂天
理。植

○敎之又問曾點，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
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然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有他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
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
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
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著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
人見他鼓瑟，意思悠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
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
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
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
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
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賀孫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
又以道語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
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履夫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
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
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
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淳

○或問曾皙。曰：是他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
不能得恁地。然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待文字看，
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
焉。叢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
此處最難，略看過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

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昇向上去，只是向上
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此是要思之爭。到得
不向上底人，只盡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滿
溪地去，如撐船昇得大港水脉，便一直瀉去，不問三尺船也去
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
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節、縣
○先生令狄看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
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著學，
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
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
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
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
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
初間都理會不得。他但只就事上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
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未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
思。[illegible]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
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飲食動飲冬裘夏葛以
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稱其
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
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
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華侍坐一章，乃云：非獨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所失，如
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
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彼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
大縣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
有才，要做事為，他意有公而華較細膩得些子，他也見不透。又
問：曾皙似說得高，不甚事實？曰：其實曾皙却不可學，他是偶
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
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
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
是見得個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
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前愛戰戰兢兢，[illegible]
少息主曾如此狂要顏色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
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如莊列之徒，他是他自說得恁地好。[illegible]所以夫子
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恁地說，明日
也恁地說，却做甚麼合殺。義剛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
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
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
此理，此聖人所以見得到這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
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在處更有些私意來，何是著不得私
意？聖人見得只當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

只是要想像已那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其學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僩

○問：於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漆雕開所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因於此與點矣。若子路冉國以禮處，亦注云境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只不見得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只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如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卻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卻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墻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裡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卻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卻又不肯去做到盡處。止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卻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非他小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卻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卻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卻不曾去得藥氣。若去得盡，便是為國以禮道理。順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六

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
他學蒙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
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
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卻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
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
理如何卻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
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卻不只道
克己便是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
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須本末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
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卻不

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
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如坐如尸立如齊此
是理如此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
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
○亞夫問克己復禮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
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
得來恁地細密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
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
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段克了復禮是事事皆落
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
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
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

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
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
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
一步人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
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
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己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
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
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
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己對看
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

之間渾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
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
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
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
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
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
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
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己人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
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卻乃是精處時舉問夜
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己有知倨傲跛倚
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

復禮也。曰：敢倚佛做，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些自理學者。伊川
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
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
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
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
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
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
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
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
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
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
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如
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叔器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
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卻不是未能如
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
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
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
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
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人問如磨底
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然而世間
卻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
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卻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

是當克己了，無歸著處。又問：所以異於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
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著實處。曰：只說理，卻空去了。這箇禮是
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
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
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
英底，卻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
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做他一一時是透，所以恁做將
去。曾點但只見得大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
因問曾點資質高遠，故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卻與曾
參相反。曾參是一步一步，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
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植

△因論克己復禮，恐其說為學之要，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
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

○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
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
是病。伯羽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便天下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
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
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
邦家，顏子則以天下言，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以見歸重之意。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
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
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概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如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曰不然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切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四句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但要理會自家身己如何須著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曾思量到這裏頭了如何喚做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人做時也自見得儘頭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也動心商量如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恁地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恁地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克要理會從那頭方好如何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就這行些小功名利欲間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閒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猶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僩

○人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包得了如偏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邪爲有不理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驕克而說克那克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道理都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

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徧。若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概都是順理便安。從欲便危。集注所謂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在己。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須就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illegible]註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謹諸己。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謹接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理言底道理。下四句却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問。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纔誘。裹面便為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虧。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己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訒。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己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上說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舜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心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作間隙。私意且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己之可克者。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己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為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渾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搭不起。看諸公說。除此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楊說。直看不得。賀孫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illegible]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說動之精粗者。然物思處亦是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非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說

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
言視而視處之地尤重於聽也 道夫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仁矣
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
闥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
似與皆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
大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
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
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 淳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
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
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
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 佐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兩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
此亦是人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
閑了上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
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
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繳得上兩句上下貫通更
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
不容別闢用心矣 時舉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以一片
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
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
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
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
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則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
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橫
○先生自磨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
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
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
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
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心既已化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
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
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
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
此皆自恕而已 端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為己為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
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在
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 必大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
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撥
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 僩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晦菴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為朋者 時舉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曰做成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地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 仲思問敬則無己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

下也顏子仲弓皆告之以為仁之事發皆因其人而進之云孔此馬樣當仲克己矣故以此害之仲弓未至此地者以顏子方養要克己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就恕之功易樣符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敬程于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樣而為仁如則云須於性偏成勝之亦不可纔特不完如顏李者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己此子不

曰鄭言學者克己處亦好大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己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棋捭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伯羽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固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淺了 [illegible]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主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 洽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勝夫曰舊嘗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 廣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個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個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個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了一兩句說了 時舉

△仲符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訒於言否曰訒於言而敏於行是個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只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 義剛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

人教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
道理在這裏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要
緊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
須是從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
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第三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遶迴得些是
它病在這裏如此雖從德亦只隨它病底說 僩

司馬牛問君子章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
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
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學可

司馬牛憂曰章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雉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
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柰何若未
能底可諉尚可著力做了時也不柰何得 僩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
不察故夫子語之然否曰然 廣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
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
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淳

棘子成曰章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
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
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孫也寧固便說得好 祖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亦以為質文猶若虎皮
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illegible]與一箇屠販
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illegible]而人[illegible]自別大率固不可無
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 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
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
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雉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是劄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添徙
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
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
緣得進 廣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
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
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說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之
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其處豈晏子之所謂禮者
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御臧滿而至於

氷亦末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爲孟氏所
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强强者墮之而弱者
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
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
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
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
自是箇無能爲底人不待老也 廣
子張問政章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
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 賀孫
○子張是箇有鋭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來些鋭氣去做少間做到
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
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illegible]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爲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此
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句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
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 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
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令達聞是近前
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僩
○質直而好義使有箇硬實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又
便又和順仔細不且硬實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
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僩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
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
人實去做工夫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
了便不濟事 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違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
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
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説去更
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修於身
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
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
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面收斂不得只得自據當不放退慕末
放退則違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
無實行也某向來未識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
者甚衆以至傳揚於人不肖然及細觀其所爲皆不誠實以
此方見得聖人分是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違與聞極
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情之態如正顔色而不
近信色厲而内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 賀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叔卿原如何
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
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 義剛 言三者皆是集

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兒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樸之直或作兩件說曰曾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行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忠於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處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尋是說實色取仁而行違非是箇虛名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是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澈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岐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效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賀孫

○味道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効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益高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僩

○問子張與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務外不肯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救他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任己之私心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有鄙俗麄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麄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天而救之也。雉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固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僩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仲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齋有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遠矣之類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救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鬭即所以仁之也蓋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七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說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鞭辟些在裏。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寓

△問蘇說勞字未盡。曰。東坡說他勞是為他勤勞。銖

仲弓為季氏宰章

恭父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其看來。不就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理頭又來下狀。這若不就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於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賢聖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放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廣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既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卻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卻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去偽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卻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又如人捉賊。走來走去。合從東去捉。卻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箇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卻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之何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寓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蒯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衛。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說自不來。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

未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賀孫問問如許討陳常之事也只是
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
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
七八十歲。參參之以終做不成。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
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
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無不處於當時利害之私矣。此在學
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什祖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
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
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
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況孔
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
爭。若立郢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
而不肯受。他畢竟是看得來這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剛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
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
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
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
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
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
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
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善為
和平。賀孫

子謂衛公子荊章

△問公子荊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荊所為
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墮於鄙陋。全
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
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
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illegible]

子適衛章

○直卿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
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
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
而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
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學師。却以
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illegible]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
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illegible]。曰。善人只是使風俗
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人之事。曰。大槩說功效是如此。其深淺
在人。不必恁地粘皮帶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
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
是能使人興於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

無眞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効。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似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只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効。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効。亦是大槩如此。只是當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己處。義剛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浹洽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浹洽透徹。僩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致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樊遲問仁章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說。下一句方說得緊。僩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有升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恭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將來看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使私意自無容處。問。黨仲弓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求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曉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己有恥。則是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

則不辱君命。僩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僩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僩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則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淳錄云故下無可望。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 [illegible] 也。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作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 [illegible] 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又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也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僩。○道夫、淳錄同。

君子和而不同章

○或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忠宣、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卻如何？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燾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箇我這些子所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欲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卻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燾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卻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寓

○仁之為物，雖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底道理，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樸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賀

子路問士章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雖為當想到有苦切之意，然一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浹洽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僩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備寨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徵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教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卻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雖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夔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若人教民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也，須兼一戰法而教之否？曰：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卻只為見春秋時只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教。僩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八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箇立為鎮和雷同也不濟得事只是世間第一等人又不能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得小小事縱能不為世間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然所以說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其是至好而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之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說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可學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人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人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燾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僩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得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得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面作過畢竟窩藏必大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間愿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仁公今只將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梢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下梢道如何問孔子既云不如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他失問處也是他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特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著救世蓋邦無道而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卻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卻不專主此也。蓋

○問陳成子弒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個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維人自從所源如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此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子路問事君章

○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賀孫

○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狗人欲，故日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湊說，語意方備。小人循人欲，只管被它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閩人言究，究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鄰不過，切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擾擾，來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僩

古之學者為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鼎相，故後面生許多惡忌，蓋皆始於此耳。時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卻是個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淳 叔蒙 端蒙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卻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卻都不覺時，自家卻在這裏做甚麼，理會甚事，便是

皆林宗成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待克去逆更，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義

以德報怨章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為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人有以怨報者，人亦有因此怨他。如呂舜叔為貴昌朝無禮，捕其家人。乘其後呂為相，前朝廷治貴事，呂乃乞寬貴之罪。怨果以為陳如不將從寬貸之，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亦是於大義都不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則是得人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提搠打鬭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賀

○問以德報怨，且謂首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郡裏人多少被其擾。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他排。乃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薦與否，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人引薦之矣。淳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道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文蔚

○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著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它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著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概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與不繫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有聲，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棠公之語略相似，都是就退一步說。大聚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賀孫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他。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淳錄云此段語意自是渾淪一意 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

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向這裏說得卻差，如原壤之無狀，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人傑

四書朱子語類卷十九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己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卻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卻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大雅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卻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只是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卻箇都未有用處，卻都不濟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樂從子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是則一以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夔孫

子張問行章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又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卽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著己。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使。待使吾家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㽦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為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此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寓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語錄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賀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正卿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已○方子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因云時舉說文字見得也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病痛須要勇猛精進以脫此科臼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時舉

顏淵問為邦章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芒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天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機栗的推度如此如曆家說則以為子起於林鐘寅起於太簇又問禮注云禮文有與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卻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作車與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舊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輅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當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誘選漸斂然不惑於先王之法難矣哉此言甚好揚通老問既如此當復求何故卻相背而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己求之上蔡謂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說去不曾行之於身[illegible]不暇辨所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聖人之學引為其身凡且說中間亦頗推測得頂地臥然當初不如此觀鄧子園選黃生詩以其成儀似介鄉介鄉能鳴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巢怪是如此何似之有得綠六始介甫從生時[illegible]是從來學佛了禮法一時掃去巢少年亦不甚拜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巢注云揭其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可笑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然若引證甚詳然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雉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只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
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盖是以直道行之然民今亦當以直道行
之然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戮亦掩然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
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
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
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
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最得之。䕫孫
△問所以字本處然意未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
道矣聖人如毀譽之非正然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蓋將以試
其人所以見聖人至公之道又以見聖人進人之爲善也。賀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説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
介甫解作容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
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
者只是一意。雉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然又曰人者天地之心
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植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喩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
搖手。䕫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
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横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要
辛苦來攢得又言堯不曾辛苦舜辛苦但三十徵庸便來
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辛苦
若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
詳盡。僩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其注云蓋勞心
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
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
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僩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
着廣寬以求之不或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僩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
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
學也。僩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餒雖
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
利睹當不到那裏。閎祖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
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説一句則似緩而不切

故又反覆推明，以至發達不爭賞而止。止君子之所急當先戒
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
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
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
命爾。如濟溺水，固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
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
曰：「如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克
己復禮爲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卻又有莊以蒞之，與動之以禮
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
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闒闒翣翣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
未善處。」匿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
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卻方好去點檢其餘，便無處
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時舉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莊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
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
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偏，則少正之，則好矣，
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或問「不莊以蒞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爲氣質之小疵。曰：「固有
生成底，然亦不可專委氣質，蓋亦有學底。」夔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以『當』爲『任』，當
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較多，所
以覺得做『任』字說是。這仁字是箇大底難做底事，這緩底須
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

論語十五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說吾二大夫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乃守者之過。此段見責二子然諫之過。答問閔方且隨語隨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太生枝蔓。仲思問傷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大亦可知也。淳

△問蕭墻舊說為蕭，如何？曰：也不曾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義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節。淳

○宋道問驕樂三者。曰：驕樂最可畏，所謂宴安耽毒是也。驕與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做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然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人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賀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是未見乎賓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恐之不如此，對人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意識顏時之意，又不得已勸為說話，自家說話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諫救之，方不可既然言之，使先能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倒能察顏色，迎合趨奉，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其顏色？只信地說將去，便得？賀孫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氏曰：聖人同乎人者血氣也，所不然者而與之有所不同，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人曰：苟能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能禮義而變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能禮義，則變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了一截。常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人問謝氏以血氣為氣，得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卻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必大

君子有三畏章

論語十六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孔子亦瞰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瞰亡，此不足道，如孔子亦瞰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這許[illegible]耳。去偽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不知非何以見得聖人為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卻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為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便做底便是兩箇物，下連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說不得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由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閎

○問：性相近，習相遠，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說亦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所謂下愚，必則人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去偽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卻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卻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問：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卻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得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illegible][illegible]其徒去，卻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卻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為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聞把得論定，猶可耳。木之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只曉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立

公山弗擾章

○問：吾其為東周乎，使其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然人問其如周何，曰：之欲處置，只看撥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個歸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著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稱王，更簡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如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

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殺一番亦似甚公。問
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亦只得如
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問
是也不待做殺不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
火之中你却說非不然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
卻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
劉璋孱弱為曹操將取之若來此時明劉璋之弱將為曹
操所圖把而取之尤不未當到得後了却洋洋地去取劉璋全
不光明了當初且明便說殺他先取荊州他卻不從或曰終是
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
太宗殺諸兄如竇建德備自得而殺之惟不救王世充後來卻要
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後來都高祖立

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
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不起。又
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
以無愧唐却是為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
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
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只是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
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僩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
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聖
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
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
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所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曰

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
為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略
說令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處且說齊人歸女樂夫
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
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惟其遽致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
妃嬪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
子不得不亟夜去也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著三家了做如
季氏已墮費中及圍成公斂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
遂迫季氏燕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
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為對曰有土有民使伸縮在我若未
他人則只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

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
時一種議論必大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敏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
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
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
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
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
擔當事也去

佛肸召章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涅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卻其意

要去做。必大

○朱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亦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多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了。曰：陽貨欲見孔子，卻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感聖人也。時舉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負溫公教戒。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淳

○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淳

子謂伯魚章

○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時舉

色厲而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子蒙

鄉原德之賊章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卻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疑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者也。似是而行人，然皆背地裏卻作，卻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卻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最下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卻不能變得

衆也。衆本亦不是易底人，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拌底。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亂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時舉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燾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人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來那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而無忌憚。閎祖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云：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卻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賀孫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二

雄邑劉業伊藏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明作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夕，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求其死也，奴特適然耳。人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也。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卻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卻守得定。淳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藹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箇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顆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如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叢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淳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疑如論語所載，似太勿遽，恐是父母之國，君大夫當行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亦未易輕議，當闕。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佛肸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

他亦何必如此曰亦不必如此然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僩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是時雖大綱做行不得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燾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來去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惟是出仕方說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閒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賀孫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去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環繞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 曰 言其不廣也 纔狹隘 則容受不得 不特是不能容人 向家亦自不能容 故纔有片善 必自矜 見人之善 必不喜 人告之以過 亦不受 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可學

△至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 曰 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 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 子路若只執不忮不求之德 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 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 蓋義理無窮 心體無限 賀孫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曰 此須著下兩句 此兩句似若相反 蓋弘是廣大之意 若信道不篤 則容受太廣 後隨人走作 反不能守正理 信道篤而不弘 則是確信其一說 而或至於不通 故須著下兩句 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端蒙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 還合看得否 曰 各自是一箇病 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 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 亦有信道不篤 然卻有兼取眾善之意者 自不相害也 時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泛交而不擇 取禍之道 故子張之言泛交 亦未嘗不擇 蓋初無拒人之心 但其間自有親疏厚薄爾 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 銖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 小道亦是道理 只是小 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 卻有道理在 只一向上面求道理 便不通了 若異端則是邪道 雖至近亦行不得 淳

日知其所亡章

△問 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 還是溫故否 曰 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卻不同 溫故知新 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 此卻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雉

○問月無忘其所能 積累多 則如何溫習 曰 也須漸漸溫習 如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 惟恐有聞 若是如此 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 顏子只著得一件事 都閑 既恁地卻如何 曰 且思量 節

○子夏學煞高 自曾子外 說他看他答問處 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如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泳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何以言仁在其中 曰 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 未是為仁 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 乃正言為仁耳 然人能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則心不放逸 天理可存 故曰仁在其中 必大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 曰 明道常說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若能如此 便是心在 已是有七八分仁了 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如何謂之仁 曰 非是便為仁 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 如祿在其中 直在其中 言寡尤悔 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 父子相為隱 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 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雖非所以為仁 然學者用力於此 仁亦在其中矣 去僞

〇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猛火養便似煮肉卻煮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卻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如磨戟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們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illegible]

〇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陳說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是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峭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試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蓋卿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至於兄弟便推類去御於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濶鋸不其中堅硬誠那徹處所在退裏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抹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寓錫訓格物正心修身齊家等術次序都著學蓋可道是理會得一件其他皆不去理會煮亦須理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博亦豈是一日便要都學得了學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

百工居肆章

〇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閉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處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燾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卻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卻是合當如此。如何卻只云可也。須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卻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又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卻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且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捄他。如說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夫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猶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猶介。只是弱耳。寓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文蔚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揀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梢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卻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舉

○蕭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卻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燾云。洒掃應對。誰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僩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

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淳

○見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升卿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豎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鵑叫不住聲。今曉聞子規，便記得是時。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段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舉錄云：卿職事了，解從也者去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修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閑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雉

孟莊子之孝章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時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燾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四

桂邑劉永齡鐫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零碎只見得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卻不在這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子張問四章

○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當賞，罰不當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聞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因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成甚事。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僩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纔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閎祖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孟子一

題辭

○解書雖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賀孫

△孟子大綱卻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賀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猶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者心之德』，便是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卻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走作；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礙。如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見有病者也。」人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伊川諸人說經，只與說夢相似。至經先生見第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如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只知幾之。」「下傳本不得，只憑當時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僩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大綱地也說於春秋無時不交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是當時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為燕一舉直擣至函谷關下，見得。」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殺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敗之實，行之既早，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人傑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卻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

了這不忍之心，還不得不成行矣。此乃所謂術也。僩

△凡中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兆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方

○黄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將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發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㽦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効方得。明

問交鄰國有道章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能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時舉錄作有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太王文王交互立說，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有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僞

人皆謂我毁明堂章

○問孟子論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如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人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齊人伐燕勝之章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是文王，此似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雖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著，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錄作出來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又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甚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

他人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或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恰然不投。滕文公卻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如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疏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桂邑劉德發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孟子二

公孫丑篇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懾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爲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爲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賀孫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著他心。德明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於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孟子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爲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illegible]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著。陸子靜卻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著內面，更不管外面。泳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粗

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爲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蹶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賀孫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升卿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然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人傑錄作得失）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僩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僩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人傑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蓋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爲未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端蒙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閎祖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狷者未說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

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麄，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麄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僩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廣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粗。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著他沒道理，何畏之有！僩 祖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配義」則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張王。恩錄云：「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從周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致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身死而不顧者，便是有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恐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欿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欿欿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之氣，亦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致疑。」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

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莊是直養
道義而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
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淳
○問上蔡謂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
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存乎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卻加
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
孟子示人要切處何嘗存養浩然之氣卻當於孟子論大勇
於夫子之語觀之見孟氏所道無不盡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
欠則其氣當足以天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
於至大至剛於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否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功全在集義佐
△兩節其為氣也前節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節是說道義可將
如此用僴
○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
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
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卻是箇炮炙鍛煉之法直
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
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
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
天地又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
便欠卻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
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卻他底便不快活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
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修云伊川卻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必有事
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
得甚寬易卻說得細文蔚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卻於剛字下點句曰若
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
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
義自然張王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
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卿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
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
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道
理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
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害着作為
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文蔚云伊川為以直
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僴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
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
者弱耳僩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
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
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
為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卻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
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
人不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

使身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殉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人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魄。曰：合下有。若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然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蓋卿

○問氣之所配者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粗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直彼曲了，將這箇去摧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爲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燾

○義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僩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只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夫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爲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爲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鬭敵，又得一人在旁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爲至，以氣爲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能動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徹，人不曉，一切迷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

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然不待步去求虛靜，不待遮只與著便在這裏，故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僩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著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知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若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人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燾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淳

△先之問詖淫邪遁四者相關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才總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他說窮了，人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賀孫

○蔡仲問詖淫邪遁之辭。先生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公不得只從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今世俗功利之人，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文蔚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雉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概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

矣。僩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從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以力假仁章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夔孫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也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燾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是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故此說也僩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則君都之規模之大槩也僩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問廛無夫里之布曰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卻重而游手浮浪

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嘆淛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凋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便僅僅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是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揫，揫斂也。揫斂箇甚麼？只是這氣到這裏都揫斂了，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只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胡泳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非時，也須自有惻隱在。（非時作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恁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季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祖道

○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義

○又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然南軒如此說，集注卻不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卻細看。初有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廉恥，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之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卻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原心底。賀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

發裏腔子乃滿中保惻。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如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見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節

〇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淳

〇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別。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

〇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性存之於心，若發觀散見時，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一作得 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〇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〇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著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〇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〇又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若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〇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

情，故說心亦得。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箇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箇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問答，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夔孫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又云：「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illegible]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illegible]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自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四然，惻隱有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問：「也只如此，常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賀孫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恁地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淳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最緊。於此知其所止，語意味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

仁則每事皆當撫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斷而為
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
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惱
而消也自是恁說得可為人却不能除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
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
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從那始處漸漸行得多於這裏漸漸開放出
使四散去如火作得如怵惕出於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
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人說都則日這些子除
了人說都只是惻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
之心是仁於別處亦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
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
不可放過也此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
仁術也若宣王能充著這心有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
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
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
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
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
當愛何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蔽糜爛
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更驅所愛子弟以殉之這是
由其不愛之心以及其所愛處這人是反將那心處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
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
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
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惡而不羞惡當辭遜而不辭遜當
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
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廣
△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
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
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
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從此向前去　僩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異
鄉人一日會聚恩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
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
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
恰間斷了　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
為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之心然惻隱
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
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
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
近禪曰這箇如何占得斷是天下公共底釋氏也窺見些子只
是他只知得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
底不恭敬又問他却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　節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為問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做底聖人之拜同

出於誠意然拜然後能開來見得行不行若非則甚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共許助他為善也　僩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從來之弊乃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止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　燾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去偽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僩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何孫緒云古之廟不害）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號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二王之廟周京）即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毀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於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廟（行幸原廟有此原廟亦非禮也）曰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謂（漢之原廟是藏衣冠之所）藏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蔡邕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無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為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廣

燕人畔章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蓋到這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故狀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

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少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竟鄉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之心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鄰降爲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惱亂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常詩和平義剛問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獃子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註引李氏說處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處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滕文公問為國章

△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某地屬某國某洛陽太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是分割民田民傳民業此穗度建節之甚緣人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方子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鄉遂此處之所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民而學執與教者曰鄉作卿大夫有德行而能者乃仕者學校之徒明

○或問什伍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卒人井田之法當于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為千萬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人如先儒說封建亦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亦大欲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得為大國豈有此理為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書所所謂周者如今添川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簡其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使是為國不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舉發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譬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撥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唐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地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多少廣闊燾

墨者夷之章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人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如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時舉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問命之矣之字作虛字看否若看古本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燾

陳代問不見諸侯章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刃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前祖

△說得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方子

△子路則范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蓋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蓋舜不能正射正良以詭遇故之故

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存但是今人舜行亦無用處故不當

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舉

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其蓋學

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卻依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如學問

安了不得底也 僩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槩

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

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

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

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

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 恪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

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

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 賀孫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

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了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

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荊

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 蒼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

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

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

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僩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孟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

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伊尹不肯遜之

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在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闕哉

既可又則又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

此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都那裏安頓 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

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齧處得

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

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節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

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

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

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

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

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

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敢

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

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豈是例」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犯桓公為人行事大公斷沒住如橫流泛濫硬做堤防不然中國為夷狄必矣此等處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之危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書法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僩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若無孟子了不得以孟子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卻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時舉

○勢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辭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此不破故不能與之辨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 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腳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事亦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

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看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

因此亦見他一節好。其他狠愎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

之差，亦安能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也，乎。可畏可戒。僩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處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處，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也？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事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道夫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時舉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

△原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可學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箇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是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處。做功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源，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燾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卻似都湊著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

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撞著他原頭。植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淵

○或問自得章大意。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其自然得之，下來若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尹先生卻正如此說，曰：有此說，這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只是總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博學而詳說之章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去偽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卻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卻又不知簡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求人之所不知以夸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致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孫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此自是渾然，舜卻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賀孫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仁，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賀孫

禹惡旨酒章

○問爲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只此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賀夫

△問孟子渾淪說恐是深徵然一以與人心如潮水上來滲物補缺一時皆到無有起處方子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𡸁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文蔚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可矣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卻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卻是過薄也壯祖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然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卻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其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節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就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闕南軒說故作本然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着闕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探本窮原之理莫闕於以見其原曰然可學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饒錄作殘賊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如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

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璘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智』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說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離續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是個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僩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必是有傾國潰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鄰有鬭者，雖閉戶可也。此便與用權，若鄉鄰之鬭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鬭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僩

公都子問匡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人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個拗強底人，觀其友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個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又道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廣

孟子五

萬章篇

問舜往於田章

○黃先之說舜事。觀處見得聖人所以本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可見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弊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弊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弊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撥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人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著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義剛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壹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是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義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

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
他不是逆志學蒙

問人有書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
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大
概聞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
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
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
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
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也有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内者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
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
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須將義理而死者皆正
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
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
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
箇甚底且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
自家斬斷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
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僩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
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
後人所作豈可憑也子蒙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萬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賓對以飢食渴飲鑿井
耕田自有可樂曰雖山谷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
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堯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
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總明問看伊尹升
陑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
軍必是曾親履行陣賈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
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
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
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
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
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
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
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而博以反約
之義也僩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
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
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著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
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
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合當如此處然人只非禮此間是甚論
子說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
不然便不是禮。僩錄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
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敬
○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
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
己者而已矣。及其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銖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
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
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
喚醒，是我喚醒他。僩

△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
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
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閎祖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廖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
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
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曰：清和都是天理中
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
否？曰：然。可學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
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
失，司馬遷也說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
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
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
固是清和處，然仁一分只救得一分，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
了。如何避嫌，只要向不說得大段齊整，之論多是如此。堯舜
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
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
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
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

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
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
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
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
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人云：如
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特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
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
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
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
之看道理熟，自見，强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
人之盡，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衛之類，之說非無意者。其所

以異伊尹者何也。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求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個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人聞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見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偏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同然。更子細看。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者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贊孔子。而言若說三子身上。則三子何嘗有失。然其始所以偏。然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做。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做。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做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此般意思。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箇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妨。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鍾。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格物格知如是。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這是終條理。賀孫

○致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不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

挑將道理這須是選賢賢忠厚底人做重始得。晉孫

△黄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終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以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際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終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奧。焉能語此。去偽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為始終。或者之意。以此作変作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有其始。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有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去偽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學覺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渡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備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僩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六人。五人。此等是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閒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微要緊職事。亦收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謂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人不知如何。皆不可曉。僩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廣

萬章曰敢問友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

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弑君孔子沐浴而問望三桓等（告魯公又告三子事亦可見）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柰魏博牙軍何然未有以除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於時也只了這後會不曾做得盛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雖說處固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卻因其機而為之如顏色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人問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不之

仕非為貧章

△就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居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僩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歸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所載范睢之事彼雖

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售霸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睢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是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趯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僩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孟子綜云其中處受辭）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不與人戀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己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人如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五十鎰而受於薛饋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

以下原缺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孟子六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節

性猶湍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銖

生之謂性章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三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大雅

○蜚卿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蔽處撥啓他，卻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須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卻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卻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賀孫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方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圓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卻將人物滾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illegible]能盡物之性，初未嘗一片說。節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且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是恁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卻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卻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

四旨歌樂得事業底氣,然間或說得些小將氣使也有制底不
是不多。義剛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敬弟子兩段語,終
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底佛底語,空如許勞攘
重複,不足以折之也。只有說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
他親切。僩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彼長
而我長之相干?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
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
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
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
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
仁莫亦不是否?曰:固然。可學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
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
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
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
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
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
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
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弟,而不知其為尸之時,

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問,不講,何由知之?今陸
氏衰而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
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却把文義說錯
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時舉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
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
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
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
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
者,何以異哉。僩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
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
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
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
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
便是那羞惡反底。植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淳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從去惡地做底,性本是好,
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
得不好,便自與壞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
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
自合恁地滿滿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隔了,多是略有些發動後

便還所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賀孫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得了。」[illegible]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廣

○余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則明道何得卻云『感為情，動為心』？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卻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卻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心統性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且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卻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卻止以才為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審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之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為證，謂萬章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未然。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

決。即非公都子之言，其四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指了本然
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只答有一字之對，
若可錯了一字，不惟於公都子之語難解之後，世豈不惑亂學
者哉。也又才之一字，未有呈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說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
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是
說錯者，謂其如明道說動情動為心，感而動如何分得？若伊川
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
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
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
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
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
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
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
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
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
椒等事，亦不着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揚
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謨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
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
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
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

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
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
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
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
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
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
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
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
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
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否？
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
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
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
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
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底，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
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
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了，都沒理會。
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是被氣滾亂汩沒了。
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居天子
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
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
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棲棲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
與了。寓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 賀孫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己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道夫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 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 燾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 可學

或問二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揚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人物惟只小爭些於下民民之衆棄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 義剛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卻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 淳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 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耆耳之同聽之同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 恪

△黃先之問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illegible]是如何所感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文字且虛說了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說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讀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之於

身只要說得通便道是了。賀孫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此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賀孫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齊，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於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禀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天下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了。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於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人之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更有文意亦形容不得。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賀孫

○器之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是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故曰：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為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賀孫

○器之問：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理，只是漸漸損將去，自有力。這箇只是志不果。復說第一義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推將去，成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備員做些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賀孫

△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這段，首尾止為良心設耳。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illegible]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亦日梏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惟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聽見合。以此知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
自見。大雅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
生底。為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
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
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
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閘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
日又放乾了。到夜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
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
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
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
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
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
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
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僩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
不息。惟旦晝之所為。有所梏亡。然雖有所梏亡。而夜氣之所息。
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林
梏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用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
然壞了。則是梏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如此。亦不足以
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消。是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
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
操則存。舍則亡。是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
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
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
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
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
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
物時。亦莫不然。賀孫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人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
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
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
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梏
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一身。孟子
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
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腳。
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腳而已。壽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
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
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
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
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
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
塊然自守。砥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

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建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
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廣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治為之志
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 僩
○求放操存寧兼動靜而言非堀然默守之謂 道夫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采也又曰孟子求
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
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得無狀
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 人傑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存則疑若有一定
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
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己
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得
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
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僩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
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
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
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向家令泪泪沒沒在
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
以神明不測 道夫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
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
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浮泰
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操故云無出入而不
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方

魚我所欲章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
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
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
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卻又是義明道云義無
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
正是恁地 道夫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
是句當甚事及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
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卻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
云他雖是如此但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
勝利欲之心耳只是如此漸漸昏了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
是若愧恥後又卻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文蔚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奪當反思其初則不
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
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卻只是擇利處去耳 僩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伯羽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

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就心上去。大雅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舉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各隨其人而不同。然大概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卽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illegible]之皆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illegible]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卽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大雖大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卽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大雅

○季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則心已存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多了而求之工字

量卿從旁而言曰：「量卿常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量卿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放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僩

○季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寬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量。」量卿

○放放心，只是放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卽良心，初不須放。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從周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賀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著切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免為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此事甚要，諸公每自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卽可存著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卽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illegible]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參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可學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說得切子細看來卻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然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腔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讀書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大雅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 替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當復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簡約自看不由簡實體驗得來曰如程子說寫條字甚敬只此便是學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讀書歷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 賀孫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靜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卻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不可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人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真切甚哉今初收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大雅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則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卻倒把不是做是是處卻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 賀孫

△問不思而蔽於物莫是遂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卷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卻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 賀孫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

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人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只要學一箇不斷續文蔚

△問吾友所藏范浚心銘不知范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見得如此賀孫

聞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同便是如此賀孫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概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字卻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在在這裏僴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卻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僴

五穀種之美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卻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卻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皋滎陽間只爭些子賀孫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敬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之封則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或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寡不服及如漢晉之時亦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

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能得見古制。淳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銖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會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僩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孟子七

盡心篇

盡其心者章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有分曉尊此條于亦好後見信州教授林德久未甚信此説遂欲因以其易曉者譬之如欲盡其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方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授在此方理會得[illegible]職業　道夫

△盡心謂見處盡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才拈來便識得既有見處也有以知是識得盡處　端蒙

○問季通説盡心謂聖人此心纔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子曰聖人無俟於力行而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説好問好察之好察邇言以求之那當説知了便了又只是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衆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心間若曾子易簀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斷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子既説起須著改始得若不説不成改也不妨才説便著改　賀孫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内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illegible]

○黄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觀錄云知天是知源頭來處）天是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觀錄作以本源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觀錄此下云人問存心養性）性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　時舉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　可學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工夫　震

○楚鄉問盡心存心盡其是極至地位存其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説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賀孫

○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升卿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德明

○敬之問：「夭壽是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賀孫

○敬之問「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修身是順天命，安於義理，直無些子人欲[illegible]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那驗處。若[illegible]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驗其知天之至；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求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作一說，以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被讒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蒙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卻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卻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鈍底，真箇捉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他不住。」僩

○問橫渠「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不可。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燒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僩

○問今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學蒙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是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去僞

莫非命也章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孔孟言之，當是五峯嚴從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與做不道是那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孔孟之命，却自有差。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君子也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

△云：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章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僩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强行恕，拗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强恕而求仁，莫近焉也。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僩

○李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强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强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

敬之問强恕。只是要擴充教是當，都是自家元未見有無私。而今且著事事勉强做去，而來是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須是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更子細看。賀孫

强恕而行，求仁其端，不有將恕字做看了。求仁莫近於恕字甚緊。蓋卿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横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備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賀孫

中庸一

綱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
方子

○問中庸曰今都難恁理會某說箇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
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
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
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
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淳

△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 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 知不能處此
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又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
然後方得貫通僩

○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原則
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
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illegible]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仁是
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之蓋卿

○問明道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
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
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則日用常行者便是僩

△或問中庸二字伊川以庸為定理先生易以為平常據中之一
字大段精微若以平常釋庸字則兩字大不相粘曰若看得不
相粘便是相粘了如今說這物白這物黑便是相粘了廣因云
若不相粘則自不消相對言得向便是此理難說前日與季通
說話終日惜乎不來聽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於寒暑晝夜
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也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故程先生
嘗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
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來真箇好笑廣

○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
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
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
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有云
世間萬事不如常人不驚人又久長因說東坡說道理也有極高
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 語云至老歸
從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矣 近理而大亂矣
處始得廣云程子自私二字恐得其要領但人看得此二字淺
近了曰便是向日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靜辨此二字云佛氏
到教身體備自不順如何却謂之自私得未道因舉明道答橫
渠書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曰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
意耳因舉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豁然
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
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
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
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廣

○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
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

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四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實，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方子錄云：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曰：此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
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淳。

○問道之常變。曰：中庸……如此做，依舊只若變而硬守定，則不得。……到守不得處，是常。又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著還他一箇常，變自是著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卻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到不得已處，只得變，是合如此，仍舊是平常。然依舊著存一箇變。夔孫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欒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卻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箇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處。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illegible]

章句序

○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而言，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箇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著，便是勞攘物事，會生病痛底。[illegible]

○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成萬物皆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走理不得。且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峯云：性猶水也，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

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其間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卻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二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日從天理，一人日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卻鶻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着氣，非說着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都云極妙，過於正蒙。可學

問：「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謂形氣云云。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為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為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輩多云『道心是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心，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卻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今鄭子上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卻一向說是箇空虛無有之物，將流為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饑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滅也。」大雅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三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四

中庸二

章句

△問中庸始合為一理天命之謂性末復合為一理無聲無臭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後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賜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道夫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全耳燾

△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僩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銖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稟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氣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畏者如四時之間寒暑皆得其正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為善氣不正則為惡氣又如同是此人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揚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則不可不去其窒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為之不過鼓勇而進至它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吳宜之問學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去得通書剛柔一段亦須是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人問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語厲先生人以生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再三請益曰此說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可學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類各有得焉而不能貫通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飛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也如中庸

或問所說焉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未盡

本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或問所說恐包未盡因說話難若說得闊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卻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則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兼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飲食作息只是道不得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體已沒在裏所以中何用更說若吾身親見之哉[illegible]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本常行一物將然在日前不待撫下去一般說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是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將來

至論洪井之說而又曰其皆得公說底是焉首可絡牛鼻可穿皆是說人看物底說聖人修道之事則皆說就禮樂刑政上所謂却也見得一箇大綱至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就物上亦有箇品節先王所以咸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 德明

○問教謂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卻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此言是為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著這一箇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說畢又曰闕與端說話未要理會且理會取自家事自家事既明那箇自然見得 與立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

以下底說否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僩）

○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義剛）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間斷處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脚頭一脚用着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僩）

○問舊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歉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揜非開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處自然見得分明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較完否人覩切切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曰微小而辨於物善惡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揜處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人瞻了（與沐）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功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謹獨緊切處（[illegible]）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illegible]……廣云……人……錄）

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人因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謹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略一提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賜）

問謹獨莫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要緊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處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不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大抵前聖所

△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處空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 升卿○以下中和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 廣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眾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眾人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眾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向靜看不曾知得 淳

○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 人傑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方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 銖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人傑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 銖疑未然 先生曰公意如何銖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銖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銖固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為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飯與人喫 銖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好意思欲大太聰明看道理不仔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

○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叟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迹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是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淳

○先生問淳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尋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爲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爲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此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銖

○答[illegible]以所論湖南問答甚當來書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illegible]無時不涵養省察[illegible]不問便是通貫[illegible]人是我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省察謂之無時不涵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番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流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着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以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

常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不必能中節亦須且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潛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僞不僞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曰然淳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這事合喜五分却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人傑

古聖賢作處而今通常有而今礼得此古今共由意思曰也說道底意思知喜怒不中節便行不將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然天下以為合當然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

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與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未須致中曰這箇也大段著脚手不得若大段著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略略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因說子思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然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義剛○以下致中和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物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祖道

△問中有二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中如射相似有十貼者有中紅者有中紅心之邊暈者皆是中不若致須是到那中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釐絲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問既未云何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體矣然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枅

○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子蒙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王者事問

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
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
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須三公燮理陰陽須是先有箇胸中和得已德明
○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
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
安得而育？升卿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
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
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
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
得天下以仁歸之？為有此理故也。賜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會說天地，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稱高妙，如何做得到？這
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即
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佐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
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錄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四

中庸三

第二章

△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說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炎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燾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甲[illegible]曰，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處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為能擇乎中庸否。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處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銖

○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人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以得恐不肖之不及否。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概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勝小勝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銖

○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㽦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人能隨時以得中。曰，當有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illegible]

○或問[illegible]兩天下為仲[illegible]人未嘗識其字，明道嘗云，子年十四五[illegible]以求制[illegible]準尚如此，伊川亦嘗[illegible]明道表德，如[illegible]人[illegible]名[illegible]詩云[illegible]飯顆山頭逢杜甫。[illegible]

第四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只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知之過，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銖

○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曰，只是一般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所能知者，只是箇各有一般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行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是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釋老之徒，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都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義剛

第六章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

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廣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成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閎祖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illegible]

○「執其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且如眾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者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卻說『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裏見得了，反說不出，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

語方無偏。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它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僩

○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于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須常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腳行，驀

駁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賜〕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禀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銖〕

○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人捨字恐訂〕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智亦此無私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卻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行云取得是窮之益深測之益深分明是若又動見微蓋高之益為取不卻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積習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粗粗底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孫人用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人如何會錯曰此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沾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大雅〕

第十章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僩〕

○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此昨同論南方之強而言北〕○〔義剛〕

○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禀所致以此北方之強並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人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衣妄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又問以舜聰明睿知由行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曰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著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人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知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銖〕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如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義剛〕

○或問中立而不倚曰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去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謨〕

○問中立而不倚因見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

人氣弱不能自持，它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説强哉矯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銖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

第十一章

○問素隱集注云：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或者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説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

朱子語類卷三十五

中庸四

第十二章

○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謂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僩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人問孔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不能聖人不能盡此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銖

○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鳶飛魚躍集注一段以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拾這箇便在賀孫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德明

○鄭老問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中只是興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道理昭著無乎不在上面也是恁地下面也是恁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揣摸臆度自創為會也弄精神亦本是禪語端蒙

○鳶飛魚躍其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曰此是中庸微妙處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是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此動人處

○問中庸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凝滯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又恐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銖

○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鳶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乎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程子則借以言此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自此一句已見然又恐人太以為事將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矣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看他做事却全不如此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鳶飛魚躍為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侄謝

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為精切故程子謂洛所感予
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曰曾點他於事事物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
隨所在而樂廣云若釋氏之說亦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則反
更逆理矣曰是他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
兩月蒙先生教誨不一而足適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精定讀
書時亦覺頗有意味但覺老矣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某
亦不敢不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如古
人者只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關眼淨見得
真箇可以一貫忠為體恕為用萬事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
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
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然看得來聖人之說皆是
實理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則
所見偏只管向上去只是空理流行爾曰他雖是說空理然真
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却只是說耳初不曾
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
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倫倒者雖領會得文義又却不
曾真見實體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著淺者既已
著淺了看如何撐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源頭決開放得那水
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韓退之說文章亦說到此故曰氣水
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小大皆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
高下皆宜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曰
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
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
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
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
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
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又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祖

○公晦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事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
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
舊人多分費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
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亦何嘗隱來人問此章前說得恁地廣
大末稍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此吾道所以異
於禪佛曰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
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箇本體
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緣他
本體充滿周足有些子不足便欠了它底佛是說做去便是道
道無不在無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妨僩錄

第十三章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
止而不進為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
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
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這須
看他上文它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
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

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
治他只是將他原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
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
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
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
去治他人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
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
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
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則只就手
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
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
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
它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
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
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
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
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
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
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僩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柔
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事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
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
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
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
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銖

第十六章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
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
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
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銖
○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感格聰明之鬼神未後却歸向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祭
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亦是未曉得這道風雷山澤
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
鬼神所以如此說是人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底便又知得不謨
二事也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
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
功用而言也今人須得它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前夜
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其氣
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
有眾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如旋風者即此意
也因及修養且言蔣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凝
卿所未化底之類質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理

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者不知天，便記得此人，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淳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是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為親之累。知天是知天命。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謨

○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抵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人之所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方

○問力行近乎仁，人所勇者不惟意氣，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恥又是勇。淳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猶言明善擇善而不得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如[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分句[illegible]不脫空也，令人纔有一句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做行緒時自然做，不做使至於困，行[illegible]以[illegible]行不前[illegible]時便易行底，行道以從人矣[illegible]前[illegible]則不窮[illegible]句入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它人處

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僩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淳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illegible]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illegible]之生，其[illegible]質[illegible]清[illegible]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豪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

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人傑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蓋謂人之道也，此以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僩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

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不同，下[illegible]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人傑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便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道夫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措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七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在日之前。可學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illegible]

第二十二章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曰：「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又曰：「如此說盡，說不著。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終，而不能盡於始，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或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都是這一般道理了，推出來便是這裏求，只推出來，這也是道理，兩邊推出，兩邊也是道理。如一斗米，初間有十升，而今也有十升，更無些子少欠；若是不足，只如元有十升，而今只有七八升，少了二三升，便是不能盡其性。人與天地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它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子。」或問差處，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箇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卻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得，不用問。如書或句看先讀得了，明要處自見，只當問黑白，不當問黑白同異。」[illegible]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宜。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為三矣。夫[illegible]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己經

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我
惡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
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聖人用時雖發一
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須先後間斷之矣
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也
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然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
必致曲者只是爲氣禀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又問程子
謂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
子思須於下上論不容於人上論[小字]
○問其次致曲與約約自脩之意亦略相類約自脩是因
人之明而推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
此

△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說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
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
有誠但恐不若屬下意爲善義剛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
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
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
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銖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
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
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

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
枝葉條榦者便是他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榦這箇便
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
自實有底道理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
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
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
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
行便也只空了所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
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
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
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著自道一句了蓋兼則有不

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賀孫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方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
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死固是此理及其死時此
理便散了固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
決定是如此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節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
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脉蓋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
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
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
便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
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

謂吾非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杞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文蔚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僩

○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理，皆只一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兩句兼精粗本末而言本末，是言聖人功夫學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卻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溥博如天，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僩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不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體神底便是。那得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有臨也。果初時那睿智不待後思之大照，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于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天之生聰明，人曰聰明大思，人曰聰明時爲，便是大故地要那聰明。義剛

△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端蒙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以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聖人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至管詳密。大是大章，如物之文縷，理是脩理，每事詳審審察，故曰足以有別。德明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道

○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卻真箇是其天其淵。推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推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

天以知之，謂自其裏面觀之，則離也。

第三十二章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循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此者，其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黙契也。能肫肫其仁，則於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如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〇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理便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那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著差排，更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做底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襯，如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是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是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萬

〇「夫焉有所倚？」聖人則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地頭做，聖人自然如此。他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衎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七

中庸六

第三十三章

△問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絅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絅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之衫一般裘以皮爲之袍如今夾襖寓

○問衣錦尚絅章首段雖是前段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能進斷緣不此却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僩

○子武問衣錦尚絅曰只是收斂向内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來可遠風之自微之顯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因是其文采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委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内外黑窣窣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賀孫

○先生將知風之自諸說令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以游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呂氏雖近然知是從用處說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句知遠之近是以己以人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裏來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殺無所歸聽其言也厲氣象番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學蒙

○問衣錦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縝密而人只見得向裏做時節便細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於外中庸一書始只是一中然却放爲萬事末後却復歸結於一

○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内首章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内做向外曰不特此也如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内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内聖人發明内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熟讀力也

△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格存說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活潑潑地同也只說得到這裏古人可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爲復云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廣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八

右四書朱子語類摘抄凡三十八卷計共六百二十二版

康熙辛巳南陽講 川

族德汪乘六繼寫劉[illegible]禎鐫

思问初篇五卷

〔明〕陈元龄撰

明末刻本

思問篇序

學問之道唯考究爲最難談天文則必知其躔度次舍之分談地理則必知其沿革疆域形勢欲就古人而折衷則必窮經求之異同欲斷古人之意旨則必按操歷遂前後蓋凡諸書之事可以言卷而披而考究之功不書百十卷可以言目而盡所當究之勞不啻百十倍不則無以確斷古今之事理而得其不易之歸矣此道唯漢儒最精彼其

於名物制度之跡無不銖分毫較而宋儒以爲訓詁而末之若如宋儒之著述則籠統一道理盡之議論雖高於漢人其用功勞逸固有間矣吾人無論如何

國朝則唯有楊升菴加意於此而王弇州次之然二公皆登科第之後而升菴謫棄遐荒尤爲閒寂是以能竭一生心力而求之若諸生而究心是業吾未之見嘗聞記聞有一先輩落第之後欲與狀元對試者考官試以

聖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
皆一一舉其名跡而曹文襄取
夫魁廷對之文深詳河洛象數
之義已爲難矣而宗尤此書事
事而窮之物物而稽之自性命
文章之精微及禮樂兵農天文
律歷陰陽邈繁碎講求定斷鑿
鑿乎不可易也宗尤於書無所
不讀而尚留滯諸生間而世之
取科第者多有不知平仄體裁
爲何物豈非伊優北堂上骯髒
倚門邊爲世道一一慨哉彼有所

專此有所分專則捷分則遲亦
其理也然吾未見有讀書如此
致多尋繹如此致詳而但以諸
生已者宗尤勉之矣欲爲天下
大經濟非天下之大學問其誰
能之

鐘石由大何爲遠謹序

較閱姓氏

師何稺孝先生諱喬遠

友

蔡孳甫國鋌

蔣若椰德璟

池直夫顯方

鄭道圭之玄

何男悌九雲

潘彥齊　璿

林爲磐胤昌

劉不注　華

黃泰稺景昉

蔡膛羗猷烈

陳予黼大對

林調復徵初

曾大雲化龍

蔡師百邦俊

林奕卿日烇

曾若珪琦觀

傅予認元初

黃俞言虞龍

林緝五龍采

李光昱紹珪

周允宜奇炤

李寅甫 重烇
吳子孟 濬 澧
劉子蓀 藿
劉子采 芳
江世峻 崧胤
江世端 肇胤
弟 宗彭 修齡

廣陵
冒伯麐 愈昌
冒宗起 起宗

新安
朱開之 泰陽

余還自金陵時弟彭於南廛葺一枝廳事不能旋
馬軒俺俺容膝也徙而居焉日理舊業間有所得
署其齋曰思問於是客後過陳子者曰子何齋而
思問之也曰余於齋中日以我問古人又復以古
人問我又復以古人問古人曰古人獨其言在耳
糟粕之餘將何盡之乞又自相爲乞且復以靈而
乞於子也曰子所謂恨古人不見我者也今夫上
世而不能無疑於中世中世而不能無疑於近世

也前三代而不能無疑於後三代後三代而不能
無疑於今也故吾夫子之翼經刪傳孰非以古問
古又孰非以斷於古者問於後且如漢人之爲箋
爲註爲志爲通爲書爲語唐人之爲義爲疏宋人
之爲語錄爲集傳問於今者十二三而問於古者
十七八宋人欲盡翻舊案以續千古不傳之學而
終不能不與古相問又何疑於余也余自志學以
來凡性命文章禮樂兵農天文律曆陰陽道釋無
人不叩無編不檢或平宿蓄疑而簡閱之際言下

大悟是以我問古人也或詩書所留若明若昧而掩卷而思足發未發是以古人問我也又或以後三代而質前三代以上古而證中近古彼若啓此之機此若以發彼之奧是以古人問古人也余方且應接之不暇而何云獨其言在也曰若是則子可以無疑矣曰子何言之陋也君子疑以終身亦問以終身者也夫書契以來代何人而不疑人何代而弗問余方且以問之古而得者而并問之天于後世而無所不問無所不思是則余之所爲思問也

思問齋主人陳元齡記

思問初篇目錄

第一卷

思問初篇卷一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經篇易問

九六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用九六何也曰天地之數也曰一三五七二四八十夫獨幷數乎曰是義也昔賢有謂以變者占取其過揲四分而得九謂之老陽過揲四分而得六謂之老陰此鄭康成之說韓康伯衍之而宋儒邵朱諸子主之者也有謂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陽有九畫而陰只六畫此孔穎達之說而元蕭漢沖主之者也唐一行謂蓍之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象也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象也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得七而爲震坎艮得八而爲巽離兌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近時易註易會則

謂九六者參兩之數也參其三三五而為九兩其
之參天兩其二四而為六故謂之兩地也仙人卓
晩春則謂九六共得十五爻象旨因曰陽用全數
故以九陰用半數故以六也曰數者何若曰老陰
老陽之說東坡辨之詳矣曰稱於子午而壯於巳
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
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老少之說俱為筮
而說也以易之精微博奥而屢盡之蓍將外蓍別
無易乎相兼之說如何曰以謂陽得兼陰則處極

便兼兩儀四象八卦何必如此剖析分明又重之
以六十四聖人亦亦哉亦曰東坡獨有取於六
行然乎曰六行以九六配乾坤以七八配六子則
凡六子之卦皆當用七八而何為合易俱止九六
至謂老少在三變之間陰陽之象亦猶以筮畫易
也曰其參兩之說乎曰數者之中此說為優然天
地之數自有九六而必待於參兩不亦蛇足乎曰
十五全半之說何若曰九非全而六亦非半也若
以謂共得十五則數中自有何不竟以十五為用

而用九六何也曰象數則何如曰易象也左九六之用
亦取象也乾之象天天高而極於地之外坤之象
地地隤而處於天之中故陽自一三五七而極于
九九之用乾用其極數取天極於外之象也陰自
二四而八十而六在中六之用坤用其中數取地
隤於中之象也曰何以一用極而一用中也曰乾
為天為君為父皆處於不得不極之地故云乾為
太極極之用用其中之極也坤為地為臣為母皆
處於不得不中之時故云坤美在中中之用用其

極之中也此皆吾夫子贊易之言而人特未之思
者也

陰陽

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分之有陰陽而合之只
一陽陰陽起於奇耦奇耦則於河圖圖五位相得
未有以奇合奇以耦合耦而俱以一奇一耦為之
配合此固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不知天地之妙又
有出於此者圖一六居下一合六為七七固奇也
二七居上二合七為九九又奇也以至三八左四

九右而五十中[illegible]之俱出於陰而入於陽[illegible]如是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而一合二爲三二合三爲五三合四爲七九一陰
一陽合之無非陽數而如其以陽合陽以陰合陰
則陰固陰陽亦化而爲陰始知天地之一陰一陽
正是一團陽氣而專陽專陰則天地之陽氣或幾
乎息此所以不生不成也曰此其呈於圖數者天
地之間亦盡合而爲陽乎曰天地何莫不循是也
陰陽莫大乎天地地居天中而天包地外地氣不

能上升而合於天而天氣且下降而貫入於地內
故宇宙之間而總稱之曰天下卽王者父天母地
而亦名之曰天子以見其地無非天也天地之陰
陽莫大於日月日陽精而光甚盛且能以其餘光
映月之光月陰精而自無光不能不借日之光以
爲光日爲地所隔而月遂至弗照故觀月於日而
知日月之無非日也陰陽之在人莫大於夫婦夫
兼婦而婦從夫故某后必稱曰某帝后某人妻必
稱曰某門某氏觀婦人之三從而知婦之無非夫

也推之至微至[illegible]無非[illegible]而[illegible]陽說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正陰陽合而無非陽氣之克
周而道家陰盡歸陽之說猶偏之而有漏義者也

上下經解

易之有上下經伊川詳言之矣陽居上而陰居下
然或求之於卦或求之於爻或求之卦爻而俱不
得則牽合附會如五陰一陽者以一陽爲主至臨
觀之四陰則又以爲陽方盛長夫臨之初二猶可
言盛觀九五上九陽消欲盡而顧可盛言也雙湖

胡氏則謂上經三十卦而不變者六乾坤坎離頤
大過唯其不變是以自爲變六卦共變十二合變
者二十四卦共三十有六下經三十四卦不變者
二中孚小過其自變爲四卦合變者三十二亦三
十有六上下之數正自相當安得有盈縮也不知
五十六卦其正反各異其名故謂之變乾坤坎離
頤中孚大小過正反只是一體則正是一名安得
云不變而變而以上下經數各三十六也至元蕭
漢冲氏以爲上經繫乾坤坎離下經繫震艮巽兌

其說誠[illegible]分[illegible]謂[illegible]用[illegible]而[illegible]
于下乾用上經之十二體而不用在下之四體坤
用下之四體而不用上之十二體此亦未爲確論
也余謂上經列正四卦下經列偏四卦此分經之
大綱也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數若參差而
其中間之整齊未嘗偏輕重固自有至妙在也上
經以乾坤坎離爲主而卦之上下純主者四正合
需訟師比泰否同人大有共一十二下經以震艮
巽兌爲主而卦之上下純主者四隅合咸恒損益

漸歸妹中孚小過亦十二主卦同也上經以震
艮巽兌爲客而卦之三體純客者四隨蠱頤大過
下經以乾坤坎離爲客而卦之純客者亦四晉明
夷既濟未濟客卦同也上經乾坤之交泰否在十
一十二卦下經損益亦在十一十二卦交卦同也
上經除四正卦其合而不變者頤大過在終卦坎
離之上下經中孚小過亦以合而不變在既未濟
之上其不變卦亦同也上經陽卦多陰陰之多於
陽者三十卦共八爻下經陰卦多陽陽之多於陰
者三十四卦[illegible]
無全合客卦兌巽下經震艮亦無全合客卦坤坎
不合又同也獨上經半主卦十四下經半客卦十
八似爲小異然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俱屬主卦
下經首咸恒爲四隅之合而終既未爲客之交不
交是下不自終而以上爲之終則既未濟固終全
經而非下經之所得而耑是下亦爲饒而上未爲
之也又況上兼下而下不得兼上上四純客卦震
艮巽兌四體皆備下四純客卦晉明夷既未濟君

坤坎離三體漸不用乾又見乾之爲君而非卦
之所可敵則主尤饒於下也聖人分經之妙此亦
足以觀矣

大衍

大衍之數從天地之數而來非別爲一數今人反
覆推求而不得其故或以中五爲衍母中十爲衍
子謂以五乘十十乘五俱得五十又或以中五爲
小衍五十爲大衍皆所謂頭上安頭也天地原有
五十之數而必俟十五相乘不其支乎至有以十

[illegible]

此似於大衍[注]二字相合然外天地之數而別爲乘除皆非易之本旨也天地之數各五而五爲天中六爲地中生成之數各五而五爲生之極六爲成之始大衍虛其五而爲五十變生而爲成變陽而爲陰虛其六而爲四十有九變成而爲生變陰而爲陽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者此也所謂變化而成鬼神者此也曰變化而成鬼神以言乎天地之數耳於大衍何居曰變化五十有五而爲五十[illegible]

十有九所謂變化也蓍執定天地之數則未嘗變化而何以成鬼神曰何以謂之大衍曰易[illegible]密而此獨衍而布之故謂之大衍若以其數則數且縮於五五之內而未嘗多於五五之外又奚以謂之衍

圖書

易之興也其起於圖書乎曰啓蒙曰漢孔安國劉歆俱分言圖書謂羲之作易始於圖而禹之演疇起於書宋[illegible]

[illegible]

漢唐宋諸太儒皆爲此說爾何謂易起圖書也曰吾何知有漢宋諸儒吾知有經而已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著言圖龜言書也而繼之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易之兼言若此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未嘗一及雒書書之與易其經文原若是明白也漢人當以耳傳耳之際未嘗博考諸經于是安國倡之子駿和之宋人遂從而襲之而不知固不合

於聖人也且朱子於安國書傳俱云出孔叢子非西漢人何獨于此圖數語疑安國爲斷也曰天一章言十而不言九是言圖而不言書也曰圖可兼書九固在十中也曰或云言圖而弁及書猶言堯而弁及舜耳曰聖人贊易爲萬世經而如此贅語又以啓天下後世之惑亦何以爲聖人且易兼言之而書不及之何也曰蔡元定謂河圖雒書理實相通第其說起於劉長民長民謂九爲圖十爲書其論有未當者曰九圖十書之說誠爲未確然相

通志說圖[illegible]
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雒書則而
象之乃作八卦緯書出於漢世聖人不道然當漢
而已合言圖書為作易則安國于竣之說亦不足
憑而吾儒只當以經為據也曰圖書何若曰圖者
龍馬背上旋毛之數書者神龜背上坼文之數圖
圓而書方與邵子之說相合邵其及見此圖乎按
馬八尺曰龍伏羲時龍馬出榮河背上黑白旋毛
相間五十五圈神龜背上坼文四十五畫伏羲見

其陰陽之象察其奇偶之形以畫八卦其相傳以
為國寶觀書河圖列乎東序真有個圖也至晉永
平五年武庫火龍馬亦燼焉河圖無傳矣石經纂
為古文猶藏秘府靖康年穆修孫存道為郎藏
于家金人入汴携以去蜀邵學于之才穆修故得
之而為是說後圖不存于易卦而存于六書本文
鄭漁仲曰河圖之如星點者為諸圖形象之祖雒
書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之宗正謂此也曰若
是則圖書自易廃何以歷代紛紛難有一定之
論卽如宋[illegible]
訂定何也曰諸人多不見二圖見者又自為穿鑿
耳然大都只有二端一謂十為圖九為書一謂九
為圖十為書九圖而十書者劉牧朱子發張文饒
其說圖書非也然以謂河圖雒書俱所以作易則
是也十圖而九書者孔安國劉歆關子明邵堯夫
朱元晦其說圖書是也然其言書作範而圖作易
非也至王𧦬謂河圖卽八卦王克謂易卦卽河圖
其說非而非也謝枋得所得於異人依倣八卦中

坎離兩畫相交則坤狀填離之說菁山道士蔣得
之謂河圖為先天生成數謂雒書為太乙下行九
宮數則今太乙家占驗之說尤非之非也若宋文
憲謂劉歆謂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
九六十五字為雒書本文庶幾近之者亦非之非
也曰諸人不敢定予從何而一之也曰吾何知諸
人吾知有經而已易兩言圖書是兩者俱所以作
易也書未嘗言及雒龜是範非則於書也若必以
其數之九而遂謂書為範則圖十而卦何以止八

且圖必先[illegible]
嗚呼羣言亂折諸聖不折于聖而憑臆以逞則羲
夷蒼水之使金簡玉字之文謂禹之所以序疇亦
何不可也

後天

陋哉諸儒之言易也羲此易文此易孔亦此易也
無異易而以爲有異八卦何也夫今之所傳者非
周易耶易演于周若周自有八卦眞如所云後天
之說則經中列卦自當首震巽而高坎離而傾以

題迫乾坤于伏羲之舊顛置若夫子繫詞反覆於
天地者十篇而尤至于天地定位與下章雷以動
之其卦位與上下經毫無少異而何遲後人之紛
紛也夫其爲是說者不過以夫子有帝出乎震之
一章不知出震一章承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而
言萬物生成之序其所云東西南北者春夏秋冬
也故曰兌正秋也若必以此爲又一卦位則出乎
震震東方也萬物皆當於東方而後出巽東南離
南方將出於東者皆移於東南而後齊又復移於
南方而後繇也其亦不通之甚矣而或者曰先天
卦之純氣中氣者居四正偏氣者居四隅也後天
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也先天主乾而
爲君後天主震而爲帝也先天乾坤用而後天乾
坤不用也夫乾坤雖以六子爲之用然行健者何
時不用何時不交苟一不交不用則乾坤或幾乎
息而尚得謂其退居西北與居四隅且亦安有天
地不交而水火能交也至於主乾主震之說抑復
無謂乾爲君爲天爲父又曰乾以君之此謂之君

可也若帝之出震言太極出動自震始故下云萬
物出於東方也若必以爲後天震爲帝將帝亦[illegible]
萬物而又何言主且其出爲何形狀也夫是後天
之說出於邵子邵得之之才种放放得之陳圖南
圖南得之方外此實道家抽坎塡離之說故以坎
離居南北而邵子因之牽合於出震之一章泥於
乾西北之位遂以謂文王八卦從先天變出先天
爲體後天爲用夫用之與體一而未始不二要有
名目相同取其方位而移易而遂欲分體用乎況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陰陽之用于天地而必爲
之分體則太極又何物也嗟嗟邵子不信金易而
信方外朱子又不信文王孔子而信邵子甚矣甚
之舍經而任傳也

五行

五行始於河圖圖一六居下五十居中而二七三
八四九環列於上與東西天地之數始於水終於
土而木金火包於其內何也水土能生木金火木
金火還復爲水土木金火一散而不復收水土則

愚問初編　卷一　十四

升降推移轉轉相生如環無端今夫水土之氣浮
而爲雲散而爲雨凝而爲露雨露之澤凝而爲雪
結而爲霜霜雪雨露降而歸於水而已矣山淵平
陂谷變浮埃滿地烟塵漲天風恬浪息而歸於地
而已矣木生於土火生於木木火合而爍金金木
雜而生於土者亦歸於土而已矣繇是而觀天地
雖有五行而合之只稱水土故子思曰下襲水土
楞嚴亦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以山河
大地而金木火卽在其內故圖水土相親而木金
火居於上東西宛然象形數始于水終于土以木
土能自終始而三者俱終始於水土也人身腎居
下脾胃居中心與肺肝亦懸于上原自爲一河圖
五臟生尅亦與天地五行若合符節信乎一小天
地也

觀象

易不可見而見之于象象者像此也無以象之而
易或幾乎晦故曰乾坤毀而無以見易以乾坤六
十四卦正易之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愚問初編　卷一　十五

又曰聖人設卦觀象觀以觀其所設也象設於伏
羲而爻象起於文王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
動者也故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繫斯以觀
言中之引伸觸類雜百物不廢亦不過言乎其象
而可槩謂之象也俗學支離不知易之何以爲易
又不知象之何如而象於是拘拘於連類之物而
以爲象在于是者漢九家諸易遊志虛玄欲一掃
而空之曰得意在忘象者晉王輔嗣易不能無惑
志於乾馬坤牛而以乾之言龍爲不可解且謂象

學不傳者宋宋元晦易反覆推勘於錯綜之互牽强附會於牙變之體而直以爲象學備明于今者來知德易知德謂輔嗣掃漢象之非而不知所掃者原非象謂朱子疑象學不傳之非而不知已之所傳者亦非象象者伏羲之所設而文王之所觀也設于伏羲不惟無物而且無言觀于文王方有[illegible]無言安得有物至繫詞以明象爻象之中欲人[illegible]易曉始有所稱引連類然以言乎其象而原非象也若必指象以物將卦爻中之有物者有象無物者無象有物有象著有易無物無象者無易則六十四卦卦詞之不及物者居卦三之二而嬴如乾泰隨剝之類三百八十四爻爻詞之未及物者亦居爻三之二而嬴如訟元吉之類一卦六爻爻詞全未嘗言及于物如臨兌之類此等卦爻爲有象乎無象乎此無象之卦爻爲有可觀無可觀乎吾不知文王何以觀又何以言也其亦不通之甚矣來鄰令之言易不知易自有易而止謂易盡于卦不知卦以象易而止謂物以象卦故言象者言此

乾馬坤牛掃象者亦掃此馬牛疑象者疑此言言龍破疑者亦破此龍馬今梁山自謂大明易象如有卦情有卦畫有中爻有錯卦有綜卦有爻變有占中諸象又有諸象所不能盡而以爲相因之象有無此事此理而止立此象其牽强附會者穿鑿所不必言然聖人固未嘗以此爲象也聖言象莫備於說卦三篇今上下繫即古說卦今觀三篇[illegible]言象不一而足如設卦觀象象在其中八卦以告等語果以物爲象乎言言象亦不一而足如者言乎彖者言乎象觀其象而玩其詞等語果指象爲物乎象者像也知其所以象斯知所爲象知其所爲象斯知其所以言乎象苟不能曉易而徒求之象不能認象而徒求之物而沾沾自以爲象學是猶盲者不知月有指而示之後遂執指以爲月其去月也遠矣嗚呼余之以牛馬諸物爲易象者皆認指爲月之類也其亦不思之甚矣

卦辭爻辭

卦爻二辭俱出文王以謂爻繫周公者皆未嘗細

觀易文也泰之歸妹曰帝乙歸妹既濟曰高宗伐鬼方言帝乙高宗而不冠之殷此文王揣當代之文也商書云高宗肜日商文也周書云昔殷王中宗又云無若殷王受周文也周稱殷而商不稱殷若以為周公則三卦所稱何不與周書無逸等書律而乃與商書高宗肜日同語此亦足以見其出于文而非出于周矣或曰今之紛紛者以隨王用亨于西山升王用亨于岐山耳曰吾正以三王為不文而知其辭之系周也六經中有稱文而不云王未有稱王而不繫之文以旌其宜之王者生前之王而追王之王也追王故王與諡而並稱生前故未有諡而追稱王觀夫子明夷與說卦之王而兼文而益知岐山西山之王其非指文可知不然文未嘗生而受命而易有王用亨帝之文將文固生而郊耶夫說封詳之矣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其文王與紂之事耶曰盛德曰殷末世非文王是以當之周公與武王伐紂何云盛德當周之初興何云殷季世且夫子明言之而尚云周

紂耶曰是數者何殷王也曰傳金谿詳之矣王若指紂而言岐山西山則文之自謂蓋當其入里而望周也斯言乎西而易之更三聖也恍矣

數往知來

易凡數言往來如不往大來大往小來七日來復與夫憧憧往來等是也傳亦數言往來如知來藏往彰往察來與數往順而知來逆是也傳之往數即易之往來往者小往大往之往其遷謝之故明明可數數其已往之故無事捻揣而未來者屬猶茲曰順其未來者未來未來者其新邀徠時當知知其未新之來提醒無方而過來至加大故曰逆也知而逆之而不往大來有也用之來復無憧憧之往來斯之謂能知斯之謂能逆故曰易逆數也紛紛於圖之左右系當什伯千萬

同人大有

二與五多吉而少凶同人大有一以得中得時而應乎乾一以柔得尊位而應乎天然同人以于宗而吝大有以柔而無相與咸如而後吉何也乎宗之

同終有所弗同也厥孚交如終有所弗交也三[illegible]
與羣陽同而羣陽終不盡同于二故三之伏莽升
高陵者此也四之乘其墉弗克攻者亦此也即五
之先號而後笑而克相遇者亦此也類族辨物
族固不可不類而物固不可不辨也五欲與諸
而交孚而諸爻終不盡孚于五故初之無交害
害此也三之小人害者害此也四之明辨晳者
此也即二之積中不敗者亦不敗于此也遏惡
善者惡固不可不遏而善固不可不揚也通于

而於三卦思過半矣

小畜履

小畜以三陰而畜五陽然六四必血去惕出而後
無咎是陰效為陽之所畜也履以一柔而履五剛
無眇視跛履武人為于大君是柔實為剛之所履
也或曰履之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而爻曰履虎
尾咥人凶畜之卦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而爻曰既雨既處尚柯也曰以一卦則陰終不能
畜陽故為不咥人為不雨以一爻則陽終有疑於
陰故為既雨為咥人觀畜之九三曰夫妻反目履
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陰陽之際亦大可畏
矣非純粹精而剛健中正安能去凶而即吉也

屯蒙

屯者剛柔始交也惟始交故乘剛者或為乘馬
為即鹿即匪寇昏媾而終不無屯邅泣血之象
必建侯不寧如初九之志行正而大得民方可
見經綸若九五之屯膏則且至於大貞之凶矣
也動乎險中也動而無所以制動其屯未有

蒙者剛柔雜而著也惟雜也接故實蒙者或困或
不有躬即童蒙之吉順而遜不免於為寇故必如
剛中之吉包蒙為果行育德而可以包蒙然若上
之過于順亦可以禦寇而擊蒙矣何也險而止也
止而不能以亨行其蒙未有已也故蒙必以果行
為之師而屯必以建侯為之君

師比

師之彖曰能以眾正而象曰容民畜眾不以眾正
固不能畜眾容民也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

[illegible]建萬國親諸侯[illegible]
因師比俱以一陽而主五陰[illegible]何以師而何以比曰
師之九二一陽猶陷乎陰中未能盡降夫衆陰所謂
始交難生如開闢之君未正其位猶當與群雄爭
逐雖終就芟夷而不能無事于征討故曰師也觀
之九五已盡伏衆陰而極乎其上如繼天之主庶
重禦輕而萬方無不來同雖時有其頑梗而終[illegible]
以梗王化故曰比也雖有師而後能比唯[illegible]
後可以不師

豐旅

豐旅俱以陰居二三五而三陽寓於其間惟豐以明
而動故豐亦惟以動故雷電皆至有幽暗不明之
象故爲見斗見沬豐屋蔀家所以卦詞勿憂宜日
中言唯日中爲宜不然終不能保其豐也旅以明
麗止外有離其所止故旅亦惟以陰爲主而陽爲
寓故有以旅與于其義爲甚以旅在上其義爲禁
所以卦詞小亨貞吉者所亨者小貞而後吉不然
亦不能保其吉也程氏曰人心做主不定正似翻
車流轉動總無須臾得所應萬端若不能自[illegible]不
怎生奈何旅卦爻象正以發明此義子雲曰炎炎
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
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豐之六爻無非妙合
此義君子觀於二者而處豐與旅思過半矣

謙豫

文言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豫也而
實幷言謙也豫之豫順以動可不謂知微知彰乎
謙之光明下濟可不謂知柔知剛乎曰謙豫與師

比同爲一陽同爲五陰師比師貞豫何以曰利建
侯行師比曰不寧方來謙何以曰勞謙君子有終
曰陽不能得其陽故九二諸猶不能免於天下之
毒而九四之刑罰清而利行師無疑也陽得其陽
故九五且以建萬國而親諸侯而九三之勞謙而
萬民服亦其所也曰大有得而朋合簪奚不可以
服萬民而利侵伐征國邑奚不利於行師曰二卦
俱以陰而宗陽亦俱以陽而主陰故各有服民行
師之象特豫不能無疑故既勿疑而後合簪謙不

能不勞故必勞謙而後有終勞者謙謙而無不利即侵伐征國邑總以寫其中心之得而成其下濟之光故曰勞也勿疑者不爲吁冥亦不爲貞疾即介石不終日總順其吾心之動而行其剛應之志故曰勿疑也勿疑者豫之勞而勞者謙之勿疑者

損益

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又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何謂也曰損之初九曰酌損之九二上九曰弗損益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六四曰損其疾至

於五而始曰或益之損剛而剛終不可損益柔而損無不在柔故曰自損者益也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九五曰孚惠我德上九曰莫益或擊之而至六二曰或益之六三曰益之用凶事損上而上以莫益凶益下而下反凶於益之故曰自益者缺也象曰損以懲忿窒慾益以遷善改過柔因損剛益柔者損天施地生者益其於損益深矣

隨蠱

動而說謂之隨巽而止謂之蠱蠱者不能隨時更革終而不復能始故君子以振民育德所謂先甲後甲隨時而動之義也隨者無所拘繫而能以天下隨時故君子以嚮晦安息所謂大亨無咎時行而時止之義也或固隨之三繫而有失上拘繫而從維之亦何以爲隨蠱之初幹而厲四裕而吝又何有於蠱曰隨非剛不能隨蠱非剛亦與於蠱者也剛能自主而不繫於人如初之官渝貞吉四之有孚在道五之孚而于嘉方能有獲有功若三之志舍下亦止能隨求而未必其獲而二之幹母

論矣剛能自振而不安於蠱如三之幹父剛行剛益之以柔行剛方能幹而無咎若初五之資柔志剛亦有志於幹而未免于厲而四又不待言矣

需訟

需與訟皆以二陰而麗四陽乃需之所以爲需者以陰居陰位而又處于將往之勢無侯玄黃之戰而剛健不陷故謂之需訟之所以爲訟者以陰居陽位而又兼其方來之機則有中正之健而窒惕未消故謂之訟訟者需終需之小有言致寇至未

始不訟也需非訟然訟之不克訟渝安貞未始不需
需也唯需而不安于需而常若有訟之慮故利用
恒與敬慎不敢者有以一其心之敬而終吉始能
爲酒食之需唯訟而不克以訟而常若有需之[illegible]
故不求所事與食舊德以貞厲而終吉而始爲元
吉之訟故訟與需異而均曰有孚均曰貞吉

咸恒

動而説謂之隨止而説謂之咸巽而止謂之蠱巽
而動謂之恒易之所以妙於易者一動一静否閉

若偏於動而偏於止則無以見易此咸恒之所以
異於隨蠱也咸惟止而説以虚受人而心無所繫若
動則有所繫而隨矣故九三執其隨九四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皆不能止也然何思何慮同歸一致
斯之謂能咸矣恒惟巽而動故能不已而久於其道若
止則不能久而蠱矣故治蠱者先甲後甲終則有
始天行也恒之利有攸往亦終則有始此所以爲恒
恒久道化成也或曰易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
恒何也曰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首咸恒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水
火不相射也此所爲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
若只以先天圖論則於八卦相錯之旨爲大合矣

大小過

易象也六十四卦皆取象也其於二過也何居
易諸卦皆兩兩相比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陽
變陰陰俱變而歸陽如反否而泰反剝而復反
而蠱以至革鼎夬姤之類皆邪反而歸正所謂
易之道莫妙于此獨至于二過而俱不變則邪終

於邪而不能反而歸正過而不改斯謂之過故聖
人實卦至此而皆以過名以其與易之旨相戾故
謂之過也然用吾夫子讀易而曰可以無大過正
謂無此過也若第以陰陽之位過於剛柔以此爲
大小過則六十四卦中其過於剛柔何限而獨以
過此二卦且夫子之大過又何以稱也

學易

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又
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夫

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又自云五十以學易不學
易不知天命不知天命亦未可謂學易也故韋編
三絕鐵擿三折作彖傳作象傳又作文言說卦等
篇總以闡性命以開示後人故曰夫易聖人之所
以崇德而廣業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夫子之爲易如此漢唐以來諸人言易之書具在
反覆而觀有能以此洗心退藏乎有能成性存存
乎有能順性命之理乎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乎嗚呼奈何而哆口談易也夫易莫備於爻象爻

彖卦象之註疏也說爻彖莫詳於十翼十翼爻彖
之註疏也今之人亦能蘇翼以會爻彖錄爻彖以
窺卦象遯蒞然於夫子之旨而註爻疏彖談象說
卦刺刺不休是學有過於夫子而識且蹐于周文
也不知夫子贊易剖露於說卦三篇致詳於乾坤
二卦謂乾坤明則全易自無不明也今之學者亦
世發乾坤二卦與說卦三篇潛玩而有得焉不以
性命之書爲蓍策之用不以洗心之學爲應事之
跡卦象爻彖一一以貫之方可謂學易方可以理會

性命不然支離穿鑿愈說愈遠易將何時而可學
也

程傳

程伯淳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只是
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
明元來止此是道要人默而識之也又曰乾坤毀
而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也密也易也果何物乎聖

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甚說無妄曰動以天故
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矣甚矣伯淳之善言易也伊
川曰易者易也變易以從道者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上蔡以謂太漏洩者此也然伊川易傳多言
其顯用而少及其微體其自云只說得七分是也
二先生之言易如此而今人未有爲二先生之言
何也易者合理性命而一者也窮理者遺性命談
象數者至并其理性命而俱遺又安肯爲二先生
之言也夫繇夫子之言可以會爻彖而人不得爻

象迺不求之夫子繇二先生之言可以窺吾夫子而人不得之夫子迺舍夫二先生何怪乎終日言易而不自知其非易也嗟嗟學者誠能潛思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以自得其所謂此與審而十翼若指諸掌六十四卦固卓爾目前也

第二卷

溫陵陳元齡宗九父著

經篇 書問

書爲德性學問之祖

克明峻德言德之始也欽明安安言敬之始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言心之始也允執厥中言中之始也勅天之命唯時惟幾言天言命之始也安汝止欽厥止言止之始也上天降衷于民厥有恒性言性言恒之始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禮言義之始也克寬克仁言仁之始也唯學遜志務時敏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始也進德性命仁敬義禮危微恒中斅學莫不本于書書固萬世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經大法即易之盡性窮理尤其後出世廼以書止道政事何異癡人說夢

欽明

書開卷便說欽明欽之一字堯舜湯文之心傳亦虞夏商周書之真脈也放勳之聖德被四表而格上下而唯以欽爲心學即君臣交儆大都亦不外

欽哉之兩字至若欽四鄰欽崇天道欽厥止王用
丕欽欽予時命其維有終唯臣欽若式克欽承四
代君臣何其於欽之一脈諄諄不已繼商而周
欽而言敬如五誥無逸立政呂刑等篇開口便
敬德敬典敬獄敬刑王敬作所每篇之中反覆
寧叉如欽乃攸司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君臣
戒之間宛然唐虞家法也此非三代以上之君
爲兢業唯欽為明三代以上之所以克念作聖
唯縱乃昏三代以下之所以罔念作狂也

欽若昊天

書經第二件事便是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見則天之聖首事欽天眞上古聖神繼天
立極也今人因前人已成之法疇人子弟依様推
算及其疏濶然後修改便視此爲無甚緊要不知
渾沌初開天人隔絕設無有一二人爲之推天步日
治曆明時則至其今日其不爲草昧者幾希他
不論如南極老人星下今南方所見尚有許多列
星第不載於上古星經今人遂無復能名則日月

星辰之曆象安得不爲放勳第一事也分命四段
精細微妙今人愈推愈測立法雖代爲精密然安
能出其範圍以閏月定四時尤欽天第一要妙
特申言之今天下有曆之處中國而外唯西域
羅巴曆爲甚精其推步之法有可以佐中國之
逮然置閏一節彼固不能知也彼知一年有
四氣以一節二中爲一月二一月俱三十日或三
一日一年十二月足三百六十五度四歲亦閏
日以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尚有四分度之一也

知閏且兩不知閏月知立中節分至兩不知立兩
朔弦望則於歲月且時終爲少二箇月而月之在
天爲無用之物矣其視中國之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其聖神爲何如耶故欽天一段的爲放勳第一
事亦的爲尚書開卷第一義

允執厥中

堯曰允執厥中舜復益之以三言此是二帝自道
處亦是二帝分別處竟不見有人心道心只見有
厥中便自允執之舜見有人心道心用其精一於

危微而後允執厥中惟是實得惟是首道非言[illegible]
詞之繁簡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厥有恒性其[illegible]
子曰性相近也孟子言性善而言情言故言[illegible]
言生色雖因歎而發然皆自言其所得聖賢之[illegible]
位於此亦可見也學者觀此而有所得方可以讀
論古聖方可謂讀書

象恭滔天

象恭滔天注未詳史記作以恭慢天近之史遷去
伏生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淊慢則不能
研精淊與慢相通若解是言可以補[illegible]疑

七政

宋人之强作解事未有如七政左旋之說者七政
之說家其有術經緯躔次昭昭可考而其著明于曆[illegible]
數千百年來未有異說獨宋儒以臆度之以爲能窮乎
古未窮之理理之未能外數猶數之不能外理且
[illegible]之聖能以無師之智曆象日月星辰並其
于理有所未晰而晰之獨宋人耶余謂宋人不特
於數未合即於理亦多所未悟宋人謂過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夜則行
過而又過一度日月亦隨天左轉第日不及天一
度月日不及天十三度曆家憚於推算故不言[illegible]
百六十五度只就一度與十三度約而易推耳試
知天過三百六十五度以赤道橫絡天腹而言
赤道而或南或北每離一度即縮一度離至二
四度處當減去二十四度此其大較也日月若隨
天左旋春秋二分行當赤道中日過三百六十五
度其不及一度猶可言也至冬夏二至行當赤道

南北各二十四度處其過天只得三百四十一度
當過[illegible]二十四度而何以言俱不及天一度今既
俱云不及一度則日之右行一度而非左旋不及
天之一度也赤道之迤南迤北處過天之度以漸
而縮至二十四度天過只三百四十一度則所謂
三百六十五度者非當赤道中與黃道之出入赤
道內外處安得有此數而宋人謂日過天俱行三
百六十五度將此所過者爲赤道乎爲黃道乎以
言黃道則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于冬夏二至

之行得矣而于春秋二分無當也以爲赤道則春
秋二分行當天腹得矣于冬夏之南至北至無當
也黃道赤道半可行而半有悖乃今日之行在黃
至當赤道内外二十三分當赤道之中一而俱不悖于經
則日之行一度而歲一週於黃道非週天而日行
三百六十五度也日漏下百刻以宋人週天三百
六十五度推之三度六十卜半亘一刻若冬夏二至
行當赤道内外各二十四度處既無過天之算而
只有不及之一度則週天只有三百四十七度每日

刻數當減去七刻弱而從古及今漏刻之百未聞
有異則以由老而行十度奚其週天而非左旋也
日一週天世堯時冬至日在虛初度今冬至日在
箕四度其歲差之五十度俱旋而左所以然者以
日右行起虛而歲週于女故差繇女而左旋於箕
如人繇西來出東門環行三百六十五里至西門
每遍不及一里漸積漸差至五十里其差當在西
門之外若繇東來出西門而廻環則所差里數當
在東門之外今歲差繇女而漸過於箕其爲日之

右行繇虛而歲週於女又二微也凡此四端皆無
事算數而昭昭可以理測宋人名爲含數而求理
張子厚正蒙蔡西山解書名爲深知曆理俱謂之
左旋吾不知其所窮者何物而所格者又何理也
自宋有此解而後世人學遂墮其雲霧中而不自
覺至我
　高皇帝一日問宅政爲右旋爲左旋應
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俱引西山說以
爲左旋
　高皇曰不然朕在軍中時常測驗
月夜指一星以爲準初夜月在此星之西至夜深

則月且過此星之東非右行而何卓哉[illegible]高皇
眞天縱之聖而不惑於宋儒之說故其後來定五
經傳注以西山書經解不可從而令其依朱子詩
經十月之交注夫朱子之說尚不能騎兩頭驢而
踏兩腳船[illegible]高皇特以其有日月右行之說而
取之耳故曰宋人之強作解事也

宗[illegible]　宗彝

宗彝[illegible]揚[illegible]曰武雖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
罪第聽說耳注取其孝也亦未詳所謂按[illegible]州思

南有山曰䧢峯居大山中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
百里無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
獸曰宗彝狀類獮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
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出得果實即傳遞至上上者
者食然後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
食也所謂取其孝者取此耳

尚書古文駁駁

此梅學正所駁尚書古文而駁侯太史所欲爲僞
者也學正不知古文而妄爲駁何焦先生亦不察

而載之筆乘耶晉太康中所出竹簡凡百餘卷俱
完好不壞武康前劉漢武通蒐西百年而謂竹簡
漆書不能支如是之久將梅鷟不知有太康竹簡
耶左氏出於宣元之際當安國傳尚書時左未出
也左所引誥文尚書語大禹謨如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文七)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
地平天成(僖廿四)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廿一)念茲在茲(襄廿三)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襄廿六)成允成功(襄五)孟子之徵庶如惟徯
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
而亡(哀六)亂征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襄廿一)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二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襄十四)辰不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十七)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
亂者取之推亡固存(襄十四)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太甲如欲敗度縱敗禮(昭十)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襄三十一　昭元)旅獒民不易物惟德其物(僖五)蔡仲之命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僖五)愼始而終終以不困(襄廿五)中多以虞書等

書然俱在所引大禹謨等語也左氏安國不及
見而語無不出乎古文將安國未見左氏而前引
之乎又如益稷篇今文古文俱有元首股肱等語
梅以爲引孟子手足腹心語成文此謂知有古文
乎抑皋陶益稷篇非伏生所授而特爲安國所傳
乎所云四十二篇又何書耶呂覽引夏書曰天子
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亦可爲古文一證

附梅學正尚書古文駁

其在下流故云既入若在上流則於既入底定之義不可通矣東坡升庵不知東南本國地勢與西川山川不同而欲以梁州事體強解揚州又不知震澤與大江原不相通而欲以今之江湖附禹貢之江湖總之所謂妄臆而已

宋時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欲分道諸浦注之海今轉運趙子瀟案視遣官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洩昔人於常熟北開二十四浦以達大江又獨斜瀉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illegible]

宜加疏濬遂濬常熟東栅至雉浦入運河又疏福山塘至尚書浦橋注大江

陪尾

陪尾諸註疏俱以安陸解大誤經中導山如北條則自汧岐荊山至於碣石言江漢之間則自嶓冢至于大別江南則自衡山至于敷淺原皆自發原至于盡處安得言中條而止于安陸也按兗州泗水縣有陪尾山左汪右河正能其外方桐柏之委導西傾而直至其處正與北條碣石相對今地理家謂中脈盡處生夫子為萬世聖人亦其一徵也

金氏曰陪尾徐山也說正與余同

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因湯之自慚而作誥以告民也首言天實生湯以正萬邦繼言民戴商之舊末制事制心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言湯家能如此足以君民皆告民之詞非戒湯之語也認為戒湯之詞不惟不知誥體其於書意終隔幾重

于今五邦

五邦馬氏云謂商丘亳相囂耿也正義曰此言先王遷都不應遂數居亳之前止亳相囂耿并盤庚之遷為五西山曰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盤庚之前當有五邦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有兩遷也余觀史記索隱曰邢音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則耿即邢班固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詳文勢居相當在前八之數或云相即商也兩都俱以音之訛遂岐而為二耳唯首書紀年記商歷代所都頗為詳明而諸書

俱不及引紀記湯至太戊九世居亳仲丁至河亶甲三世居囂祖乙遷耿又遷庇四世至南庚遷奄三世至盤庚又遷亳前不援商丘後不數盤庚實有五邦與書文正相合特諸人未及考耳竹書至晉方出馬融鄭玄史遷安國輩俱不及見蘇蔡諸公或以不足觀使知考證何事紛紛至今

唯有道曾孫

唯有道曾孫周王發無所解大全謂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皆未知曾孫之義也曾重也

孫祖而上者皆曾祖也孫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禮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以祖而上皆曾祖孫而下皆曾孫也故詩大田甫田等篇皆祭祀稷田祖等神而俱稱曾孫祭禮稱孝無遠近亦俱稱曾孫正謂此也朱子西山不達此義故朱子於詩而止云主祭之稱西山於書而終無所解惟沈存中於喪服後傳詳為致辨真可以破前人之闕謬

武成

武成一篇其原文意旨未嘗不流暢脈絡未嘗不貫穿無事爲更定也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一段舉現在之事嗚呼群后以下俱告群后而追叙之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商郊甲子昧爽正一月壬辰之後四月丁未之前諸家推曆是年閏二月漢書所引載在大全者文雖不同而事與日無不合又何事宋人之紛紛也宋人更定其脈絡終覺斷續其意思終不渾融

洪範原商書

余讀左傳所引虞書俱謂之夏書所引洪範如祁奚請老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等亦謂之商書初以謂引者之誤已而思之以爲夏書以爲商書者夫子未删之書也定爲虞書定爲周書者夫子删後之書也大禹之謨名似屬夏事自屬虞洪範之篇叙于箕子原出武王之訪舊史第據名而編不無混淆一經夫子删定而叙次位置自覺生色信非聖人不能也今人於洪範之十三祀多以謂箕

子之不忘本朝如劉淵漢臘記晉號之類不知書首屬商安有改祀爲年之理且武王時纔革命亦未嘗以年代祀夫子即正其篇次安敢改其經文也夫夫子商人也至德之論每致慨於商周之間則惟十有三祀謂箕子之不忘商也可謂吾夫子之不忘商也可

九疇即九經

洪範九疇即中庸九經箕子因武王之訪而述禹所叙治世之大法猶吾夫子因哀公之問而對以

文武訪策之政第經擬修身居首而範擬皇極居五經止言人事而範兼及乎天道似爲少異何與於雒書而宋人誤於安國之說必欲牽合而附會之也據朱子所說以一位于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故爲五行是五行俱生于亥俱位于子何以與河圖及天地自然之方位大相反悖五事何以位于坤八政何以位于卯俱爲無義之甚矣至若以前四疇爲皇極之本後四疇爲皇極之用尤爲舛駁三德夫獨非本八政五紀夫獨非用耶或曰極何以居五曰極者屋極屋之極居中範之極亦居五大學脩身後格致誠正而先脩齊治平亦此意也故範之數合於九經而範之叙通於大學

滑陳其五行

魏幾道曰禹治水始於冀既爲帝都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揚荊火生土又次之豫土生金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者異矣鯀治水不知其始於何方舉

以東西南北者爲五行其於汨陳之旨何居玩經文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王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夫陻洪水則土不以爰稼穡而以陻洪水土滑陳矣水爲土陻不得潤下水滑陳矣水土滑陳則民不得衣食火不炎上矣木無所生長金無所治鑄木金火俱滑陳矣五行汨陳彝倫斁得不攸斁也幾道之言似新奇可喜其于正旨終覺未合

或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古歌王大訓非箕子語也曰皇極之敷言更端以曰字發之訪是箕子之語余觀經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又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上八語真是古帝王敷衍皇極之言箕子引之以發明已語故一曰是訓于帝其訓又曰是訓是行以聳動武王若是箕子之語何敢以訓行為諄諄且九疇中俱無此意何獨皇極有此語也想亦是禹敘[illegible]定第[illegible]當具斯論

隨筆謂洪範四五紀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節題接五皇極五皇極之中亦有雜九五福之文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允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其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illegible]殊失其先後之次無乃言甚為有據

大誥

大誥文甚難解緣讀者於句讀之間上下割裂未甚妥耳楊文懿何司徒點定三數語甚明白有義理覺前人為未安也楊文懿曰今蠢今翼為句言武庚無知如鳥之蠢今有輔如鳥之翼所以日字屬于猶左傳曰衛不睦也何司徒曰越茲蠢殷承腆為一句言無知之殷小腆道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為一句言管蔡為叛者之羽翼今雖與武庚同叛然亦不可安而征也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為句言雖遭叛艱然我安敢不恤義也上下二三字之間義理太自明白視舊讀相去何啻霄壤

酒誥

楊文懿曰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明字封字之誤不然則下接及穆考文王終不可通真為有見

召誥

誥者上告下之詞未有臣告君而可曰誥召誥以為召公告成王之書皆泥其文而不盡通其意也

篇首言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誥告庶殷屢言而不已是
爲庶殷而發也篇中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言天爲殷民而眷命我王也有王雖小元子哉
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周御事言王
能愛殷民及殷御事使今得以安休也王勿以小
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其唯王位在德元亦
民迺唯刑用于天下言王能愛民而不虐用民亦
當儀刑王正于天下文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也末迺拜

手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蓋殷民至是亦能受告而休安矣通
篇俱告庶殷以王能諴民而永命不可終爲王讎
非徒言王能祈天永命如蔡氏所說也若如蔡說
則何以首諄諄於庶殷終惓惓於民休刑用與讎
民之保受德命也何司徒曰此篇周公因召公以
告殷民篇首曰誥告庶邦庶殷越乃自御事可見詳
味之與太誥多士多方無逸律蘇氏曰召誥等八篇

雖所誥不一皆以慰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經旨
而言而苦言之耳非若告成王愼矣

君奭

是篇文字多有難通以句讀上下之間未能並定
如在家不知或欲連上過佚前人光或謂當合下
天命不易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
德明恤或以商實爲句而以不信仁賢國空虛爲
解或謂則商實合下秉德明恤作一句較文理爲
順又如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先儒多疑缺
下有闕文以下接文王尚克修和意未相家金縢

禮記引云語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又
云漢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博士讀與今所
傳俱未妥且與下文不相連禮記所引獨田字或
用字之漫滅耳周訓遍若云上帝遍用觀文王之
德迺集大命于厥躬文理明順下接文王修和有
夏厥絡亦聯貫何至有闕文之疑也禮記所引在
泰大未焚之先與伏生所授同今所傳迺古文出
孔安國者安國譯古文以今文安能無亥豕之謬

孰若以今文合於禮記爲無舛也朱文公嘗謂孔
壁中所出書何與伏生所傳無一字之差以爲大
可疑此亦考之未詳昔如此二語而今文古文相
去大遠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七百餘
事名曰中文尚書是書今弗傳使其猶在則今文
古文其不同者不知幾何固不止于是而已也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耄荒二字正
作刑以詰四方之源也耄固仁慈之心出焉荒故
連徽馬鞭論天下知四方之冤濫無辜程法先以
欽恤從念普爲觀痛哪諄諄於有邦有土而誠之
以官反內貨來皆其遊歷所至觸目激衷一念仁
慈之發勃勃不寧故於五刑五罰之疑而以二贖
爲赦王心何其不忍也西山廼謂唐虞無此贖法
亦過矣虞書不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唯其恐
殺不辜故有金作贖刑之文且下云大辟二百其
贖千鍰罪數少而贖數多疑赦何容易也大都刑
罪輾轉至于成獄之時貧者貧而富者亦貧[illegible]
抑多不能自存觀于長身爲太史而不能自贖宮
刑受又無友朋以爲救之贖况於大辟之千鍰又能寧
以辨此耶穆王之一念仁心開後世敵縣之門雖其
辭未盡用贖而肉刑以次漸除未必非呂刑啓之
也周之過曆此亦其一端矣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讀三書而不勝古今之感也文命以前君臣告誡
之間非欽則敬盡多有不敢息遑之念至此而此
意稍微思之所以遂東而世之所以竟下也去予
敘書而異乎世變殺世衰而亦實以書意
之從秦誓作焉文盡文吉[illegible]
秦誓與諸誓各同而其意自不同諸誓皆以誓戒
兵士如用命不用命最哉與不最之俱有賞戮也
費誓奴戮之文之重疊也斯亦誓戒之詞也獨此
爲規規於一言令臣與詢黃髮其爲悔不用蹇叔之
言亦可知矣尚書曰記謂其作於取王官及郊晉
人不出之後而非作於敗崤之時較爲有見不然
誓而再與師矣亦何取也

秦在春秋名不如齊宋勢不及吳楚夫子刪詩越吳楚而存秦風敘書超齊楚吳而登秦誓何與或曰秦周舊都也或曰夫子若前知其或繼周也其然豈其然乎

思問初篇目錄

第三卷

詩問

大序一　小序二

毛傳　詩說

詩傳　申培詩通書易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國風詩不入樂

變風變雅　古詩三千

詩傳王禮

騶虞　鵲巢

草蟲　厭其露　楚宮

考槃　暴風　雞鳴　還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揚之水　椒聊

褰裳　載驅

蒹葭一　至于大原

賓之初筵　抑　文王明明

靈臺　抑

桑柔　泮頌

閟宮

帝顓既伐昆吾夏桀

詩問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小序一

小序之作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漢衛宏又或以爲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至魏黄初而詩序始行此晉未嘗深考而徒意之也漢無論鄭馬諸人俱有箋傳即伯喈獨斷引周頌序三十一篇劉瑜言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録非漢人引詩序乎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卿大畧篇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而引此詩證之謂君子推小人小人多害君子如推大車車進則塵冥也夫戰國引詩序乎射義曰士以采蘩爲節言不失職也而序亦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春秋傳穆叔賦采蘩以荐趙武亦以信不失職爲言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而表記曰國君含荒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也都人士刺衣服無度也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而緇衣所引亦與此同非戴記引序乎至於左氏所記列國卿大夫相會賦詩不可殫述其引詩序亦不下十餘條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勸君子求賢審官左傳楚用公子午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死麇惡無禮也子皮賦以規趙武欲其不以非禮相加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王棄其九族焉而傳曰

不親九族葛藟有終遠之刺四牡勞使臣之歎有功而見知則悅矣而傳曰四牡所以彰使臣之勤也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衛作碩人傳亦云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芮伯刺厲王作桑柔又云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良夫芮伯字也凡此三書一爲夫子所定一與夫子相終始一後夫子不甚遠而所引詩序歷歷可據則序不特出於宏先且出於子夏之先矣而或曰都人士一詩朱子以爲誤引緇衣或數序俱引諸

鳴關雎嘆之獨毛以爲后妃之德以謂后妃之德
則樂夫子不淫不傷之旨合以爲應門失守佩玉
晏鳴則與夫子哀樂之旨戾矣柏舟毛以爲仁而
不遇魯以爲衛宣夫人以爲夫人則與孟子憂心
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之說異以爲仁而不遇則
與孟子證孔子之說合矣又如三家不見詩序不
知六篇無辭而謂詩只三百五篇獨毛謂南陔至
由儀六詩篇名俱在與儀禮笙詩之說合觀康成
初學韓而以爲失在孔子前既改學毛而後知[illegible]

者未忽而至[illegible]也齊異微也纏綿緒對衛宏因[illegible]
由於諷咏藹音而國訓詁亦異故其學佳[illegible]
毛獨源流於子夏而多合於古書其釋鵰鳩也與
金縢合釋兆出丞氏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
與國語合顧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尼出
庚者詩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
語儀禮未行而學者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
異書甚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辯業者衆而
人始翕然知其說之直余故因毛最爲有據而其傳

非以箋也

一 詩說

今所傳申公詩說一卷不詳其出於何時以余所
觀說者之大抵後人僞作也按申培始爲詩傳號
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三十八卷今說只一
卷其非漢所傳一隋志云魯詩亡於西晉書目魏
一字石經有魯詩六卷然亦殘廢不存王伯厚云
有殘碑一百七十字止魏唐風詩文而今二百餘
說俱完其非漢二魯詩雖亡其散見於他書者[illegible]

旻語亦時有存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其稱詩與
毛氏異如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
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
燕黎莊夫人及傅母作式微伋傅母作二子乘舟
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君夫人作大車壽閔其兄作
黍離皆魯詩也向爲楚元王之孫元王受詩於申
公故向所稱皆魯詩而今說無一篇合其非漢三
也說之曰齊魯韓三家之詩以關雎葛覃鵲巢采
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華皆爲康王詩王風爲

齊詩而今說[illegible]
爲文王等詩與毛無異其非漢四楊賜傳康后宴
起關雎斯作其事見魯詩說苑曰吾於甘棠見宗
廟之敬也漢書注曰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
之田而今俱無此說其非漢五大抵此書嘉隆以
前俱不經見其出近時屬撰無疑至子貢詩傳尤
詩說之後乘也猶幸著書者人不詳考魯詩之興廢
興夫散見諸書之逸語故今得執以考訂若使采
列女傳諸書所引用者而俱盜之其不以爲[illegible]

思問而編　卷三　廿

識者幾希哉[illegible]濟豐氏斯造也豐氏有[illegible]
學想當然想當然[illegible]

毛氏詩傳

余讀詩傳而深慨世之敢於亂經也余謹讀詩傳
而深嘉經之不能亂也蓋閟宮思樂爲魯風可以
爲魯風乎變豳風以入雅耶以風爲雅析歸自
有所斷迄詩見於左氏傳而改析之爲所畏黍麥
自有黍秀之詩作於殷箕子而存其篇故闕其文
何名實之相背也且雅自有正雅而移變雅者[illegible]

說者因爲夫[illegible]變雅齊[illegible]變雅而降正雅之
合爾者以爲以小正續又以爲矢小正傳論其篇
不論其世何前後之相謬也夫古今引詩之多者
無如左氏傳左傳所引詩至二百餘條十五國風所
引幾遍獨無駉泮水閟宮有駜等篇目詩語足證
魯之無風其作爲頌作自僖公以後故春秋諸大
夫賦引俱無及者傳何所憑而加之魯風耶季札
觀樂便有豳風自是而後漢唐宋所傳三百篇未
有去豳者而獨傳經去而附於雅既以爲雅又復

思問而編　卷二十　八

存之豳風及衛鄘齊而存之豳風耶夫爲是難[illegible]
特以魯亦應有頌豈知魯固異乎商周也解頌者
語曰魯頌之異乎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
一國頌之其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
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
事實魯多頌禱四也有此四異而夫子必列之頌
者以其體固頌也夫子作春秋直書其事而得失
自見其存魯頌亦春秋之意也後人不悟而規規
於篇目之間割裂破碎移易前後以爲雅頌得所

止在於斯是所謂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夫

詩通書易

詩之爲經興觀怨羣鳥獸草木吾夫子第爲小子言之若其微辭奧旨精言奧義與易書相表裏亦何第如斯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生蒸民其命匪諶世德作求永言配命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則原天聞命之宗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德之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illegible]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學有緝熙于光明則尊德性道問學之懿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則存心養性事天之梯也他如鶴鳴魚在式訓[illegible]德[illegible]德[illegible]降家皆理道之航

發而修正之的儀易書精與未之能或先何可廢崇道性情而埋沒德命又何可以崇事涵泳而盡廢參證須别開理會自加壽求方無負先聖垂言立經至意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國風詩不入樂

程大昌詩議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非古也左氏季札觀樂歷序周召南大小雅頌其名與今無異至列國自邶至豳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又曰邶至豳十三國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春秋以來[illegible]大夫賦詩見志所賦詩雜[illegible]無擇至考其入樂未有出南雅之外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大昌此論可謂騎驢覓驢矣札聘魯請觀於周樂而繼之曰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以下諸國卽升歌清廟依永和聲比於琴瑟之歌皆樂也非詩也故於列國之樂其歷歷如見其於秦則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則曰五聲和八風平皆所謂因樂以觀政也若如程說將南雅頌之歌爲樂

而諸國之歌爲從詩所謂夏聲能夏則大又何說
耶於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於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風之說即見于
此矣樂記曰寬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三
引國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等語荀卿曰故風之
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又曰子貢曰國風
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比於金
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之名遠在札之前矣太史

公曰國風[illegible]是稱何以[illegible]
史遷猶爲是說耶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illegible]
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離樂記所記者樂也鄭衛桑間之音即樂音也
桑間即詩桑中之被於樂而爲音雖謂諸國之詩不
入樂耶

一 變風變雅

詩之變風變雅[illegible]所不得其[illegible]
變風變雅如[illegible]說[illegible]爲[illegible]也[illegible]

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曰窮本知變樂之
情也樂之不能不變故昔言樂有六變八變九變
如周禮大司樂之禮天神地示人鬼即所謂九成
也詩三百篇皆所以被之樂樂不能一成而不變
故在風爲變風在雅爲變雅皆所以濟正風正雅
之窮如律有變宮變徵以通律之變非指詩之時
世而言以爲正變也陸文裕嘗見古器銘識有莞
曰小雅莞有鍾曰頌鍾因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
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風雅之有正變亦其

樂之所奏作止聲音有所不同始於正而繼之變
故風自爲風雅自爲雅若必欲以詩而論則齊風與
淇澳緇衣何以列在變風而楚茨烝民何以列在
變雅也後人失考聲音而獨求之字義故求而不
得其故夫有能窮本知變而通之六變八變九變
則其於變風變雅幾矣

一 古詩三千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夫子刪爲三百孔叔曰詩有
數居不存一篇未刪之詩當不止三千然余以諸

書攷之删餘之詩固當無多諸書引詩如荀卿等所引在已删之後其少逸詩此可無論至如左氏傳戴記二書其引詩皆在未删之前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所賦與諸人議論引詩不下二百餘條戴記表記學庸等篇援引亦七十餘條皆三百篇所留其爲夫子所删者左氏唯翹翹車乘周道挺挺𠊱河之清優哉游哉饗之柔矣我無所監禮儀不愆雖有絲麻等七八則戴記唯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曾氏侯氏四正具舉相彼盍旦尚猶患

之二三則而已今古詩有三千之多列國諸人豈盡不習而所習者盡夫子之所存不然何以所賦所引俱在三百篇之內而此外至不能存十一於千百也孟子最善言詩與夫子所自引見於孝經論語者亦不爲少其逸者亦獨有棠棣一章而餘俱見於今詩雖其篇名亦或見於後來之書然亦無幾矣則謂古詩三千未可信而永叔之言尤無稽之論也

美刺

以詩爲不專美刺非也今人爲詩必出風雲月露之形古則未有無事而發之歌咏其形之歌咏皆有所動於中非美則刺使不出於美刺王者何以觀太師亦何以采也又曰采薇方叔南征也而序以爲美宣王崧高烝民送申伯仲山甫也而序亦以爲遣國親諸侯任賢使能歸美於宣王不知今之議序者皆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者也三詩皆所謂古人善則稱君之意也詳味詩語如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王命申伯王命仲山甫袞職有闕

唯仲山甫補之等語其爲美宣王何疑而必以爲止美三臣不惟不知古人之爲詩并不知古今之用意矣

詩備王禮

蔡子木曰詩備王朝之禮是也然謂吉禮止于十二軍禮賓禮嘉禮止于二三則非也記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詩於禮謬詩三百篇皆以協衆皆以行禮也雅頌俱朝會燕饗祭祀毋論已即列國如俟著以親迎同車

以不昏于齋僞戲蕪除不義然後人以爲服奢侈汾沮洳以儉不中禮于旄以禮賢泉水竹竿以不敢歸寧綠衣終風俱以禮自閑則合全詩孰非禮而孰云備禮止于此也夫子他日教伯魚學詩而即繼之以學禮以禮原合于詩即其所雅言亦此意也

關雎

關雎后妃之德也樂不淫哀不傷夫子言之矣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楊賜曰康王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杜欽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諸人所說或出於齊魯韓其說與毛大異後人遂因諸家以疑毛謂關雎或作於康王之後之詩余尋繹詩文迺知毛詩其本而諸人說其末也關雎實道后妃之德故以爲風始以爲樂首不觀雅頌俱周盛時之詩蓋知關雎非刺詩之文特諸臣子欲陳古以諷今因以關雎被管絃爲房中之樂以刺康時事故云周道缺而關雎作其所謂作作樂非作詩也其所謂嘆世刺世以樂嘆以樂刺非以詩刺嘆也後人不知誤以作樂爲作詩使知其刺世嘆世出于樂則合齊魯韓毛爲一可也

兔罝

傳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兔罝之武夫而曰公侯干城言文王服事殷不用以征伐者定而唯用以捍衛內外也以武夫之材而止以捍衛內外是有牙不能

用與文王同心同德以共服事故曰公侯好仇公侯腹心有是君有是臣明良相合同爲至德也小序謂人皆至德庶幾近之矣

草蟲 殷其靁

詩有情甚正而顧抑而私之者集傳之於草蟲也詩有義甚大而顧曲而小之者集傳之於殷靁也殷靁之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負有勸以義之意草蟲之未見忡忡既見則降亦有以禮防之心不取其勸義防禮之正大而止被以思君子之私曲此

後世之婦人非上古之大夫妻也上古之人心未漓循能不以私情廢公義不以小節踰大閑故其詩如此學者能因序以得古人之心而不爲舊說所蒙斯可以讀詩矣

楚宮

詩傳楚宮爲魯詩謂僖公城楚丘而史克頌之也楚丘之役齊桓爲伯僖公時在會耳有何可頌而作是詩傳特以騋牝三千語與駉詩合而遂附會於僖公耳按左傳襄公作楚宮穆叔曰泰誓云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若然則作楚宮者襄公也必以是詩爲魯則當在襄公之世而何與於僖公況按楚丘地在城武縣與魯棠邑相比或楚宮在楚丘楚丘當時爲魯地未可知也困學紀聞曰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仲梁子魯人魯有仲梁懷與公山不狃同時去襄公不遠其云楚宮蓋襄公之所作第未知此詩的爲魯詩耳

考槃　晨風　雞鳴　還

予謂小序而知廢序之不可以言詩也古人作詩意多不盡于詩中如考槃三章皆賢者隱處之書然賢者之所以隱處以國君之不能用也不言其不能用而唯言其隱處而不能用之意自見于言外故序曰刺莊公也晨風三章皆思君子之辭然君子之所以見思以國君之廢棄之也不言其廢棄而唯言其見思而中自含廢棄之情故曰刺棄其賢臣也又如雞鳴序以爲刺不悅德也而篇中

俱言德之當悅言甚當悅正以見其不悅還刺荒也哀公好獵國人化之而篇中只稱其善獵稱其善獵正以刺其禽荒是序若與詞相反而詞實與序相含正古人之善於爲詩所謂詩不盡言言不盡意也說詩者不能味之於言外而第局之於篇中遂以序爲不合而盡易之以一己之臆是所謂說詩是此詩便非知詩人此以解末世名家之詩且不可得而欲以之解三百篇安得不大謬其旨乎故曰廢序不可以言詩也

叔于田[illegible]

叔于田二詩序刺莊公也集傳以爲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楊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集傳亦以爲愛桓叔之詞集傳自謂逆志而得不知其所得者淺而序原自深也其所攺者悖而序思自正也序謂刺莊公者刺其不能教叔段恣其馳射田獵究且以不義終也刺昭公者刺其不能制曲沃國人盡附於沃而且不及覺也言在此而意實在彼有委婉不露之致刺其君正以誅其臣有防閑

亂賊之心正夫子無邪之旨也若如今所說則一覽而盡無復餘味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形之于詩沃盛强國人將叛而歸之至於闇命而不敢告人其爲奸邪孰大於此夫子不删而存之於經不且助奸長惡耶馬端臨曰是四詩若不求之於序則非子產美鄭之賦即袁宏九錫之文可得之矣

褰裳

褰裳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

已也孔氏[illegible]

正之狂童蓋指突也蘇氏而觀扶蘇與狡童二篇之所謂狡童皆指突而言不見子都子充而見狡童言不見忽而見突也彼狡童之不能餐不能息言突而我不能餐息皆忽之忠臣思欲以助忽也詩緝所謂以狡童目其君爲非宜者亦不思之過矣或謂呂氏春秋以褰裳爲子產之詩按晉欲攻鄭令叔向聘而觀之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云云叔向曰鄭有人子產在焉其詩有異心不可攻

也晉以遞轉亂于詩云無[illegible]大子子產二篇而鄭國免守產爲之詩猶賦詩非作詩也夫子云子產一稱則非自作詩矣鄭六卿餞晉韓宣子子太叔賦此章太叔與子產同時而賦此詩其非子產所作可知子產與太叔俱事簡公定公去昭公時且十數君信此詩之爲昭公作也

載驅

序曰刺襄公也刺襄公而言文姜不忍斥言君惡而斥其所與爲惡之人古人之用意忠厚古詩之

太原也曰穀梁云中國爲太原夷狄爲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不通之論夫子春秋正嚴夷夏之防顧有書地不從中國之稱而徇夷狄之名乎二氏俱周末秦初之人或因秦改太原而爲附會之説左氏出於宣元爲[illegible]所校而誤從公穀未可知也夫經並書大[illegible]大鹵而非太原奈何不信經而信傳耶

雨無正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章卽罪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也兵戎既熾而不能退饑饉已成而不遂去儻我勢御之屈而惴惴日瘁皆言己之不去以責當時之去者莫肯用訊莫肯以是相告語也此方與本旨相合箋猶爲王流[illegible]饑無釋此之王乏飲食無饘飾之與傳之爲惡不退遷善不遂皆强而無味

啓明長庚

楊升庵曰鄭漁仲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沒則西見[illegible]宜星也今注云一星二名異[illegible]書多少之闇誤耳漁仲以金俱在日西而不東水俱在日東而不西耶漁仲作通志畧不知五星行度固欲志天文耶金星最疾約四日行五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度水星最疾約日行一度有餘距日甚遠不過三十四度其距日既不甚遠則所行遲疾是漸與日近金星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距日二十四度有餘而初退水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距日一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稍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與日相遠如夕見之度晨見於東

天官書曰金星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出東入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辰星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二星之行度東西時出紀志明白如此漁仲廼東屬金西屬水豈目未見天官書耶註又云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以金星爲言非以大小也水星去日遠止二十四度日光猶近而盛而星多未明故見之者少金

星去日遠者四十五度[illegible]
漸朗故見之者多是以獨以金星爲言耳韓詩外
傳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夕見西方爲長庚庚
者續也啓者開也助日之明故一日明星此載於
天官書者也漁仲不考而以一星爲二星將亦以
水星爲明星耶升庵亦不考而妄信漁仲[illegible]
一憾事

賓筵　抑

衛武公詩見於經者三二　淇奧衞人美武公也二

賓筵刺幽王荒湎[illegible]爲[illegible]而作也[illegible]抑刺厲王
兼自警也淇奧在衛風今說詩者俱依序所說賓
筵集傳以爲飲酒悔過而作抑則從其自警而去
其刺王沮詩爲之辨而不知其有遺義也二雅之
詩非燕饗會朝則臣下[illegible]規告誡未有諸侯自咏
者惟武公可[illegible]悔過自警二篇而攙入其不合者
一也以爲悔過以爲自警皆武公學問內事正可
與淇奧而並陳今雅而不風則非專屬于公其不
合者二也武公之學[illegible]於切[illegible]琢磨[illegible]瑟僩赫喧即
戲謔而不爲虐何[illegible]君[illegible]荒湛[illegible]其不
合者三也三者俱無一合而必强爲之說以破三
雅之體其亦未之思也愚謂賓筵有似德不識之
誡抑有荒湛樂之規俱以刺時王之沉湎特賓
筵以語太峭直而入小雅抑以語稍渾厚而入大
雅其俱爲幽王而作或抑以上下俱厲王言而誤
同之未可知也詩疏謂武公即位於宣王三十六
年與厲王不同時嚴華谷曰考年表武公即位在
宣王十六年詩紀謂其年四十餘是也疏謂三十

六年恐誤據此則武公猶與厲王相及而其時年
二十四與詩之亦既抱子正相當即以爲刺厲亦
無不可也以爲悔過自警者殆未知二雅者也

文王　明明

侯服于周章王之藎臣非呼藎臣而告之也言殷
士膚敏者今皆祼將黼冔而爲王之藎臣也變商
爲周皆爾祖之德而得無念乎明明在下章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戒周也非指商也言天之難忱
王之不易如此今天位自殷而適于周豈可挾四

方爲一家之物而不思所以明明乎稱殷適嗣呼
王之藎臣而告之覺倍費辭說

靈臺

靈臺之詩非文王之詩也文王生未嘗稱王凡詩
書中俱言王而兼文未有離文而獨王觀上章皇
矣下章有聲稱不一而足俱兼言文王未有獨言
王者而此獨曰王在靈囿靈沼可謂文王乎曰孟
子言之矣孟去古未遠必有所傳也曰孟子引曾
頌戎狄是膺荊舒以謂周公左傳引二典而以爲夏

書引洪範以謂商書其謂文王亦猶是也曰莊子
謂辟雍爲文王之樂此章有於樂辟雍亦一徵也
曰有聲言鎬京辟雍而下以爲武王烝哉則以此
篇爲武王亦何不可何知其果爲文王也棫樸集
傳以爲咏歌文王之德序以爲文王能官人皆揣
摩之詞未知文王之王爲追王也

抑

以抑只爲自警是一部王朝之詩獨存武公一諸
侯之咏于詩體不合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固數
求先王辟廱爲德俱非自警之詞其詞諷不合也武
公立於宣王十六年是時年四十餘當厲王時年
方既冠而中有既耄之稱于詩時不合也鄭箋以
小子爲指王本義以小子爲自言鄭失而歐得也
本義謂亦既抱子亦聿既耄俱武公自言上得而
下失也武公當厲王時年方二十四王是爾武公
抱子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言豈合也疏謂爾
汝非所以加王此亦太拘泥刺詩多私作多不明
言後人刪而存之以爲戒豈當時告君之詩耶

桑柔

桑柔集傳豫更再求爲謀爲毖亂況斯削言今能
謀且慎則亂之蘖貌當自藏削故下即敢以告譏
正所謂謀毖也民有肅心逆云不逮言世亂已甚
即敬肅欲以免禍亦不能及猶溫恭集木之意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指貪人言貪人聽正言則對
之而已誦正言則如醉以正所謂悖也匪用其良
而覆俾悖道之人皆有[illegible]之不如吳氏之[illegible]
涼善背[illegible]

民之不利也下言職俱如此解集傳之說不無牽
强費說

泮頌

許曾齋李伯承俱謂僖公無克淮夷事書序成王
元年征淮夷伯禽佐之故書存費誓魯頌泮宮大
賂獻琛疑是伯禽時事也予觀費誓首言徂茲淮
夷徐戎並興而篇中止言我乃征徐戎張氏沂曰
征者上伐下之名當時成王征淮夷魯佐成王止
征徐戎故其言如此伯禽未嘗征淮夷也又詩泮

宮有昭假烈祖伯禽始封魯侯祖周公文王太
上諸人則諸侯不敢祖天子觀閟宮祀姜嫄上云
周公之孫則指僖公言其非伯禽明矣末章又云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益知非周初獻時語也王親
征討而敢言淮夷大賂乎春秋時賄賂公行魯取郜鼎
納之大廟故淮夷亦以是行之于魯而不覺形之
詩歌其爲僖公無疑矣公嘗會淮會鹹俱爲淮夷
而行大賂南金正是時事也伯禽之說未見其確

僖公當說大賂閟宮第二節當說周公之
功而今但說封賞公似逸一節下公車千乘戎狄
是膺荊舒是懲當在乃命魯公之前言周公四征
不庭伐淮踐奄之功也周無徐州故淮夷爲荊州
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
簡而孟子所引正周公事也予謂周公之伐淮夷
奄何能當其功之什一殷商之旅克咸厥功亦已
言其功矣主言似又西語與下迺命魯公語意何
等浹洽若謂以公車千乘云云節則文氣間斷矣五

章三壽作朋只是壽耆與試應章令妻壽母俱是
云秦祝頌之語以祝僖公者說周公之功何爲突
出萬有千歲之語不亦雜而不倫乎古之引詩斷
章取義非如今人字比句櫛也左傳引二典俱作
夏書引洪範俱作商書孟子引魯頌而作周公方
且膺亦夏書商書之意也以爲非周公者皆文害
詞詞害意也甚矣其固於害詩也

一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韋顧昆吾不見他書惟竹書紀年云帝癸二十八年

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行師之序俱與詩合景亳即景命有亳此正詩註也筆載璭云韋顧二邦僅見于紀年豈未憶及此耶又云或以三國與桓文爲五覇今考竹書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勞王室似有可言韋顧幾與昆吾假助桀爲虐豈桓文比哉助桀爲虐得之以爲五覇大非也昆吾與大彭豕韋昔人有言之韋顧既他無所見何從有五覇之説既以爲五覇而又云二邦僅見于紀年何自相矛盾耶

第四卷

春秋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春秋

說春秋

作春秋者有春秋之旨不得作者之旨縱穿鑿附會于春秋無與也說春秋者當契春秋之心不契作者之心即文辭蔓語于說春秋無當也于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而自大夫出又甚而陪臣執國命此夫子作春秋之旨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孟子說春秋之旨也春秋會盟征伐文宣以上無一不出于諸侯文宣以下無一不出于大夫定哀二公則多執于陪臣出于諸侯則其不出于天子可知出于大夫陪臣則其不出于天子諸侯又可知不出于天子可謂有義戰乎可謂有義會盟乎無義會盟無義征伐則凡所書于春秋皆奸王之

何[illegible]傳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以書于春秋皆亂臣賊子也又曰春
秋孔氏之刑書以春秋所書皆所當罪所當誅也
然則夫子何嘗有襃貶有進退不過因事直書而
不自天子出之義自見亂臣賊子當罰當誅之罪
自明孟氏所謂懼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正謂此
也秦漢以來解釋經傳不會夫子之旨又不契孟
子之說俱謂夫子自爲襃誅自爲予奪行天子之
事夫子方以書誅僭竊而自爲僭乎自爲僭竊乎盍

亦自春秋[illegible]所書[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
天子之事斷自有行天子事之說說春秋者盡同
斯見比擬於字句之間穿鑿於名字之際愈支離
而愈無當徒令千載以來識春秋之旨未有出於
孟夫子之外噫夫子之心滋戚矣

春秋不同綱目

今之說春秋者大都謂夫子自爲襃誅自爲進退
即紫陽作綱目亦以謂繼獲麟而作噫何[illegible]吾
夫子也夫子作春秋以當代之人書當代之事據
事[illegible]
爲退雖因魯史而筆削不過正魯史之紕繆非若
綱目立爲義例明以一人而進退十七代之君臣
以一時而襃誅千七代之忠邪醜正也故綱目樂
殛兼行而春秋所書皆天王所當殛者也綱目衮
鉞互用而春秋所書皆斧鉞所當鑕者也故曰孔
氏之刑書者以謂有襃誅進退何以當謂之刑書
何以止謂懼亂賊也紫陽誤認夫子之旨而繼獲
麟而作綱目後人亦不會夫子之心而以爲綱目

爲繼獲麟而作春秋之罪豈在亂賊後耶嗟嗟綱
目悞學春秋春秋原不同綱目學者能離綱目以
識朱子之志而不能離春秋以會夫子之心春秋
將何時而明耶

春秋爲魯而作

春秋因魯史而筆削而實爲魯而作也凡春秋無
王命而會盟征伐皆始于魯僭王踰制壞法亂紀
亦始于魯盟發盟宿私盟之始也會潜私會戎狄
之始也盟唐私盟戎狄之始也無駭帥師入極天

夫專兵之始也翬帥師大夫會伐之始也秋公孫
敖會晉侯于戚大夫專會之始也公子遂會晉趙
盾盟于衡雍大夫專盟之始也季孫行父臧孫許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伐齊四卿並
將作四軍之始也我入祊假許田私易田邑之始
也夏城中丘私城之始也初稅畝作丘甲私壞井
田之始也取郜大鼎私納賄之始也僭王無王踰
制壞法之事皆僭先爲之夫子有慨於中故因僭
史書天子之事以見僭之爲僭然則謂春秋謂爲

僭而作也可

周正一

周正建子六經闕如也其紛紛藉藉以爲三正通
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大傳如史
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
附會以周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八寸爲律中黃
鍾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
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illegible]
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適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
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
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胡文定夏時冠
周月劉和夫三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
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千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日
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爲詳周
之故者莫[illegible]於六經六經今犁然在也當商周之
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即細棲博攷而無從一
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
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爲少欲徵之建子而無

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而非夏正其非建子
而爲建寅寔可知也是故六經莫先于書書之陳
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二至也建子而春
冬而秋夏矣三至其何以稱之金縢曰秋大熟未
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言夏令也周之秋五六
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書
莫若詩詩之陳豳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
朱元晦以爲追述公劉后稷倣也然詩作於周亦
周時之云耳強而附于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

生今反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勞還卒還役之詩也今年春暮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十月詩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皆以建

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聲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亦明之六月初吉載離寒暑臣工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節節祭看其爲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也其又以詩證夫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皆史官之籍周曆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四[illegible]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illegible]夏時之夏秋也以爲周而四月夏之二月秋也八

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必辰月而後雨雪以爲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而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秋證也僖五年八月甲午晉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且而鶉火中夏之九十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

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九月秦敗晉秋而實落材亡其爲夏之令也[illegible]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尫杜當陽註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爲災焚巫尫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冰傳云啓而無也建子而[illegible]之日鑿冰冲冲何以啓冰耶十六年正月雨[illegible]傳云寒過節也以爲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illegible]又明矣此又春秋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

有三年矣今以歷數見歲何不以周之建亥三五六
月為歲首耶曰左氏傳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
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及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頻食所謂同曆
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頻食之理以失
閏亂書夫子因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氏正月南
至之說正為是也董三十年二月則益荒矣今用
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即以為建子而二月遞
南至此其為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夫子未嘗

筆之經也左氏出漢儒漢志求其為曆無附會不
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為夏正十之九備二至以失
閏而偶不合耳夫豈何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孟
而已

周正辨

予偶憶經史會萃周用夏正凡數十則始恍然於先
儒三代俱建寅之說於是為一辨以質千古之□
以明吾夫子夏時行天子事之誣已復遍閱書□
有元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三正說辯周之建□

時月俱改詳而廣引春秋夏冬大蒐于比蒲正月及得
時即春也西狩獲麟以證周之夏即夏之春周之春
正夏之冬周南皐甚田而折之以春秋證春秋以
蒐狩獮蒐狩如春大蒐于昌間秋蒐于紅于比蒲
與冬及齊人狩于郎天王狩于河陽以破其說苟
謂無遺義矣已復讀趙汸熊朋來周正考反覆數
千言謂周之改時與月只改於朝廷官府而民間
歲序里巷歌謠俱循夏正之舊故六經所載只合
於夏而不合於周此其舛錯不通遁而且窮周南

梁氏復以今周禮諸詩翻文同執其說以證其
謬明白暢快審於蒙廷南皐氏謂周不改時月
而只改正朔則又與於諸大之甚者也正朔者十
二月中正月之朔也朔不出於正月則只謂之朔
而不可謂之正朔謂正朔與正月有二可乎又謂
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
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史官與曆官分
而不合此千古所無之事且史莫大於春秋春秋
魯史也夫子又曰其文則史史紀之所始莫先於

即位春秋書即位者八獨定公以昭公之喪五月方至于乾侯書六月即位其餘俱繫之春王正月孰謂十一月為子月朔之所始也南皐又云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祀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如此則史官之所記吾不知其何紀而紀年之所始吾又不知其何始而迺以為史官與曆官有異也又云魯史紀年必始於十二月所以尊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必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也魯史之於春秋另有别本行世南皐

獨見之耶則是魯史紀年從周而孔子即魯春秋而修之改子為寅改周為夏為萬世聖人而自改周正朔垂法萬世有是理乎且前既云商不改夏之曆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而復云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此又兩說也展轉支吾適足以明周之建寅而非建子而必強而不改時月而改朔之說則以夫子有行夏時之一言為夫夏時承唐虞之舊不言唐虞而言夏者以樂與韶故以時言夏各有所主而言亦各舉所重而言耳若止以時之正與令之善則寅非初建於夏何以不云唐虞而獨云夏也舍彼而言此聖人錯綜立言之妙槩可知矣後人不得其槩而妄為懸臆於是不博考之六經之古與而徒襲之記傳之膚淺甚至以春王正月為夫子自行夏時其亦不思之甚也予故不憚覆說以其質之千古

周正三

予載攷諸書而益知周正也竹書紀年成王四年

夏四月初嘗麥汲冢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迺嘗麥于太祖時訓解俱出入月令謂非建寅乎惟周月解云改正異械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敬授民時巡狩祭享俱猶自夏固足以見其用夏正而必叅之以改正之一語則釋書者之附會也此書以古文出於太康當時釋全文者習聞建子之說不無附會其間矣然何二書俱繫夏正而陡出異械之一語也矣此篇曰南至星鼎畢見又云日月俱起牽牛之初日

取超牽牛昏當奎婁見昏鼎畢見日月當超千虛
此天道之不易而是書鹵莽如此亦足見其附會
而不可盡信然其言周正時時合于六經則周之
用夏正此三書又其一徵也

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

惟隱之不書即位桓之所以書即位也惟桓之書
即位隱之所以不書即位也說者曰隱之不書以
從亂命也成惠之邪心也夫隱即成惠之心何以
不書即位也說者又曰桓之書美惡不嫌於同辭

也夫美惡不嫌同辭何以隱不書而桓書也夫是
皆於千載之下欲囿古制以己度而揣摩之謂古
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非嫡桓非世子耳若然將成
屬纖遺不可謂非令齊桓衛莊不當於正妻之外
有別夫人傳以至春秋而僖不嫡風氏薨葬儼然
小君歸仲子之賵者仲子之當天王且以夫人榮
之耶天下事於心有所不安必於事有所不當隱
於翬之謀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將立[illegible]
而此心終不自慊翬亦知隱之不慊而試之以異
謀使真非嫡庶之別何至是而公猶有不安羽仲
至是而猶獻媚策也內質之隱公之素心外驗之
羽仲之異志分證之左氏之傳文合參之夫子之
書法隱之于桓當立與不當立從可知矣不然謹
嚴莫如春秋而篇首二君之即位一當書而不書
一不當書而書支吾其說儱侗其詞令人求之而
不得其旨又何以令亂賊懼也曰宣何以書即位
曰子赤之生不見于經合觀三傳亦無殺嫡之文
觀子卒不名與子般異亦可知矣故子般以名書

卒而閔不書即位子卒不以名而宣書即位夫子
之書法原自明白其立義亦自純一彼不會全經
以一字一語為例者真刻舟求劍解經經忘者也

一昭三年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君若不忘
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則猶有先君之
適及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
振擇之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其自唐叔以

下宛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此齊繼室于晉也諸侯雖禮無再娶而春秋諸侯實有繼室矣以仲子爲夫人則齊繼晉之類也

會戎于潛

會戎于潛胡氏曰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圖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其禍不可長也胡氏當高宗時以春秋進講其爲此論有概於紹興和議之非不得不如

此說然春秋從戎與宋自不同宋遼金有內外之異春秋諸戎雜居列國未以天子之尊屈體異類春秋戎請盟公猶能辭之而夫子書之者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而況戎乎楊氏曰至是而王綱可知也故謂無內外之防猶第一義也　戎于潛

盟蔑　盟宿　盟唐

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春秋盟百有九有掌于司盟及北面詔明神乎諸侯恣而仇黨行故不敢以敵仇而盟誓以固黨皆不稟王命私行無忌脅宗國也二年之間而三紀之盟蔑盟宿盟唐始及附庸繼及與國而三遂及戎戎愈及愈遠將何所底夫子書之所以深罪盟之無王罪浮於他國也胡氏以爲尋盟無數慢神犯政是猶問無齒藝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人子氏薨　考仲子之宫

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之妻皆非也即仲子也前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氏記事之書大有所受之也公穀議論之文其人又後於左氏未必不出於揣摩也合之五年考仲子之宫則子氏之爲仲子何疑曰子氏既非元配夫子何以稱爲夫人曰春秋所書皆所以見其罪也天王來歸仲子之賵天王之失禮也夫人子氏薨非夫人而稱夫人隱公之失禮也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亦

猶是也考仲子之宮隱公之失禮也不宜賵而賵不宜稱而稱不宜考而考三書而三罪自見又何後之囂囂也

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罪宋也亦罪仲也仲立忽正也宋爲突之故誘仲而執之盟仲不能備不虞又不能堅守其志爲宋所誘而與其立突均所謂無王無君也胡氏廼謂祭仲昭公語其變唯可與權者知之以附於公羊此果何說

愚聞初編 卷四

也突不書鄭而歷鄭忝忽忽當立自見詩刺忽之篇不見于鄭乃見狡童彼童指突也言突入而忽出奔忽不可見而唯見突也胡氏廼以爲刺忽不能與賢臣圖事何其妄解春秋而又妄解詩也

突歸于鄭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公會鄭伯于曹

突歸公兩會突胡氏于此俱無傳求之而不得其說以突不宜伯而夫子伯之不知夫子之伯之其以見其不宜伯公之會之正以見其不宜會也忽出忽歸俱係之鄭忽當有鄭也突歸而不加之國出而伯而書名突不當有鄭也不當有鄭而伯于鄭非逆而何不當伯鄭而公以伯會非黨逆而何他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志嘗之盟逆也而書公會諸侯伐鄭志諸侯之助逆也合而觀之突之伯公之會益瞭然矣

天王事多不書

春秋於天王之事多闕不書桓五年祝聃射王中肩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僖十一年王子帶召

愚聞初編 卷四

戎狄京師二十四年頹叔戲狄伐周宣十六年王室復亂昭二十三年伐京暨其西南定六年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俱見于傳而不見于經諱之也惠王居櫟不書襄王入王城不書踐土之召不書天王居于狄猶不書其書者出居于鄭狩于河陽居于狄泉而皆婉爲之辭諱其無王正所以尊王也或以謂春秋之不書多出於不告不然書從王伐鄭而不書射王中肩書狄伐鄭而不書以狄伐周或事而書或不書其不顯著亂賊之

傳也正所以深誅亂賊之罪也

伋壽

衛伋壽爭死左氏史記各有記陸文裕疑之曰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書隱公四年十二月也歷至書桓十二年十一月而宣公終始終在位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在即位二三年間宣爲伋娶也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及朔也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又况兄弟爭死竊旌設祖斷非童穉可辦又按註疏家謂夷姜爲

宣之庶母則是莊公衆妾何獨稱夫人耶文裕蓋疑之深矣焉元成因史記異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則夷姜者宣公之正夫人也急子之生當在未立之前既即位而諂以爲太子其生壽及朔也亦在三四年間耳有何可疑乎烝於夷姜左氏之訛也其云宣公之庶母則傳訛也若公娶齊女及陳女有二夫人矣烏覩所謂夫人夷姜耶桓公之死二夫人猶在衛風燕燕之章可考也元成之言自以爲晰矣然皆未核也宣公愛夫人夷姜愛之一字

之所以加於正夫人且史記之文未嘗有正字下云正夫人與子朔譖惡太子夫史記之所謂愛猶左氏之所謂烝云耳不以正加夷姜而以正冠宣姜死而與公同諡名之曰宣則夷姜之非正可知元成何據以愛之一字而目夷姜爲正夫人也史記齊桓公有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春秋夫人風氏嬴氏薨皆以衆妾爲妻去宣公不三十年何夷姜而不可夫人桓公被弑之時莊姜猶在陳女厲嬀已前稱夫人夫非莊姜儷而莊公妾耶迺若

文裕以夷姜歷桓公十六年至宣即位色已衰矣烝而生子當無人理此亦大朴實宣獨不可烝於莊公方死之後耶唐高宗之於武氏隋廣之於陳麗華獨非父妾色圖遂衰耶左氏謂左公子傳壽朔夷姜縊之妾縊亦其合不以正不勝其後來之辱遂至於此若爲宣之正妻有子三人長爲太子無故而自縊令宣姜得以共構急子亦不智之甚矣夫文裕以姜非莊之妾元成以夷爲宣之妻皆不深繹經傳之文詳考當時之制而徒以滋後人之

疑若也

郊禘

魯之郊禘以爲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禘周公於太廟者明堂位也以爲成王康王賜魯郊社禘嘗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祭統也以爲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夫子畧詩同於王者之後者詩譜也以爲平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者董

江都集程伯淳也皆明白無爲出於周而無容排者也以爲惠公初使宰讓往請郊廟之禮天王使史角往止之者外紀也以爲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者劉原父也以爲惠公之請如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自稱之類者路史也以爲魯之有郊東遷之僭禮如秦襄作西畤者陳氏也陳氏引衛祝對萇人之言以周未嘗以此賜魯特魯自爲僭其言甚晰然細考之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周公猶在不應未來而先賜以天子之禮樂衛祝

之言未可爲明據也且姑不論明堂等文即如散在他籍如魯頌等一二推勘亦何必魯僭也魯頌曰白牡騂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用騂剛羣公不毛騂周色也白殷色備不騂而白以周公用重祭故示別於牲色之間此其不僭者一也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俎用梡嶡俎有虞氏以梡夏后以嶡周人以房魯頌云大房魯公俎也周公之梡嶡亦猶云白牡云享王伯皇白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

戩之雞彝斝無虞氏之豆並此其不僭者二也釋例曰周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詩考曰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春秋不郊猶三望傳云天子四望魯三望用重禮視王室則殺也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只於祈穀祀上帝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傳云啓蟄而郊是也此其非僭者三也升歌清廟比於先代頌聲肆作故夫子删詩列於商周之間此其非僭者四也四者皆成王之厚情篤誼深思遠意崇報

之中而默寓辨別之微故無異而特有異若必以
爲僭於東遷而無與於前賜則朱干清絃其禮樂
無所不用何獨斤斤於四代三望之間且周公周
人何以獨用殷牲而踵亾國之色而郊不冬至而
孟春六于列詩不風而頌又何也曰宰讓之請何
請曰請羣公之禮樂也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
之廟三傳俱以未可禘而禘者此也夫子所謂周
公其衰者亦此也後世因夫子斯言與既灌之歎
而婉轉不得其說遂以爲成王未嘗有賜特魯自

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如路史陳氏之流紛
肆駁何敢於非成王而誣周公也夫周公即用
子之禮樂亦未爲不康夫子之歎蓋歎後人也蓋
未又何以知之
質疑曰昔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留相王室故
封其家子伯禽于魯而別封其支子于凡蔣邢茅
胙祭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報功之
特典非諸兄弟所敢望也即此亦足以證郊禘之
賜於成王

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朔日食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
鼓用牲于社者也宣十七年昭十五年不書用牲
于社者也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
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魯以
諸侯而僭用天子之禮故春秋書之以賜魯之僭
左氏云非常非常禮也今曆家推以爲周之六月
爲夏之四月即所謂正月也夫以是月爲正月則
左氏何以曰唯正月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昭十七

年季平子何亦以是禦昭子也或曰昭子謂過分
而未至則似爲初朔明矣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當
今律曆者定推當爲九月則當爲過至而未分矣
昭子之言亦何可憑夫書於春秋以嚴君臣之分故
于夫祝鼓用牲于社于問王三十年九月日食鼓用
牲于社俱以著魯之僭苟以爲正月則九月非陽
月何以亦用牲而成十七年襄二十七昭二十二
三十一年俱十二月日食正陽又何以不鼓用牲
也故合數條而觀而夫子之書意自明矣

思問初編目錄

第五卷

春秋問

溫陵　陳元齡宗九父著

春秋問

會王世子于首止

說春秋者曰首止之會以定世子也世子危不得立諸侯爲會以定之美之大者也汪氏曰或謂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會今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于王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是爲世子私植黨以拒父

也斷言[illegible]矣[illegible]雖微無以居諸侯之黨而[illegible]而至[illegible]與諸侯會世子之罪亦甚之罪也諸侯無王命而會世子節爲世子定位亦諸侯之罪也故經書曰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卑世子罪諸侯也以爲殊會者皆求之而不得其說也汪氏至胡四皓定漢太子朱子書于綱目以爲法春秋不知春秋非綱目之所能法也

虞不臘

左氏傳於秦以爲多後人附會如虞不臘矣之語謂周未有臘按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汪云始效中國爲之則中國先有臘也始皇三十一年改臘爲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左傳注臘者獵也周人臘與蜡各爲一祭漢止曰臘則不蜡矣列女傳魯之母師者九子之母也臘日休家作歸父母家洎祭反而未夕止于閭外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使人問之自言其故穆公聞之賜號爲女師魯穆之時有臘安

得謂晉獻於時無臘秦惠文當戰國時初臘而云效中國爲之中國之臘舊矣

盟翟泉

春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盟翟泉公始與諸大夫盟也前此于齊之盟諸大夫名不見于傳猶在疑似之間也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大夫始專會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大夫始專盟也凡與大夫盟大夫專會大夫專盟皆啓于魯魯之所以政逮於大夫也春秋書之見

會盟征伐自大夫出者魯實爲之始魯之罪猶淺于他國也其後三卿並會四卿三卿並將不見于他國而獨見于魯三家之專政亦甚矣春秋安得不作也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隕石于宋五 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隕星何以爲石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

也余復爲處說曰石擊則星飛形散而爲氣也星隕則化石氣結而爲形也明于陰陽形氣之說而其于隕石可以通矣

執鄫子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僖十九年邾執鄫子用之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穀及胡傳皆以爲欲用爲牲用大爲牲千古異常之事夫子欲以垂戒何不直筆之經而作此含糊語乎禮曰諸侯不臣寓公又曰寓公不繼世以寓公不可臣繼世則非寓公而用之矣左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二以定次睢一以主岡山皆所謂寓公不可臣而二君强欲臣而用之故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用人乎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而况用諸侯乎六畜五牲不相爲用以此諸侯不相爲用則虎占其班不臣寓公之說也苟以爲用之爲牲則既用于次睢之社而下云欲以屬東夷又何以屬也二氏陋儒未嘗讀禮誤解經文胡氏鹵莽誤信

二氏而不審左氏語遂令聖經疑誤至今

衛侯出奔楚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齊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成獻二公之出一以晉不許盟爲國人逐以悅晉而出一以强臣林父殖作亂而出其所以出不同而其出則同也一復於兩年之後一復於十二年之後中間俱爲晉所執一以歸京師而見于經一以不歸京師而不見于經一歸而殺其別立之

叔武二一歸而晉執其主別君之寗喜其所以入不
同而入則同也故春秋同書曰衛侯出奔楚衛侯
出奔齊亦同書曰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衎
復歸于衛出而不名以見其不當出也復而名之
以見其所當復也說春秋者不以衎而擬鄭突以
鄭突衛衎而比衎可謂擬人不於其倫矣突原守
忽朔自爭位其視衎何可同日語且朔出而朔名
突入而不鄭其視衛侯入于夷儀亦大自不侔矣
以突之入有似於衎之入以擬而例論之是爭國

者實與為奔所與而其罪遂甚者反與為人所逐
衛世叔何據為弒齊據也夫突直與鄭而二律衎實
與鄭而同歸夫豈云書固自明白二比之而立見
矣

鄭伯髡頑卒于鄵 楚子麋卒 陳侯溺卒 齊
侯陽生卒

鄭僖楚靈陳哀齊悼傳俱書弒經獨書卒何曰此
四君實非弒也何以知之曰春秋最嚴莫如篡弒
趙盾楚比許止身不為弒而原心究罪書法不隱
姦有實弒其君如圍如騑輩而獨寬之他年書盜
殺公子騑楚公子比弒楚子虔此二人之不為弒
亦其一徵不然自弒君不書而顧其為人之弒何
貸此兩人而曲筆至是也曰傳所載云何曰傳於
靈而云殺其二子幕夏於哀而先書殺其太子偃
師是因殺而加之弒也鄭僖以壹起而云使賊夜
弒齊悼去國人弒以赴于師此皆疑似之詞後世
燭影斧聲之類也後世不敢以燭影斧聲定宋之
罪案而謂夫子可以疑似定四君之罪案乎臨川

吳氏曰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卒人遂以為弒李氏
曰髡頑之卒趙子不取三傳之說真能得夫子之
心者也交定中無實見而妄吾其詞抑何不以盾
比諸書法比類而合觀之耶

晉殺胥甲父趙盾弒君夷皋殺胥童弒君州
蒲 齊殺高厚崔杼弒君光國夏高張來
奔弒其君荼

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而先之以晉殺其大
夫胥甲父書晉人弒其君州蒲而先之以[illegible]其大

夫胥童明弑君父童者弑夷皐州蒲之漸也書齊
殺其大夫高厚而繼之以齊崔杼弑其君光書齊
國夏高張來奔而繼之以齊陳乞弑其君荼明殺
厚逐張夏者弑光荼之漸也自古奸亂之人不便
於國之重臣往往陰謀以行其潛害而幽國闇君
每每墮其術中以自壞其萬里長城而不自覺則
齊晉之君是也漢梁冀弑質帝而後殺太尉李
固董卓已弑少帝而後滅袁隗何與重臣之碩德
重望久為人所依托故奸雄之邪心有所憚而不
敢發則必先去之而後得行其奸討者齊晉之大
夫也重臣也正氣直節久為人所敬服故奸雄之
逆圖亦有所憚而見討則逆討既逐必去之而後
快其謀者漢鄭之三臣也詩曰价人維藩孟子曰所謂
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嗚呼為人君者尚其自愛
喬木毋令人得壞其藩籬哉

初稅畝　作丘甲

初稅畝諸儒俱以為公田之外又逐畝什稅其一
是為什而取二作丘甲亦以為昔者四丘為甸甸

出三甲令任丘作甲則甸增一甲而為四厚斂於
民民不堪命春秋所以譏之是固然矣不知循非
春秋之旨也井田者周天子之制也天子得而制
之亦唯天子得而更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此周
天子之制也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此周天子之
制也魯非天子安得制度公田之外又復履畝而
稅二丘自出一甲視舊制三增其一變亂舊章廢
棄周天子成法其為無君亦已甚矣故書曰初明
諸國原無敢變獨魯自魯也書曰作明魯原無所
因獨創法魯也開天下以紛亂王法之端啓列國
厭廢壞王制之始其後鄭因之而作丘賦商鞅因
之而開阡陌廢井田自此遂至大壞未必不自稅畝
丘甲啓之也夫子書之所以深明魯之壞法胡氏
厚斂之說何足以知此

文子趙武

趙武之立諱于史趙而畧于左氏史記謂屠岸賈
脩郄于趙復治靈公之賊攻滅趙氏朔妻莊姬腹
武走匿公宮已免而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討脫趙

孤匿山中皆[illegible]及韓厥言君而立武而
趙氏俱不載止於景十七年莊姬以讒齊之故譖
殺同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而已二者孰徵曰左
氏一國之書他國之事赴告則書不赴告則不書
劉子玄曰宋退六鷁小事也以赴告而書晉滅三
郤大事也以不赴而闕下宮之事猶之晉滅三郤
故左氏不得而傳若司馬採諸書以成史記或得
於他記載故叙其始末獨詳觀中壘新序引春秋
雜事而嬰臼事與史記若出一手韓非有程嬰義

士於趙氏之後則立孤之事戰國已有是說固不
得以遺左氏而遂謂遷為不足信也曰同括之
滅左氏載在景十七年武立之時而史記即附于
景三年朔死之後是又安可盡憑曰史亦未嘗不
與左合也晉世家景十二年以趙同與韓厥五人
并為卿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滅其宗俱與左傳合
而有與趙世家相牴牾遷之失於稽核誤合二事
為一事故牴左而并以自牴然其實未嘗不同
左見其非附會也曰朔之死與武之生左氏所不

載然左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自會歸語孟孝伯曰
趙孟年不盈五十而諄諄若八九十自襄遡至景
三年為晉宣十二年共五十六年而穆叔為是言
則武若不生於景三年下宮之事又安可徵曰左
氏邲之戰莊子將下軍後遂不復見于傳史記朔
以晉景三年將下軍勝楚于邲歸而下宮之難作
殺而滅宗是朔之死二書同也史記朔妻以朔死
之年免武于宮中左氏國語記武冠遍拜晉六卿
先欒書次荀庚次士燮次郤錡次韓厥次荀罃其

叙次數晉為寘矣伐秦之役發過此則荀庚不見
于傳而士燮代荀庚矣武是時年二十甫及可冠
之年若如穆叔之語武時止十二三歲又於禮為
不合則武實生於景三年國語之言與史記合而
左傳自為矛盾是武之生三書同也左景十七年
因韓厥言立武而反其田史記亦謂朔死武生後
十五年韓厥以景公病卜大業之後不遂為祟及
因而立趙後是武之立二書又同也朔死武生或
立無一不合然則左雖不載下宮之事而下宮之

事固隱隱可會也故合數書而疉之非附會蓋可
見矣

戰于鞌 成二年

鞌之戰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俱帥師何氏曰晉舉四大夫悉內虛國家悉出用
兵也胡氏曰臧孫許特往來兩軍之間豫謀議耳
是不然臧孫比與謀議經何以書帥師書帥師晉
實四卿並將僭王踰制作四軍也大國三軍晉雖
大國是時猶以三軍從事未有四卿並將如晉之

爲將自晉爲此不舉奚年晉遂作六軍至十三年
伐秦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
將新軍自是而後凡有大征伐晉俱四軍矣作偁
於晉而効尤於他國晉之僭踰破壞可勝罪邪夫
晉霸國之餘當文公時猶止作三行以副三軍後
雖作五軍而旋廢之而不敢犯王之制晉衡僭然
四卿並將爲他國倡觀其後季武子作三軍三氏
奪其乘其爲前此之四軍可知矣李廬陵曰成
公作丘甲之役四卿並將則晉未必正三軍也武

子之作三軍欲以去臧氏耳嗟嗟魯爲禮義之國
而壞法亂紀每自魯始夫子書之於經不一而足
罪魯也亦傷魯也

遂城虎牢 戍鄭虎牢

虎牢者鄭虎牢也鄭虎牢諸侯何以遂得而城之
據其險以逼鄭也城之於十年之前何以戍之於
十年之後此扼險令彼失險以要鄭服也以天子
之賜邑無王命而會而城之又會而戍之則凡列
侯之國邑皆可以城可以據也專亦甚而横亦極

矣故書曰遂城虎牢書專也曰戍鄭虎亂也說春
秋者始責鄭而後遍責諸侯何一家而前後異詞
也或曰書遂伐蔡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
大夫之專也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困鄭也
其於夫子之旨幾矣

宋災 襄九年

左傳宋災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
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杜注
謂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浚明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注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是二火俱有出內也按季春心見東方七星見南方午位是矣七星以六月伏在日下若季秋止大火伏耳何與於咮而以爲二火俱內也然此亦就周時而言耳如士弱所論古者其於出內之義何居周時大火以六月昏中七月西流九月

伏日下唐夏時大火以二月晨見東方五月中於午位此載在夏亦甚明審可考則當以八月伏鶉火亦當以二月見南方吾不知將何以出內也余謂士弱所論只就火正所居之地而言心爲宋分野星爲周分野陶唐火正閼伯居商丘宋地閼伯居之卽所謂食于心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所謂以內出火也若必如當陽浚明之說則自爲牴牾毋論千載上下矣

豢龍氏

左龍見于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能擾畜龍以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鬷夷其後也今人多誕其言然余縣人盧居安爲四川涪州知州州冊有豢龍户盧見而問因召而試之初持一鉢養一物如鰍魚大於縣庭置一池弄之漸大至數尺因命盧過此以往不可復制遂收而藏之王泉子載牛僧孺鎭襄陽日以久旱祈雨無應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中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

强驅之必慮爲災因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觀此則眞有豢龍氏也鬷川未詳何處四川多夷苗或其後未可知

晉欒盈出奔楚　大會商任　會沙隨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人殺欒盈

凡出不書出之者而止書出者正所以罪出之也欒盈出奔復入俱書晉从又書殺薄盈罪也罪不在盈在范匄矣匄與盈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因家門譏結遂使城著逐之又殺其遺黃淵加父箸

因伯華叔向等耳昭四五太史虐其君為商任之
之會以錮欒氏蜀之無君無主罪何可勝誅也昭
氏亦不得其說樂道以廢逐已甚為辭季氏又從書之
不書大夫為討亂約未得其旨也許氏曰欒氏得罪
出非其罪也從欒稚門私相怨忍而平公受其激
怒勤動諸侯抑遂甚欒之積恨可謂深切而著明
矣

楚殺王者

楚在春秋稍蠶食諸國然未能强大而且與齊晉

諸華抑主齊盟其後兼國數千開地千里而進於
關西奔命東海莊王之業遂衰平壞之譬不復此
雖其運會使然亦繇其傑將之法嚴於春秋而弛
於戰國也春秋書敗績于有者齊晉諸國共討有
三未聞殺一主將楚四書敗績城濮之役歸殺子
玉鄢陵之戰子側見法自裁柏舉之敗囊瓦逃刑
奔鄭何不稍假借也戰國以後輸關陘山重丘楚
凡三敗於齊韓魏失其將唐眛丹陽之戰秦殺楚
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人已又殺
楚二萬殺其將景缺武關之敗秦斬楚軍五萬取
析十五城頃襄十九至二十二年四戰於秦俱喪
地失師燒先王之墓雖大將多被殺虜然不聞自
正其罪繇是而觀敗軍之將安可以不法也漢氏
而後遍踵斯弊君明而臣賢如亞夫關中之敗忠
武郅亭之敗郭中令九節度之師曹武惠韓忠獻
張德遠岐溝好水川富平符離之喪皆君不盡行
法而臣欲自見法法不蔽罪者也君不明而將或
悍而庸如昆陽之尋邑枋頭之桓元子后周之宇

文護遼東之宇文述南詔之鮮于仲通李宓燕山之
之媼相襄陽之夏貴賈似道皆不得有法而王又不能
持法法盡廢于師者也陵夷至于今日功多歸王
師而罪盡委偏裨至于喪師數十萬失地且千里
而舉朝不能正其罪甚且欲藉口於使過之條九
京有知當不令子玉子側笑人

進退諸侯

胡文定謂夫子自進退諸侯以寄褒貶如吳楚俱
稱為子滕杞或侯或伯或子又或子或伯之類於

是爲之説曰四夷雖大不過子子又曰杞卽于夷
滕首朝慕皆夫子之所貶也按吳楚本子爵春秋
成七年吳始見于經而傳卽稱之曰吳子閒僭其
本國之辭則謂楚王桓六年楚始見于傳因其僭
號或謂之王因其本爵亦稱之曰楚子皆終春秋
未之有異是子卽吳楚之本爵夫子不許其僭王
止因其本等而稱之耳若以爲原非子而特爲夫
子之所貶則嚴于經未嘗嚴于傳且因其王而
王之何三國俱無他稱而入春秋止稱子又頃謂

四夷雖大爲避王號秦俱爲夷而於春秋與稱
伯耶交定此論他無所因獨于黄池之會晉董褐
責吳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董褐云時
酬應之言未必盡悉于吳故或應決於泰伯之稱
而爲是説韋昭曰武王追封太王之長子曰吳伯
故曰吳太伯索隱曰伯者其字史闕其名非伯之
後俱受此爵也且必以吳爵非子則黄池之會吳
自貶爲公此左氏載于國語去王卽不書之經左
氏何不并載于傳而止以子名耶廼若滕杞之降

或謂時王所黜或以謂當時朝會征伐二國疲於
奔命故深自貶損如子產對晉人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又或謂如戰國衛自貶爲侯又貶爲君之説不知
執此以律滕則自朝桓以後春秋俱稱子矣
杞之儉侯而伯而子又儉子而復伯其説不可通
則不如時王黜陟之説較爲得也當時之王雖不
能盡行黜陟之權然不能行於大國猶能行於小
國故其所黜者𡘋滕杞之類如邾小邾始俱爵

至春秋俱賤之爲子亦其所黜之一端否然滕子
朝桓以其黨逆弒之罪終春秋俱從賤耶何不
復其本爵而爲侯杞僖葬杞此年三十兩稱子襄
二十九又稱子而前後俱以伯稱豈此三十年卽夷
而前後俱用夏耶此之降伯而子爲卽夷前此之
降侯而伯又何卽邪其説亦不倫矣夫春秋天子
之事謂天子所黜亦從而黜之耳若天子原無此
事而春秋自爲此事則身自爲僭何以誅亂賊且
當時齊晉魯衛之君其當黜者何限何春秋俱無

降爵之文秦與吳楚同爲夷狄其與晉爲讎無歲
無兵何以恕此而罪彼不亦憑臆而無忌耶文定
解春秋大都泥經以就傳然至謂夫子自進退諸
侯則夫子儼然真行天子事不亦重誣從周不倍
之聖又何怪元晦沙隨諸人之不然其說也

火出火陳

昭元年夏四月陳災傳曰火出而火陳十八年冬
有星孛于大辰傳曰火出而章必火之而伏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按書曰永

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中於五月則
出於三月故云於夏爲三月也詩七月流火六月
大火中中於六月則出爲四月四月陳災故裨竈
曰火出而火陳正周之天道去唐虞幾二千年而
差一宮亦周用夏正故不云於六月而云於四月
也若必如梓慎之說則四月夏正之二月去當時
之火出尚差兩月又如周正建子則火出正周之
六月而何以經書四月而傳云火出也夫不云於
五月而云於四月是四月非建子之四月而建寅
之四月是大火本於商爲四月而於周爲四月是
之言爲據事直書之言慎之言爲牽強附會之言
可知也吾故曰於四月火出而周之建寅又一徵
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荼之弒胡氏深罪陳乞而寬陽生此未明春秋
之旨也春秋若專罪乞當書曰齊陳乞召公子陽
生于魯遂弒其君荼今先書入而後書弒其書法
在楚比之弒虔矣比之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

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陽生之書亦曰齊陽生入于
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原情定罪陽生首惡比于楚比
安得嚴彼寬此也胡氏于晉靈之案曰司馬昭之
心不得以成濟而末減陽生之罪顧得以陳乞而
末減乎

會黃父 昭公

黃父之會左氏曰謀王室也而曰無美辭何也曰
正所以見其罪也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王猛與
子朝爭立者兩年至王猛死而後敬王即位單劉

與尹氏互爭尹氏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晉侯方使士景伯涖周問故而後辭王子朝時二十四年也復因鄭伯之言方欲圖之而以明年爲期二十五年夏爲黃父之會諸侯無一人至而合大夫以謀之不知方伯連率何事而謂爲非罪乎又況斯會止以輸粟具戍二十六年十月而後天王入于成周令單子不告急晉師猶未出而尹氏再勝不知又何恃時勤王耶泄泄怠緩無君之罪上通于天矣以爲猶免於議者甚矣未可與言春秋也

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之出也季氏之罪猶有可原昭公之不入也季氏之罪始無所逭公不入而在乾侯也季氏之惡猶未大稔公薨而入于晉也季氏之罪上通于天矣忽出而突入朔出而黔牟立鄭在楚而叔武攝衎奔齊而殖立剽君出國有君也公在外七年而未嘗有他志歲歸馬於乾侯而借昭子以攺事君即賂齊賂晉亦以息公之怒而公怒固未息也此其猶可原者也公之不入以齊侯因子猶之言而中尼而諸國因范鞅之會而辭難而子猶因大入幣范鞅原自取貨則不可逭而亦未大稔也雖至薄公之墓立煬之宮欲離之以自旌其立之而祈福斯其處心積慮爲何如耶語曰惡生莫惡於傳曰臣章不敢以生君而欺於父意如顧以生臣而因於君邪叛常逆理出於人心之所不敢萌思慮之所不敢設至孔子爲司寇而後薄而合焉其無君無王亦太甚矣夫子惡而不忍書定公忍而不能討嗟嗟亦可哀也夫

[illegible]孟氏邪帥師墮成[illegible]

三桓之強季樹其幟而孟實助其瀾故原情定罪孟尤浮于季也臧郈之難季氏請囚請亡弗得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帥與公共殺元凶趣登西北隅以望見季之旗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以出季氏孟罪一也蒲圃之役陽虎將享季氏而殺之孟氏先期爲備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而公斂陽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再戰勝之陽欲殺桓子孟氏懼而歸之孟罪二也三都之墮

叔孫季孫不辭郈費之固而孟獨弗肯墮成迫於
怙惡孟罪三也凡季之得以兩逃其災而愈恣甚
逆皆孟爲羽翼之闔引之以至於極而後三桓之
禍與晉終始故吾以謂孟尤浮于季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
曰爲君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
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
疑吾不以情居瘠乎我則食食季子之問猶有服
君之心昭子之答則甚乎其敢於無君孟之罪世
[illegible]
[illegible]